



布莱姆·斯托克/著 李 蓉/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白虫之穴

THE LAIR OF THE WHITE WORM

从《暮光之城》回归《德拉库拉》

布莱姆·斯托克塑造的吸血鬼形象铸就其
不可颠覆的恐怖小说鼻祖地位

以其名字命名的布莱姆·斯托克奖，是恐怖小说之最高奖

斯蒂芬·金曾六次获此殊荣

亚当·萨尔通到来

亚当·萨尔通刚刚闲逛到悉尼的帝国俱乐部，就发现有一封他远房叔叔的来信已经等着他了。他第一次和理查德·萨尔通取得联系是在一年前，那时对方才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说由于之前一直找不到亚当的地址，所以直到那天才和他相认。亚当当即激动万分地给叔叔回了信；他曾多次听父亲提到过这个亲戚，但早就和他们家失去了联系。接着他们又通了好几回信。亚当迫不及待地拆开刚送来的这封来信，只见信里他叔叔热情地邀请亚当去努沙山和他同住，陪他度过余生。

“实际上，”理查德·萨尔通写道，“我是希望你能搬来我家。你看，我亲爱的孩子，你和我是我们家族仅存的两个人，我死后也只有你能继承我的家产。今年，1860年，我已经快满八十岁了，尽管我们的家族很长寿，但这寿命也是有限的。我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你的到来，并且我将尽力给你打造一个你想要的家。所以收到信后马上来吧，我急切盼望你能早一点过来。为了让你方便，我随信寄了一张两百英镑的银行汇票。快来吧，我们一起度过余下的快乐日子。如果你接受我的邀请，那么请马上给我回封信。等你到了普利茅斯或者南安普敦或者任何一个港口时，你就在岸上等着，我会第一时间赶过来接你。”

亚当托马夫快马加鞭地将答复送到了老萨尔通手里。索尔斯伯里的纳撒尼尔爵士替老萨尔通看了信，告诉他亚当会在6月12日抵达南安普敦。

萨尔通先生提前就备好了马车，等到这重要的一天到来时，他便朝着斯塔福德出发了，他要到那儿赶上午11点40分那趟火车去南安普敦，并会在当地和亚当共度一晚。他倒是不介意宿在船上，反正他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如果亚当想住酒店也可以。不管怎么说，

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再回家。按照他的吩咐，下人已经把马车赶到南安普敦去了。他打算让他那还未踏出过澳大利亚一步的侄儿好好享受一下英国乡村的田园风光。他养了很多健壮的骏马，相信能够给那个年轻人留下一次难忘的回忆。至于行李，则会用火车托运到斯塔福德，然后他的马车再去接。在前往南安普敦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象他们两叔侄见面的情形，越想越激动，几乎难以自持。尤其是火车呼啸着驶进南安普敦车站时，他的心像是提到了嗓子眼儿。

火车停稳后，他两只手不安地绞在了一起。不久，车厢的门开了，一个小伙子跳了进来。

“您好吗？叔叔。您跟照片上没什么两样！我本来是想马上飞奔过来见您，可是一切对我来说都太离奇了，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我还是来了。很高兴见到您，先生。一上路我就在想象我们见面的情景；现在我终于梦想成真了！”这一老一少紧紧地拉住了对方的手。

他们的相认进行得很顺利。亚当看出老人对海上航行的新奇经历很感兴趣，于是建议他们就在船上留宿，并说自己一切听从叔叔的安排，无论何时走，去哪儿，对他来说都没问题。他的情深意切瞬间就赢得了老人的心。萨尔通先生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亚当的建议，看上去他俩不仅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还更像是老朋友。老人那颗空虚寂寞了很久的心灵终于找到了新的安慰。一踏上这个古老的国家，亚当就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一股和谐的气息，与他梦想的生活完全一致。很快，老人就完全接受了亚当，他开始以亚当的教名来称呼他。两人说了很久的话，然后才走进了老人的船舱。理查德·萨尔通怜爱地用手扶着亚当的肩膀——尽管亚当已经二十七岁了，可是在他眼里，他一直是个孩子，永远是个孩子。

“我真高兴我找到你了，亲爱的孩子——你就跟我一直期望的儿子一模一样。当然，那是在我尚有期待的时候。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我得谢谢上帝让我们开始了新生活。可能对你来说变化

更大——但你还有时间慢慢熟悉和接受。在我们互相都还不够了解之前，我本来还想我最好不要把你那年轻鲜活的生命绑在我这条老命上。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自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觉得你就是我的儿子——我想象中的他应该就是你这个样子。”

“我就是您的儿子，先生——我会全心全意地爱您！”

“谢谢你，亚当！”萨尔通顿时老泪纵横，声音也止不住地颤抖了。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又说：“当我听说你要来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要保护你。这里是契约——拿着，亚当。我的一切都将归你所有；如果爱和回忆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么你会是一个幸福的人。好了，孩子，我们睡觉去吧。明天得早起，我们还有很多路程要赶呢。我想你不会介意长途跋涉吧？我有一辆我祖父留下来的旅行马车，也就是你曾祖父，威廉四世当政的时候他去了法庭做官。那辆车至今还完好无损——过去的匠人手艺十分精湛，但我也为维护保养它下了很大功夫。那些马都是我养的，这次也会由它们中的一些优良品种带我们回家。你喜欢马吗？它们一直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乐趣之一。”

“我很喜欢，先生，我自己也养了很多。十八岁那年我父亲送了我一个马场。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了进去，所幸它一直经营得很好。我走之前，管家还帮我统计过，我的马超过了一千匹，并且都是好马。”

“我真高兴，孩子。我们之间又多了一个共同点。”

“想想吧，先生，跟您一起见识英国的风光，我太期待了！”

“再次谢谢你，我的孩子。路上我会把新家的情况告诉你。我会带你去看看那些古城。我祖父经常一缰四马，我们也要学他。”

“噢，谢谢您，先生，太谢谢了！有机会能让我驾马试试吗？”

“随时都可以，亚当。那也是你的财产。我们明天用到的每一匹马都会是你的。”

“您真是太慷慨了，叔叔！”

“不客气，只是一个老人自私的欢愉而已。并不是每个继承人都愿意回家。而且——噢，对了……算了，我们应该睡觉了——剩下的我明天再告诉你。”

卡斯特·里吉斯的卡斯沃家族

萨尔通先生一向有着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第二天一大早，被喧闹的汽笛声惊醒的他一扭头就撞上了亚当那双明亮的眼睛。亚当把柔软宽大的沙发让给了他，自己则睡在下面的床铺上。尽管老人还算身强力壮，但前一天的漫长旅途以及随之而来的激动重逢让他多多少少有些困倦。因此他选择静静地躺在床上放松身体。而亚当呢，由于他从小在乡下长大，早已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了一会儿，当他们发现彼此都已经调整好了，于是便不约而同地爬起来穿戴洗漱。船上的服务员已经照吩咐把早餐备好了，吃完饭后他们下了船。

码头边迎接他们的萨尔通先生的管家把他们带到了街边停靠马车的地方。理查德·萨尔通自豪地指着这辆由四匹并驾齐驱的骏马拉着的车，告诉亚当它的舒适度能满足任何旅途的需求。

“看，”老人骄傲地说，“它拥有顶级奢华旅途所需的一切装备——安静、高速、不受外界纷扰。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尽收眼底，隔音效果也绝佳，外面的人听不到我们的任何声响。这辆车跟了我几十年，我从未见过比它更好更方便的旅游用具。你马上就可以亲自试试。我们要驾着它穿越英国的心脏地带；途中我会把昨晚那事告诉你。这次旅途我们要经过索尔斯伯里、巴思、布里斯托、切尔滕纳姆、伍斯特、斯塔福德，最后到家。”

亚当沉默了几分钟，他像是沉浸在了自己想象的旅途之中。

“先生，我们今天的旅途，”他问，“和您昨晚说想告诉我的事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

“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每件事都有间接的关联。”

“不能现在告诉我吗——我是说要是我们在前进的途中您想到任何事情的话，都请直接告诉我。我会试着去理解。”

于是老萨尔通开口了：

“我从头开始说吧，亚当。你寄给我的那篇‘英国的罗马人’不仅让我了解了你的喜好，还让我想到了很多。发现你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我马上写信叫你搬过来——除了这是你应该继承的家产之外，它还是最适合你的地方。要是你都能在此如此遥远的新南威尔士学到这么多有关英国古罗马的知识，那么让你亲临实地的话，你的前途将不可限量。要知道新南威尔士可是连一丝英国古罗马的文化底蕴都没有。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古时麦西亚王朝的中心，当年世界各国的人蜂拥而至，才形成了后来的英国。”

“我更愿意相信您这样急着催我赶来，是因为其他更明确、更私人的原因。毕竟，历史可以保留——除了人为创造的除外！”

“对极了，我的孩子。你很聪明，我是有其他原因。我这么急着催你来是因为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能问问是什么事吗，先生？”

“当然可以。我们郡上最大的地主回家了，另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搬进来。事实上，这一个多世纪以来，那个家族的每个继任人几乎都待在国外，只有极少数来住过数天。”

“为什么呢？”

“我们郡面积最大的不动产就是卡斯特·里吉斯，那是卡斯沃家族的所在地。住在那儿的最后一任土地所有者是埃德加·卡斯沃，就是即将来我们郡的那个人的祖父——他还是唯一一个在这儿住过数日的继任人。他祖父也叫埃德加——他们保持着统一家族教名的传统——当年和家人闹翻后，一气之下去了国外，再也没有回来，也没跟家里再联系。后来他娶妻生子，儿子生在国外、长在国外、也死在国外，而他的孙子，那个最新的继承人，也一直在国外长到了三十岁——就是他现在的年龄。迄今为止，卡斯特·里吉斯的所有权已经有五

代人身份不明了——算起来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多年。然而，它仍然被管理得很好，没有人对它有任何微词。自然的，要见到这位真正的城主，我们心里不免有些焦虑和担忧，我们都为他即将到来这事激动不已。就连我也是，尽管我也拥有自己的地产——虽然它和卡斯特·里吉斯相邻，但却是完全分开的财产。现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对你来说也是完全新鲜的。你看，那是索尔斯伯里大教堂的塔尖，这一路走下去我们会越来越接近古罗马县城，你可以好好看看风景。很快我们就能看见麦西亚王国的样子了。你别失望。我的老朋友，索尔斯伯里的纳撒尼尔爵士，跟我一样，是一个不动产的终生保有者——他的地产，杜牧塔楼，就在匹克山上德贝郡边界外，也靠近卡斯特·里吉斯——他会来我家共同迎接埃德加·卡斯沃的到来。他绝对是你喜欢的那类人。他热衷历史，是麦西亚考古学社团的主席。他对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了解比任何人都要多。我希望他能比我们先到，这样晚餐后我们仨就可以好好说说话。他还是我们当地的地质学家和自然历史学家。你和他会有很多共同语言。他知道很多匹克山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那些大洞穴，还有史前的所有传说。”

那天晚上，他们留宿在切尔滕纳姆，第二天早上又继续踏上了去往斯塔福德的旅程。亚当的眼睛一刻也没有闲着，贪婪地享受着沿途的美景。

夜幕降临时，他们抵达了努沙山上萨尔通先生的屋前。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亚当只知道这是在山顶上，比起对面的宫堡来，这里的海拔还不算太高。只见对面的塔楼上飘着旗，还有一闪一闪的霓虹灯，显然是为迎接次日新主人的到来做准备的。顺着楼梯走上前门后，一个慈祥的老人走过来热情地向他们问候：

“如你所愿，我早早就来了。我猜这就是你的侄儿吧——很高兴见到你，亚当·萨尔通先生。我是索尔斯伯里的纳撒尼尔，你叔叔是我交往年头最久的朋友之一。”

在他们四目相接的那一刻，亚当便觉得自己和纳撒尼尔爵士就仿

佛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

纳撒尼尔爵士和亚当的一见如故让事情变得轻松简单起来。纳撒尼尔爵士是一个顶级聪明的人，他四处游历，学识丰富。他十分健谈，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处变不惊的杰出的交际能手。他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眼中的崇拜以及想向他学习的意愿。于是这次友好的谈话很快便引起了双方的兴趣。他早就知道理查德·萨尔通希望侄子能完全掌握眼下的情况，所以从匹克山过来的路上他就整理好了思路。晚餐过后，仆人给他们三人奉了酒之后便退下去了，纳撒尼尔爵士开口说道：

“我从你叔叔那儿得知——对了，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就拿你们当成父子，不去管那些绕来绕去的关系？实际上，你叔叔和我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要是你同意的话，我就不拘泥于那些繁文缛节了，把你当成他的儿子，叫你亚当。”

“我很乐意，”年轻人答道，“求之不得！”

他的回答让两位老人心头一暖，但出于英国人一贯的矜持，他们又本能地回到了先前的话题上。纳撒尼尔爵士开了头：

“亚当，你叔叔已经把卡斯沃家族的关系给你理过了吧？”

“理了一部分，先生；但要是您愿意的话，我想听听您更详细的解说。”

“我很乐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我们能查询到的第一位卡斯沃家族成员叫埃德加，他是这个家族的首脑，也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他兴盛他们家族的时代差不多是在乔治三世时期。他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儿子。他俩激烈地吵过一架。他们那一代人都不知道究竟为何原因导致他们的决裂；但综合考虑他们家族人的个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尽管他们之间怨恨很深，究其原因却也只不过是些琐碎的小事。

“争吵的结果是他儿子一声不吭地离家出走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几年之后，他死了，期间他没有和他父亲通过只言片语。他在国

外结了婚，留下了一个儿子，那个小孩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背后还有这样的秘密。他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后来这个小孩也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们和卡斯沃家族的喜怒哀乐好像丝毫不沾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家族的感情越来越冷漠，关系越来越疏离。多亏了他们家那位谨慎负责的律师，大家才得以知道有这么一位新的继承人诞生了。这位继承人最后回到祖先留下的房产里住过数月。

“从那以后，这个家族的利益就倚靠在对这片土地的继承权上。由于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没有其他的继承人出生，因此所有的希望便集中在了这个男人的孙子身上。

“现在，最好让你记住这个家族最大的特点。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个性，从未改变。每个人都是这样：冷酷，自私，爱发号施令，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计后果，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他们犯了错，那么他们也要连累其他人共同承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以至于大家都把它当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毫无疑问，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要力保自己家产的安全。他们生性冷酷无情。他们没有哪一个——就我目前所知——动过哪怕一丝恻隐之心，或是中途放弃他们的意欲，或是俯首听命于内心的指令。他们家族所有的相片和画像无不显示出早期罗马人的典型。他们的眼睛很圆；头发像乌鸦一样黑，又浓又密又卷曲；他们身形庞大，强健有力。

“那头长至脖颈的黑发显示出了强壮和耐力。但最显著的特点还是他们的眼睛，乌黑，以及让人无法忍受的敏锐，就像是有一种让人无从辩驳的意志力。这种力量一半来自于他们种族，一半源于他们自身：那是与生俱来的力量，让人无法抗拒。像那样的一双眼睛，长在那样一张好支配的脸上，你可以想象背后的那个人会有怎样坚定不移的意志力。

“当然，亚当，你也可以认为这只是我的想象，我也没有见过他们家族的人。话是这样说，可想象是基于充分的调查研究之上的。我

利用了所有的知识和逻辑推测来想象这个奇怪的种族。我在想，这个家族的人是不是有着某种凶残的天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家族的某些人过去是不是把自己卖给了魔鬼？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好都去睡觉。明天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补，我希望你能先清清头脑，腾出空间来感悟新的东西。此外，明天一早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散散步，或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这个地方的特殊之处。我们可以从很多东西身上得到启示。我们事先做的准备工作越充分，以后的发展就越顺利。”

狄安娜小树林

好奇心驱使亚当·萨尔通早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可是当他穿戴好下楼后，他发现纳撒尼尔爵士早已等在楼下了。看起来这位老绅士为这次的散步做足了准备，于是他们立即上了路。

纳撒尼尔爵士没有说话，兀自走在前面领路。他们沿着东边的小路下了山。一番上下颠簸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座陡峭小山的东部边缘。这座山的海拔比宫堡坐落的那座山要低一些；但它的位置非常好，俯临群山的山脊。山脊两边的岩石光秃秃地冒出了地面，成了最原始的自然城堡形建筑。山脊的轮廓是一个切割开的环形，西临海拔稍高的内陆。内陆正中的顶端有一座宫堡。山脉之间是一排排高低大小不一的树，树周围的一切在晨光中看起来就像一片废墟。堆积着许多大块的灰白石头，若不是自然成形的话，那么它们或许是胡乱砍下的石灰石。路途险峻，旁边还流淌着汨汨小溪。

纳撒尼尔爵士停下脚步四下里打量着。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把一切照得明晃晃的。像是为了引起亚当的注意，他故意用力地挥了挥手。随后又将手缓缓地触到了地面，以便让亚当加倍留意。亚当是一个好观察的小伙子，因此，他没有漏掉纳撒尼尔爵士的任何一个举动。

“亚当，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我觉得这里是开始我们调查研究的绝佳之地。你眼前的这一整片土地就是古代的麦西亚王朝。事实上，除了远方威尔士的接界地区和那些藏匿于我们视线之外的部分领土，这差不多是整个麦西亚王朝的所在地。理论上来说，我们能看到这个王朝自亨伯赛德南部至沃什湾的整个东部边界。我希望你记住这片土地的走向，因为不久之后，在我们接触到古代的传统和迷信时，我们需要综合这些地理因素试着找出它的逻辑依据。我们听到的每一个传说，每一种迷信，都是相辅相成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既然这些东西诞生的地点都一样，那么通过了解此地的情况，我们就能得出真相——或者说可能性。它会帮助我们发现埋藏于此的地质学秘密。比如说，这些年来的建筑材料能提供的知识就可以让我们受益匪浅。这些山的海拔、外形和材质——不，甚至是我们面前的这片宽广原野——都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比如说，先生？”亚当冒昧地问了这么句。

“你看看这些山，它们都围绕着中间有宫堡、地势最高的那座。再看看其他的。它们表面上都有共同点，那是一些还未经证实的东西，但是可以想象。”

“例如？”亚当接着问。

“我们挨个说吧。东面树木众多、地势较低的那部分，过去曾是一座罗马的寺庙，可能是在一座德鲁伊特教寺庙的基础上改建的。它的名字可以证实我前一个猜测，而老橡树林则说明了后者也没错。”

“请您再说得详细点儿。”

“它的名字翻译过来是‘狄安娜小树林’。你再看旁边那座比它稍稍高一点的山，它叫‘麦西’——可能是家喻户晓的麦西亚这个词的谐用双关。从早期的手抄本里我们得知，那个地方叫维鲁拉·米泽里科黛。最初是伯莎女王修建的一座修道院，后来因异教信仰而被国王佩达废除了。接下来就是你叔叔的地盘——努沙山。尽管它和宫堡挨得很近，但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它是可终生保有的不动产，据

我们所知，和宫堡的年头一样长。它一直只属于你们家族。”

“那么如今只剩下宫堡还保存完好！”

“对！但它的历史涵盖了所有其他的历史——事实上，是整个早期英国的历史。”看到亚当脸上期待的神色，纳撒尼尔爵士又接着说道：

“这座宫堡历史的起源至今我们还未能考察出来，最早的记录就接受了它的存在。一些猜测——我们姑且这样说吧——旨在表明当罗马人进驻时，这里就已经有一些建筑物了，那么在德鲁伊特教时期它一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罗马人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它，并尽他们所能做了一切有用的改造。这点从卡斯特这个名字中就看得出来。它是海拔最高的防护地，自然也就成了最重要的营地。你看看地图就知道过去这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心脏地带。它不仅保护着北部的高地，还控制着整片海滨。它庇护着西部的边界地带，那上面是野蛮凶残的威尔士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塞汶河的道路，后来成形的罗马大道沿着塞汶河以及它的支流，将这条水路引到了英国的中心。那条便利的道路将东西部连接了起来。最后，又一路发展到了伦敦，再扩展到了整条泰晤士河。

“有了这样一个声名远扬而管理有序的中心，我们不难得出，每一次新的入侵——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丹麦人、还有罗马人——都想要把它据为己有。早年这里仅仅是一片风水宝地，可是当获胜的罗马人在这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堡垒要塞时，它的统治地位就由此奠定了。随后恺撒将它发展成了国王的宫堡。我们不知道麦西亚第一任国王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能猜出究竟是谁将它变成了最终的防御工事；我想我们可能永远也无从得知。随着时间的进程，以及战后艺术的发展，它的尺寸和力量不断增加，尽管没有详细的记录，但历史上不仅提到了建筑的石头，还有建筑的改变。后来诺曼征服将所有琐碎的记录都通通抹消了。如今我们只能把它当做诺曼征服的最早的宫堡之一，或许就是在亨利一世那个时代，罗马人和诺曼人都精于维

持他们住所的实用性。因此这些建筑就被保留了下来。实际上，这些特性在它们消失之前也留给了我们很多有用的信息。

“关于这堡垒要塞我就说这么多；但这些洞穴也同样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得马上回家，不然你叔叔该担心了。”

他大步朝着努沙山走去，亚当小跑着跟上了他的步伐。

阿拉贝拉·马奇夫人

“不急，等你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开饭的时候萨尔通先生说，“我想先带你去看一个非比寻常的麦西亚遗迹，然后我们将穿越所谓的‘柴郡大山谷’去利物浦。你可能会失望，但是别对那些体积巨大或是雄伟壮丽的东西抱太大期望”——这话是说给亚当听的——“要不是你事先听说了，而且告诉你的还是一个从不撒谎的人，否则你压根儿不会相信它是一个山谷。我们要准时去栈桥见识一下那位西非人的风采，在卡斯沃先生上岸时第一个接到他。我们想要为他尽地主之谊——而且，我们也希望能赶在去宫堡参加他的宴会之前先向他介绍我们自己。”

马车早已经备好了，跟前一天的装备一样，但是马儿换了——今天的马儿更精良、更警醒。早餐很快便结束了，他们各自就位。一声令下后，马儿就撒腿上了路。

不久，遵从萨尔通先生的指示，马车顺着路边的石堆往相反的方向跑了去。

“此处，亚当，”他说，“是所有经过的人不容忽视的地方。这堆石头是盎格鲁王国的发端。始于一千多年前——在七世纪的晚期——是为了纪念一场谋杀。武费尔，麦西亚的国王，佩达的外甥，在这里杀死了他那两个投向基督教怀抱的儿子。打那以后，每一个经过的路人都要往这扔上一块石头以兹纪念，这个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

佩达是继圣·奥古斯丁之后的异教徒代表。纳撒尼尔爵士可以把相关的事情告诉你，要是你想的话，他还可以为你提供确凿的知识追踪。”

他们驻足在这堆石头边时，另一辆马车也驶了过来，车上唯一的乘客好奇地打量着他们。这是一辆老式旅游马车，周身装饰了大量纹章。他们三人摘下帽子朝迎面而来的女人致意。

“您好，纳撒尼尔爵士；您好，萨尔通先生。我希望你们没出任何意外。看看我的遭遇！”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他们看到她马车的一根弹簧已经断掉了，露出了里面明晃晃的金属。亚当脱口而出：

“噢，那个很容易修好的。”

“很容易？这附近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修。”

“我可以。”

“你？”她不置可否地看着眼前这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

“你——怎么会，这可是匠人的工作。”

“没错，我是一个工匠——尽管这不是我唯一的工作。我是澳大利亚人，由于我们总是在搬家，所以都培训过蹄铁术和各种机械学——我很乐意为你效劳。”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我想去卡斯特·里吉斯见今天刚从非洲回家的卡斯沃先生。这可是件不寻常的大事儿，所有村民都想去为他尽地主之谊。可这破车真是让我无可奈何。”她瞟了一眼亚当身旁的老人，立即明白了他的身份：“你一定是努沙山的亚当·萨尔通先生。我是狄安娜小树林的阿拉贝拉·马奇夫人。”说完后她暗示性地转向萨尔通先生，后者为她和亚当相互引介了一番。

随后，亚当从叔叔的马车里拿来一些工具，埋头为她修起车来。他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很快那条裂缝便补好了。出于匠人的习惯，他正在收拾四散的工具时，看到石头堆里爬出来好几条黑蛇，并慢慢朝他身边爬过来。阿拉贝拉夫人根本没注意到，径直朝着敞开的

马车门走去。当他大声呼叫着想要提醒她时，她已经走到了蛇群中，看上去没有提醒她的必要，那些蛇马上掉头飞快地爬回了土堆里。他不由得哑然失笑：“不用担心，看起来倒是那些蛇更怕她呢。”他捡起一根树枝在地面上敲打着，这是人们在见到这种动物时的本能反应。顷刻间他就和阿拉贝拉夫人单独走到了土堆旁边，而她竟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似的。他长久地打量了她，光是她的裙子就足够吸引他的视线了。她穿着一件柔软的白色衣料，裁剪得很贴身，将她的美好身形表露无遗。她还戴着一顶炫目的白色皮草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大串绿宝石项链，在阳光的映衬下，项链的色泽愈发鲜艳耀眼。她的声音也很奇特，轻柔得就像蛇的咝咝声。她的手也不例外——修长、灵巧、白皙，来回挥舞时显得很是奇怪。

她看起来很悠闲，谢过亚当后，她又说，要是他们仨有人要去利物浦的话，她很乐意载他们一程。

“萨尔通先生，你只管把狄安娜小树林当成你自己的家，在这里你也可以像在努沙山那样进出自如。这边的风景还不错，如果你对自然历史，尤其是混沌初开那个时期的东西有兴趣的话，我敢担保我这儿一定会让你乐不思蜀。”

她的话语很热情，可她的行为举止却是冷冰冰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这让亚当不由得起了疑心。与此同时，他叔叔和纳撒尼尔爵士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亚当觉得，尽管她表现得不无遗憾，但实际上却是暗暗松了口气。因此，当他们坐上马车继续前行时，纳撒尼尔爵士说的话一点也没让他感觉惊讶。

“我觉得她在庆幸摆脱了我们。没有我们的干扰，她可以更好地耍她的小把戏！”

“什么把戏？”亚当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地球人都知道，我的孩子。卡斯沃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当初她结婚时她丈夫也很有钱——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当他自杀身亡后，人们才发现他竟然一分钱也没有留下，就连房产都被抵押

了。她唯一的盼头就是再嫁一个有钱人。话说到这份上，你应该都明白了吧。”

在游览所谓的柴郡大山谷的途中，亚当几乎都没有说话。但他却想了很多。其中的念头之一便是他要密切关注阿拉贝拉夫人的一举一动。他本人也十分富有，富有的程度连他叔叔都无法想象。

整个山谷的旅途都相安无事，抵达利物浦后，他们接到了刚刚靠岸的那个西非人。他叔叔先是向卡斯沃先生作了自我介绍，接着又把纳撒尼尔爵士和亚当一一介绍给对方。卡斯沃先生和蔼地问候了他们，并表达了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那种感觉有多美妙。他的热情无可厚非，但他脸上的神情却让亚当不由得反感——无情、冷酷、自私又高傲。这时，阿拉贝拉夫人也到了。三个男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上帝保佑，真不知道他残酷的面具下掩饰的是怎样一个人！”

随后他的非洲仆人又走了上来，一瞬间他们的忍耐更是达到了极限。卡斯沃看上去就是一个残暴的野人——一个有教养的野人。在他身上还能看到一些时代文明。可奥兰加——他主人是这么叫的——那张脸，就完全是未被改良、未被开化的样子，丑陋和邪恶与生俱来，他就像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最低级生物。阿拉贝拉夫人和奥兰加几乎是同时到的，亚当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俩脸上的神情。女人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显得很不屑一顾。相反的，这黑鬼的反应却证实了她的高傲是不无道理的。他对她的态度还不能仅仅说是奴隶对待主人，甚至应该说是将她奉若神明。他跪在她面前，俯首参拜。她没动，他也就不动；直到后来她走向卡斯沃时，他才收起了自己的丑态，毕恭毕敬地站到了路旁。

亚当扭过头跟站在身旁的自家仆人达文波特说话。他是和管家骑马从努沙山赶来的。达文波特说着说着，又看到了一个相熟的船员，于是走过去攀谈起来。

“我们该走了，”萨尔通先生对亚当说，“我还要去利物浦办点事，我看卡斯沃先生和阿拉贝拉夫人也应该有话要说。”

“我也想去办点事儿，先生，”亚当答道，“我想去找专卖动物的罗斯——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带一只小动物回去。真的是个小东西，不会给您惹任何麻烦。”

“我当然不介意，我的孩子。是种什么样的动物？”

“猫鼬。”

“猫鼬！你要猫鼬干吗？”

“杀蛇。”

“噢，好吧。”老人也想起了石头堆里冒出来的蛇。于是没再多说。

向罗斯说明来意之后，他问：

“你想要一只特殊的猫鼬呢，还是普通的？”

“我当然是想要好的。但没必要多特别，我就做寻常的用途。”

“我有很多普通的猫鼬。我这样问，只是因为我最近刚从尼泊尔弄来了非常奇特的一只。它的光辉事迹可是有记载的，它杀死过拉扎王花园里的一条眼镜王蛇，但我们这边这么冷的天气应该不可能有那种蛇——不过普通的蛇肯定是存在的。”

当亚当扛着装了猫鼬的箱子走向马车时，纳撒尼尔爵士说：

“喂！你拿的什么？”

“猫鼬。”

“拿它干吗？”

“杀蛇！”

纳撒尼尔爵士笑了：

“我听到阿拉贝拉夫人邀请你去狄安娜小树林了。”

“是啊，有什么不对劲吗？”

“我还不知道。等着瞧吧。”老人接着又说，“你有没有听说很久以前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名字？”

“没有，先生。”

“它叫做——算了，这不是三两句话就说得清的。等有时间了我

们再详谈。”

“好吧，先生。”尽管亚当心里充满了疑惑，但他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时机成熟时一切自然就会明了。于是他们三人回了家，留下卡斯沃先生在利物浦过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一起去了卡斯特·里吉斯，这时候亚当已经不再想狄安娜小树林有什么神秘之处了。

宾客们蜂拥而至，特别的位子都留给了那些身份重要的人物。亚当在人群里搜寻阿拉贝拉夫人的身影，但却一无所获。后来，当他听到老式马车驶进的声音以及人们的欢呼声时，他才意识到埃德加·卡斯沃到了。他凑上前，看见阿拉贝拉夫人就坐在他身边，还穿着昨天那身衣服。马车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台阶前，卡斯沃先生跳下来，伸出手去扶她。

显而易见，她就是今天最尊贵最重要的客人。讲台上的位子早就坐满了，那些地位不怎么高的人则自己找了地方落下脚。这一天的日程是经过某个委员会周密策划过的。有过几场不算繁冗的讲话，随后欢宴就一直被搁浅到开席了。在这间隙，卡斯沃先生起身逐个问候了所有来宾，礼貌而热情地欢迎了人们的到来。讲台上的那些来宾也学着他的样子四处寒暄，于是这里就变成了一个不分贵贱的场合。

亚当·萨尔通只顾打量着周围的人群。对于这样一个远方来的年轻男人，不难理解，他自然会吸引众多年轻貌美的女孩们的眼球。人群中有很多漂亮姑娘，于是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亚当便感受到了无数爱慕的目光。这些并没有引起他的过多关注，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又进来三个农民打扮的人。他们一个是健壮的老男人，另外两个则是妙龄少女，一个二十出头的样子，另一个还要小一点。当亚当的目光对上离他最近的那个年龄稍小的女孩的眼睛时，他感觉到身体像触电——那种神圣的火光，人们称之为“爱”。

亚当的同伴都注意到了他的异样，于是凑近他说：

“你看到刚才走过去的那几个人了吧？老人叫迈克·沃太福，是

卡斯沃先生的一个佃户。纳撒尼尔爵士今天指给你看的麦西农场就是他的。那两个女孩儿是他的孙女。年长的叫里拉，是他大儿子唯一的女儿，她还不到一岁就死了爸爸，妈妈也是在同一天死的。她是一个好姑娘——又漂亮又善良。另外一个她的堂妹，沃太福二儿子的女儿。他刚满二十岁就参了军，跟随部队去了国外。他是一个好儿子，但不是一个好通信员。他只往家里寄过寥寥几封信，后来他爸爸从他上校那儿得知他在缅甸被强盗杀死了。同时还得知，他娶了一个缅甸姑娘，还有一个才一岁的女儿。沃太福把小女孩儿接回了家，和里拉一起拉扯大。关于这女孩儿的出身，他们只知道她叫米米。这两个孩子从小就相亲相爱。奇怪的是她们的区别竟然这么大！里拉皮肤很白，传承了老撒克逊人的优点；米米却更多地遗传了她妈妈那边的特征。里拉像只温驯的小鸽子，而米米的性格却直率而火暴，只要有什么事让她不开心，她那黑眼睛立马就鼓了起来。而唯一会让米米不开心的就是有人伤害、威胁或纠缠里拉，每到这时候，她就会像一头发怒的小狮子。”

大白虫

萨尔通先生帮亚当和沃太福先生以及他的两个孙女互相作了介绍，他们结伴朝前走去。沃太福的四邻当然都对亚当·萨尔通早有耳闻，他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还有发展前景他们都能悉数道来。所以要是他们这个阶层的女孩们对亚当没有幻想的话，那才是怪事。在农业的英国，各个阶层通吃的男人非常稀有，更别提亚当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府很深的阶层的人。因此，看到他走在米米·沃太福的旁边，一副满心欢喜的样子，其他人都自觉为他俩腾出了空间。欢宴开始的锣鼓敲响时，亚当随着米米走进了她祖父就座的帐篷。萨尔通先生和纳撒尼尔爵士见亚当并没有来高台旁边指定的位子，但他们都理解，于是什么也没说，就好像根本没注意到他的缺席一样。

阿拉贝拉夫人还像先前一样坐在埃德加·卡斯沃的右手边。不可否认，她的确是一个光芒四射而又不同寻常的女人，在众人眼里，她就是那个最适合出任宫堡继承人首次露面时的女伴的人。毫无疑问，在场的和她相熟的那些人也并未公开揭她的老底；在这样一个以点头微笑为主要表情的宴会上，语言是累赘的。大家都认为卡斯特·里吉斯还缺少一位女主人，而她无疑是最佳人选。在感叹她的迷人魅力时，人们也没忘记里拉·沃太福，她才是本场宴会上最璀璨夺目的明珠，阿拉贝拉夫人只能屈居第二。她们的美是不一样的：阿拉贝拉夫人代表的是大家闺秀，而里拉则是惹人怜爱的小家碧玉。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由于早前已经把马车遣了回去，萨尔通先生和纳撒尼尔爵士只好步行回家，留下亚当自行安排。可他也早早回来了，面露不快。两位老人都没追问。他们各自抽了支烟，临近晚餐时，又分别去了自己的房间收拾准备。

这期间亚当一直在想着心事。走回客厅时，他脸上还是刚才那种愁眉不展又不耐烦的神色。两位老人都耐心地等着，多年的经验让他们深信，合适的时候他自然会把一切和盘托出。所幸他们并没有等得太久。亚当焦躁难耐地坐下又站起，这样坐立不安地重复了几次之后，他终于爆发了：

“那个家伙真以为他主宰着世界。他就不能让人安静会儿嘛！他以为他只需朝看中的女人抛出手帕，人家就会趋之若鹜。”

他的话让两位老人顿悟。若非受了极大的刺激，这个一向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是不会轻易发火的。纳撒尼尔爵士像是预感到了什么，突然漫不经心地问：

“他看上了里拉？”

“对，他可没放过任何一丝机会。几乎是他们刚一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地展示了花言巧语的本事，奉承她有多美多迷人。他甚至还说明天要去麦西农场喝茶。蠢货！他难道不知道他和那个女孩儿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吗？我看不出他们有哪一点相配。他们一个像老

鹰，一个像鸽子。”

他说话的时候，纳撒尼尔爵士扭头看着萨尔通先生——他们彼此都心领神会。

“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吧，亚当。还有一会儿才开饭，想通了这件事我们三个才会有胃口。”

“什么都没发生，先生；这才是最坏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这个人。他表现得很斯文，言行举止都恰到好处——就是一贯的地主对待佃农女儿的态度……然而——然而——我也说不上为什么，但我就是不由得怒火中烧。”

“那老鹰和鸽子的比喻又是怎么来的？”纳撒尼尔爵士的声音既温柔又让人镇静，轻易就赢得了亚当的信任。

“我也说不上来。可他看上去就像老鹰，而她也像鸽子。”

“你形容得很对！”纳撒尼尔爵士慈祥地说。

亚当继续道：

“可能是他那早期罗马人的面貌导致我这样想。但我想保护她；她像是有麻烦了。”

“从某方面来说，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似乎是让她有麻烦。我看得出就连你也不例外——你好像也想俘获她的芳心！”

“我希望你们这些小伙子都能保持冷静。”萨尔通先生插了一句，“亚当，你知道，你俩不能发生任何冲突，尤其是你俩都才刚搬来这里。我们必须为邻居的感情和幸福考虑，对吗？”

“但愿如此，先生。我向您保证，无论发生任何事，我都会一如既往地遵从您的意愿。”

“嘘！”听到仆人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纳撒尼尔爵士竖起了手指。

晚餐后，纳撒尼尔爵士又把话题转到了当地的传说上面。

“这个话题讨论起来可比近来发生的事情更安全。”

“好吧，先生，”亚当痛快地说，“我想现在你可能会谈论和我

有关的话题。没关系，我跟您讨论卡斯沃先生都行。事实上，明天我还要见他。我刚刚说过，明天下午三点他要去麦西农场——但我两点有个约会。”

“我看得出，”萨尔通先生说，“你会争分夺秒的。”

两位老人再次意味深长地对望了一眼。为免亚当的情绪有变，纳撒尼尔爵士又急急说道：

“我没有把麦西亚所有的传说告诉你，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周围的情况。就从狄安娜小树林开始吧。历史上记载的它的起源有好几个版本，各有各的理。德鲁伊特和罗马时期的详细情况已经无迹可寻了，但不用担心，我觉得盎格鲁和撒克逊时期的记载就足够我们研究的了。除狄安娜小树林之外，这个特殊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应该是起源于罗马，要不就是希腊。那个名字比狄安娜小树林更富有冒险性和浪漫色彩。用麦西亚的话来说就叫‘白虫之穴’。这我得先解释一下：

“在语言发展的初期，‘虫’这个词的意思和我们今天说的不太一样。它是盎格鲁-撒克逊语‘wyrn’的变体，意思是指龙或蛇；还有哥特语‘waurms’，指大蛇；以及冰岛语‘ormur’和德语

‘wurm’。由此我们得知，这个词最初传达的便是体积和力量，而不是现在形容的‘小’。此处有一些历史传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众所周知的两个分别是兰卜登宫堡的‘虫井’，还有班波拉夫附近的‘斯宾多斯登·休夫的蠕虫’。这两个传说中的‘虫’都是指的体形庞大而力量惊人的怪兽——一条真真切切的龙或大蛇。你看一眼地质图就会知道，早年这个地方是有这样的怪兽存在。英国早期是一片蕴涵着丰富水资源的宽广平原。溪流深而不湍急，还有许多深不可测的洞穴，任何史前的怪兽都能在那里找到合适的落脚地。从我们的窗边看出去，仍然能看到那些足有一百多英尺深的泥洞。谁知道这泥浆里的怪兽时代什么时候是个尽头？那里面的条件一定更适合它们居住。这种东西在我们这个世纪初期应该也还能寻到踪迹。不，即使是

今天，这样的庞然大物仍然存在——它们在时代的变迁中幸存了下来，那些特殊材质做成的洞穴将它们保护得很好。我记得我在印度见过一位以狩猎技术闻名全国的人，他告诉我他这辈子见过的最离奇的事，就是在印度北方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麓高原沼泽里看到了一条巨蟒。那次他本来是去打老虎，在穿越一条峡谷时，他的大象尖叫了起来。顺着象轿，他看到坐骑脚下正从丛林里爬出来的大蛇。‘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蛇，’他说，‘至少有八十到一百英尺那么长。躯体差不多有四五十英尺宽，它爬过的地方土地都陷了下去，几乎可以埋进一个人的身体。我想你知道当你在追捕老虎时，最好不要分心再去射杀其他东西，因为你的性命可能就压在这上面。我本来可以轻易解决掉那头怪兽，但我却退缩了——让我后悔莫及的是，我放它走了。’”

“试想要是我们国家有一条这样的怪兽，那么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那些‘虫’，它们可能从欧洲河口的沼泽地里钻了过来。”

“我完全相信，先生，像您说的，我们这儿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怪兽。”亚当答道，“而且，要是确有此事的话，这里的确是最适合它们的地方。当您把周围的轮廓指给我看时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我还有些想不明白的地方。操作起来没有难度吗？”

“你是指什么？”

“您看，我们的老古董怪兽身躯一定很沉，而且它还得穿越这么漫长的路途，克服无数艰险的旅途。从我们现在坐的地方到泥洞那边至少有几百英尺之遥——还不计侧面的距离。那么这儿可能有供怪兽上下的路，而又不会被人们发现么？当然我们有这样的传说；可是科学的研究探测是要讲实实在在的证据的！”

“亲爱的亚当，你说的都没错，要开始我们的调查研究，首先我们就得按着你的推理走。可是，我亲爱的孩子，你得记住，这些都是几千年前发生的事了。你还要记得，我们能够参考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并且引起我们关注的那些地方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没有任何

人烟。这样广阔的荒野，一定也有着许多阻碍人类进驻的东西。这种怪兽的巢穴不可能影响我们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而且，这些生物肯定占据着我们人类无法碰触的领地。想在一百多英尺深的泥洞里找到安居之地的大蛇，必然会去郊外那些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巨大沼泽地，就算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那也是屈指可数的。反正在我看来是没有这个可能。那种天时地利的条件只存在于世界成形的初期，那时候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还普遍存在，只有这样的庞然大物可能幸存。从地质学来看，这样的时代是存在的，但也只有那个时代；我们再追查不到任何证据。这种东西我们只能凭想象或猜测。”

老鹰的囊中之物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纳撒尼尔爵士和萨尔通先生刚坐下，亚当就像旋风一样冲了进来。

“有什么新闻？”他叔叔机械地问。

“四条。”

“什么四条？”纳撒尼尔爵士问。

“蛇。”亚当气喘吁吁地说。

“四条蛇。什么意思？我不理解。”

“猫鼬，”亚当说，随后又补充道，“我看到了三条蛇，于是就带上猫鼬出去了。”

“一个早上就有四条蛇！咳，白劳的蛇怎么这么多。”——白劳是当地人给西边悬崖取的名字。“我希望这不是我们昨晚讨论的结果！”

“没错，先生；可能那就是导火线。”

“噢，上帝保佑我脆弱的心灵！你也不希望碰到一条兰卜登大虫那样的蛇，对吧？就算是猫鼬，也对付不了比干草堆还大的那样一个怪物啊。”

“是些普通的蛇，大小就跟游走的树枝差不多。”

“不管怎么说，除掉它们都没坏处。我相信那只猫鼬的身手，它会清除我们周围所有这样的害虫。”萨尔通先生说。

亚当静静地吃着早饭。一个早上杀掉这么多蛇，对他来说还是全新的经历。饭后，按照叔叔的安排，他离开餐厅去了书房。纳撒尼尔爵士和萨尔通先生都觉得他应该想静一静，于是什么也没多问。直到晚餐前大概半个小时的样子，他们才再见到他的身影。他静静地走到了吸烟室，萨尔通先生和纳撒尼尔爵士都已经穿戴好坐在那里了。

“我想再等下去也无济于事。我们得尽快结束这一切。”亚当说。

为了弄明白，他叔叔说：“结束什么？”

他有些赧颜。一开始还有些结结巴巴，但他很快镇定了下来。

“我到麦西农场的拜访。”

萨尔通先生急切地等着他说下去。老外交家则轻轻地笑了。

“我想昨天您二位都已经看出来了，我对沃太福一家很感兴趣。”两位老人笑了，默不作声。亚当又说，“我是说您看见了——您都看见了。您，叔叔，因为您是我的叔叔，我最亲的亲人，而且，您待我这么好，就连我的亲生父亲也不过如此。”萨尔通先生没有说话。他只是伸出了手，亚当牢牢地抓住了它，握了很久。“而您，先生，也给了我不敢奢望的家的感觉。”他感动得说不下去了，于是停了下来。

纳撒尼尔爵士将手搭在亚当的肩上，慈祥地说：

“你说得对，我的孩子；说得真不错。你就应该这样想。我告诉你，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又没有子女，听到你的这番话我们心里真的很温暖。”

随后，像是急于说到点子上的亚当又匆匆开口：

“沃太福先生不在家，但是里拉和米米把我招待得很好。她们都对叔叔赞不绝口。这让我很高兴，因为这些都是我爱的人。我们正在

喝茶时，卡斯沃先生和那个黑奴来了。里拉去开的门。农场客厅的窗户很大，外面有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里面人的眼睛。卡斯沃先生说，他冒昧来访，是因为想和所有的佃农打成一片，又不想让他们觉得拘谨，于是选了这样的方式来亲近。女孩子们很热情地招呼了他——她们就是那样可爱的人，任何人去她们家都会觉得舒服。”

“你才应该是那里最尊贵的客人，亚当。”萨尔通先生由衷地说。

年轻人眼中的火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悲伤。这种情绪也同样影响了他说话的声音：

“我也希望是那样。可是我担心那种幸福不属于我——或者说我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得到。”

“现在这么说还为时过早！”纳撒尼尔爵士大声地安慰道。

亚当扭过头看着他，眼里的悲伤更加浓烈。

“昨天——几个小时前——您说的这些话还有可能让我燃起希望——重新获得勇气；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现在认输的话也太早了，我的孩子。”

“我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亚当认真地说，“可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早点认清真相总是好的。当一个男人有了我这样的感觉——从我昨天第一次见到米米的眼神开始——他的感官就异常灵敏了。他不需要从别人那儿学习什么，他无师自通，他都知道。”

晚霞的光芒渐渐消退，屋子里一片寂静。首先打破沉默的还是亚当。

“您知不知道，叔叔，我们家族的人是否有超人的预见力？”

“这我倒从来没听说过。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他缓缓答道，“从发生的一切来看，我相信我有这种超能力。”

“然后呢？”老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赫布里底群岛和其他一些将视觉作为信仰和命运来崇拜的地

方，我常常听人提及这种预见力——澳大利亚有很多苏格兰西部人；但我真正感觉到了这种能力是在今天下午，我看到了一面通往天堂之路的花岗石墙，那么高，颜色那么深，我想上帝他老人家可能自己都看不到。好吧，要是这真是我的宿命，那么我在劫难逃。就是这样。”

纳撒尼尔爵士温柔而郑重地打断了他：

“你不能与之斗争吗？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成。”

“对，没错，很多东西都可以努力奋斗争取来，可是命运不行。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我是要挣扎——我必须斗争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但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可是，除此之外，我一个人还能怎么样呢？”

“亚当，我们有三个人。”萨尔通边说边看着他的老朋友，纳撒尼尔爵士也有了共鸣。

“对，我们三个人。”他的声音高了几个分贝。

又是一阵沉默，纳撒尼尔爵士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说：

“你再跟我们说说后来的事。记住我们三个是团结一心的。这可是殊死一搏，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我们不会错失任何机会。我们拼了命也要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我的性命可就压在这上面了——说不定还不止我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等着瞧。”随后他换了个腔调，接着说起了埃德加·卡斯沃到了农场之后发生的事，“卡斯沃先生进屋时，那个黑人走到稍远的地方站住了脚。我想他可能是等待她们请他进去，于是故意站到了视线所及的范围内。米米又拿了一个杯子过来，替卡斯沃先生泡了一杯茶，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喝了起来。”

“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你们相互之间都很友好吗？”纳撒尼尔爵士静静地问。

“非常友好。我没觉得有任何不对劲——对了，”他这时的语气

有些硬邦邦的，“除了他的眼睛一刻也没从里拉身上挪开，这对于那些把她视为珍宝的男人来说可真是难以忍受。”

“是吗？他是以哪种方式盯着她看的？”纳撒尼尔爵士问。

“那眼神倒是没什么冒犯之意；可它让人无法忽视。”

“你说得对。沃太福小姐是受害者，还有没有人注意到卡斯沃先生的无礼？”

“米米也看到了。她气得脸都涨红了。”

“那到底是怎样一种眼神？太过热烈、不加掩饰的爱慕，还是什么？那是爱人的眼神，还是准情人的眼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完全明白，先生。要真有这些神色我当然不会注意不到。事实上我下了很大力气才控制住自己。”

“那要不是恋人般的眼神，那么是威胁、恐吓还是什么冒犯的神色？”

亚当善意地笑了：

“不是恋爱般的眼神。我倒还期待是那样。从那方面来说，我自己都是一个冒犯者，当然不会反对他有这种想法。此外，我不仅从小就接受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我天生还具备公正的品格。如果他真是我的竞争对手，我会既慷慨又宽宏。可他不是，我所说的那种神色和这些都不沾边。那是让我很不齿的类型。您有没有见过猎犬的眼神？”

“静止状态下的？”

“不，是在它追寻猎物时的那种！或者，这样说，”亚当又道，“是在它跟随本能捕捉小鸟时的眼神。还不是突袭时的凶狠，而是偷偷追踪、监视猎物的眼神。”

“没见过，”纳撒尼尔爵士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

“他就是那种眼神。那可不是恋爱中的人该有的。它让我意识到了危险，就像感受到了某种威胁。”

他们又一次缄口。最后纳撒尼尔爵士站起身说：

“我想我们最好都各自好好想想。然后再继续这个话题。”

奥兰加

萨尔通先生六点钟要去利物浦赴约。他走后，纳撒尼尔爵士挽着亚当的手说：

“能耽误你几分钟吗？我想和你单独谈谈，别告诉你叔叔。你不介意吧？不是什么不相干的事，我们三个都有份。”

“一定要让我叔叔蒙在鼓里吗？我们这样做可能有些不礼貌。”

“不是非常必要，但这是最明智的决定。我都是为了他好。他已经老了，不适合考虑太多。我向你保证，我们的保密协议不会招致他的任何不快或焦虑。”

“好吧，您请讲。”亚当简短地说。

“你看，你叔叔现在已经上了年纪。而我们都还正值青壮年。他一生都没经历过什么风风雨雨，日子过得太平而自足，因此，现在发生的怪异事情可能会让他很困惑。事实上，任何新事物对老年人来说都难消化。这些新生的障碍和焦虑不利于那些应该安享晚年的人。你叔叔是一个坚强的人，生性乐观而平和。天赐的好身体和规律的生活，我们没理由不相信他会活到一百岁。因此，都这么爱他的你和我——尽管我们的表达方式不同——更应该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我相信你不会反对。好吧，我的孩子！你的答案都已经写在脸上了，不用再多说。那么现在，”说到这儿他的腔调又变了，“告诉我你们喝茶时发生的一切。我们面前摆着很多奇怪的事——到底有多奇怪，目前我们还无法预知。但我坚信，总有一天，这层神秘的面纱会被揭开。同时，我们能做的便是耐心、勇敢、无私地坚持到最后一步。你已经说到了里拉开了门，卡斯沃先生和黑奴走了进来。你还观察到米米在为卡斯沃先生打量她堂姐的表情而烦恼不已。”

“当然——尽管‘烦恼’这个词用得不够尽兴。”

“你还记不记得卡斯沃的眼睛，还有里拉的表情，以及米米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了，还有奥兰加，卡斯沃那个西非仆人。”

“让我想想。卡斯沃先生一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里拉一动不动——但并不像是昏迷恍惚的状态。他的前额皱得紧紧的，像是在绞尽脑汁地思考什么问题。他本来就不苟言笑，那时候看起来更是跟恶魔差不多。可怜的里拉吓得直哆嗦，不一会儿她的脸色开始苍白得吓人，我还以为她要昏过去了。然而，她却抬起眼睛试着瞪了回去，可是却显得很软弱无力。随后米米走过去抓住了她的手。这让她重新鼓起了勇气，她的脸上开始有了颜色，慢慢恢复了过来。在这过程中她一直没停止用眼睛盯住对方。”

“那卡斯沃呢？”

“比之前更甚。里拉越躲闪，他反而越骁勇，就像他是倚靠她的力量不断强大一样。突然她头一歪，昏倒在地，双手无力地垂了下去。后面的我就知道了，因为米米走过去把她挡住了。后来我们中间又拥来一个黑影，正是那个黑鬼，此刻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邪恶。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那个丑陋的魔鬼更是让我浑身血液沸腾。当他看到我的神情时，他像是意识到了危险——突如其来的危险——于是像被风吹走那般悄无声息地逃了出去。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要是我们有敌人的话，那么他也要算一个。”

“那我们也还是三比二！”纳撒尼尔爵士插嘴道。

“然后卡斯沃也像那个黑鬼一样溜走了。他走后，里拉立即醒过来。”

“那么，”纳撒尼尔爵士恢复平静，“你有没有打探到和那黑鬼有关的事？我非常想知道。我感觉他会有大麻烦。”

“有，先生，我听说了很多——当然都是些小道消息；但我们可以先借助这些传闻。您知道我的仆人达文波特吧，他是我的私人秘书，一个可信赖的普通杂役。他对我十分忠诚，我很信任他。我让他登上那个西非人的船四处看了看，尽量给我找到些卡斯沃先生的蛛丝

马迹。自然地，他被那个土著蛮子吓了一跳。他去找了一个常常往返南非航线的船员。那个人认识奥兰加，还研究过他。船员和黑鬼们相处得很好，他们都愿意向他敞开心扉。感觉奥兰加好像在非洲西海岸的黑鬼世界里很有名。他有两样黑人圈的制胜法宝：他很有威信，并且出手大方。我不知道他那些钱到底是怎么来的，不过这不重要。他们时刻准备着赞扬他的伟大。罪恶的伟大——不过这也无所谓。好了，这就是他的背景。他原来是一个巫师——那是土著居民里最卑贱的职业，然后他经过一番努力打拼，做了奥比巫师，这让他有机会经由敲诈勒索聚敛财富。最后，他在这种地狱般的服务行业里达到了顶峰。他变成了一个施伏都巫术蛊惑别人的人，这可是最卑贱最残忍的行业。我听说了一些他做过的令人恶心的暴行。那些行为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我真恨不得把他弄回地狱去。你只要膘他一眼，就能知道他究竟有多无耻。像他这样的怪物应该是属于早期的野蛮时代。从黑鬼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聪明人；但这反而更危险、更令人憎恨。船员说他还是一个收藏家，他们中还有几个见过他的藏品。那些东西都是鸟啊野兽之类的，甚至还有鱼。破裂、撕碎的鸟嘴——都是些食肉性的鸟类。就连那些鱼也都是凶残的种群。我敢说，他的那些收藏正是人类邪恶最淋漓尽致的展现。他脸上的表情即使再坚强的人也扛不住。我想就是因为他，那可怜的女孩儿才彻底的昏了过去！”

眼下什么也做不了，于是他们各自忙去了。

亚当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沿着白劳转了一圈。路过狄安娜小林时，他不经意地膘了一眼树下的林荫道，却看到了昨天早上猫鼬杀死的那几条蛇。它们僵直着排成一排，像是被人为移动过了。它们的尸体又湿又黏，周身爬满了蚂蚁和其他各种虫子，看上去非常恶心，于是他快步走开了。

不一会儿，当他不由自主地走到麦西农场入口时，他看到奥兰加鬼鬼祟祟地从树荫下飞快走过，手里还抱着那几条令人毛骨悚然的蛇。他像是没注意到亚当。此时的麦西除了农家庭院里的少许匠人外

没有其他人，因此，见过米米后，亚当慢慢地踱回了家。

他又一次停住了脚步。这次是因为阿拉贝拉夫人，她又凶又急地走着，根本没认出亚当来。

亚当回到努沙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马车房把装着猫鼬的箱子搬了出来，扛着它继续去石头堆干他昨天早上未完的消灭蛇的事业。他发现今天的蛇比昨天的更容易对付，不过才半小时的工夫，就已经解决了不下六条。见再没有蛇出现，他理所当然地结束了早上的工作，折身回了家。这次猫鼬已经和他处熟了，甘愿被他随意牵着。亚当把他举到肩上坐着。他看见一个女人朝着他走了过来，他认出了那是阿拉贝拉夫人。

那猫鼬一直都很安静，就像一只黏人的小猫；可是当阿拉贝拉夫人走近时，猫鼬的举动可把亚当吓坏了，它几乎是发了狂，毛发根根竖起，从他肩上跳了下来直奔阿拉贝拉夫人，凶猛地想要袭击她，他不由得大声喊道：

“当心——当心！这畜生发狂了，它会伤着你。”

阿拉贝拉夫人不屑一顾地自顾自走着；猫鼬猛地扑向了她。亚当拿着手杖冲上前，这是他唯一的武器。可是就在他快要跑到她身边时，阿拉贝拉夫人掏出了一把左轮手枪对准了那头畜生，一枪就打穿了它的脊骨。这还不够解气，她又朝着它连发了数枪，直到子弹耗尽才罢休。此时的她不再冷静、不再傲慢，有的只是比这动物更胜的凶残，她的脸因憎恶而变了形，像是恨不得把它撕成碎片才解气。亚当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得摘下帽子致歉，随后便匆匆赶回了努沙山。

残存物

早餐时纳撒尼尔爵士看到亚当欲言又止，但他什么也没问。这些年的经验已经让他明白了沉默是金的道理。后来他跟着亚当走进了书

房，这时亚当已经能够开口讲出发生的事情了。纳撒尼尔爵士越听，脸上的神情越严肃，亚当讲完后，他顿了几分钟，说：

“这个问题很严重。虽然我还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比我能想到的任何状况都还要糟糕。”

“为什么，先生？”亚当说，“难道说杀死一只猫鼬——不管是谁——有这么严重吗？”

纳撒尼尔爵士兀自低着头吸烟，良久才抬起头：

“等我把事情前前后后贯穿起来想清楚之后或许就不会这样激进，但现在我只有这一个感觉，那就是我们遇到了很可怕的事——可能会波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亚当腾地坐起来：

“告诉我，先生，把您想的都告诉我——当然，得是在您不反对、也不认为最好守口如瓶的条件下。”

“我不反对，亚当——事实上，就算我有，我也必须克服。我俩之间不应该再有秘密。”

“听起来这问题确实很严重，不对，是很棘手、很糟糕！”

“亚当，我觉得是时候让我们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了。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离奇了吗？”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先生。我只是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思考。”

“就从你告诉我的那些开始说起吧。我们先来讨论猫鼬的古怪举动。它一直安静而友好，还很黏你。它只攻击蛇，那是它毕生的事业。”

“说得对！”

“那么我们就得找出它攻击阿拉贝拉夫人的原因。”

“会不会是猫鼬只有攻击的本能，而没有辨别攻击对象的能力？”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但要是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它是不是

会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攻击任何东西。要是这么多年来，这种特殊的动物只知道攻击某一个种类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它所攻击的其他种类一定也跟它的天敌有着某种共性？”

“好像说得通，先生，” 亚当答道，“但是有点荒谬。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不就是说阿拉贝拉夫人其实是条蛇？”

“下结论前我们必须先揭开所有疑云。”

“怎么揭？”

“呃，假设猫鼬是出于身体本能的条件反射——比如说，嗅觉。要是最近这几次攻击的对象身上都有特殊气味儿的话，那么我们的论据就站得住脚了。”

“当然！” 亚当信心满满。

“你刚刚提到，那黑鬼扛着猫鼬昨天早上杀死的蛇从狄安娜小树林的方向走了出来。那气味儿会不会就这样被带了出来？”

“当然有这种可能。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可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一种气味儿能持续多长时间？您看，那可能是源自某个地方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味道。还有，两种不同的气味儿能互相渗透吗？我这样问是因为被猫鼬攻击的那位女士居住的地方还有另一个古老的名字，叫‘白虫之穴’。要是这些假设都成立的话，我们的难度可想而知。它们的味道说不定已经改变了。我们可能走进了一个思维的误区；在得出答案前，我们也许会在好与坏之间挣扎。”

纳撒尼尔爵士慎重地笑了：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据我所知，气味儿持续的时间没人能把握——我想我们就把它当成不可能持续几千年吧。至于它的本质会不会改变，我只能说我没见过任何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们还要牢记，万事万物的‘好’与‘坏’是一个很片面的词，大都以它们的行为举止来判断。通常地，对于造物主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问您的意见。试想要是存在某种上一个时代的永久性力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残存物’——那这到底

是幸运还是不幸？例如，要是原始的怪兽味儿能保持着最初的比例，那么在日后的年月里渗透进来的味道是不是也能保存完好？”

纳撒尼尔爵士冥思苦想了好一会儿才答道：

“我们不要把肉体和精神层面的东西给混淆了。我看得出你已经完全转到精神的角度了，所以我们最好先从这部分说起。从精神角度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天启教的言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旦我们接受了这句格言，就无须再畏惧所谓的神秘。’”

亚当突然转到了另一个问题上：

“先生，现在我能占用您几分钟时间来谈谈那些实际的历史事实吗？”

纳撒尼尔爵士点头同意了。

“我们已经谈到过周围一些地方的历史——‘卡斯特·里吉斯’，‘狄安娜小树林’，还有‘白虫之穴’。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地方的资料？”

“哪个地方？”纳撒尼尔爵士狡猾地问。

“比如说，那座房子和麦西农场？”

“好吧，”纳撒尼尔爵士答道，“我们就绕到这个轻松的话题上来，先从麦西农场开始吧。罗马时期，当奥古斯丁被教皇格列高利派遣到信仰基督教的英国时，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和他的妻子——巴黎国王的基督徒女儿沙里伯特——热情地接待了他，将他照顾得十分周到。沙里伯特为纪念圣科伦巴，在麦西亚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名字就叫麦西之家。由于圣科伦巴在拉丁语里是指鸽子，于是鸽子就成了那座修道院的标志。她把修道院打造成了一个鸽子笼，有人送了她一只品种新奇的信鸽，头和颈部的羽毛是白色的，是隐修士所穿那种蒙头斗篷的形状。修道院兴盛了一个多世纪，后来到了反对异教信仰的佩达时代，它才没落了下去。与此同时，那些受宗教保护和推崇的鸽子繁衍得越来越厉害，所有天主教协会都知道它们的大名。轮到一百五十多年后国王奥法统治麦西亚时，他又重振了基督教，理所当然地，

圣科伦巴的修道院也重见天日，又一次掀起了鸽子热。在历史的进程中，这座宗教房屋还被废止过，但在它消失前，人们的虔诚和努力又为它赢得了新的名号。如果说善行、祷告、祈盼和热忱能起到任何积极作用的话，那么麦西农场无疑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是当之无愧的圣洁之地。”

“谢谢您，先生。”亚当真诚地说了这么句，然后便沉默了。纳撒尼尔爵士明白他在想什么。

那天午饭后，亚当漫不经心地叫纳撒尼尔爵士跟他一块儿去散散步。反应敏捷的老外交家猜出他应该别有用意，于是立即答应了。

走出人们的视线之后，亚当说话了：

“我很担心，先生，我们周围正在上演的事情已经远非常人能够想象。今天早上我出了趟门，走到小树林边上时，我看到路边躺了一个小孩。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死了，替她检查时，我注意到她脖子上有一圈像是牙齿咬过的痕迹。”

“或许是遇到了疯狗？”纳撒尼尔爵士插嘴道。

“有可能，先生，尽管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您先听我讲完。我四下看了一眼，令我吃惊的是，我看到有个什么白色的东西正朝着树丛里走去。我小心地把那孩子放了下来，跟了上去，但那个东西却没了踪影。于是我又转回身去继续检查那个孩子，让我欣喜的是，我发现她还活着。我不断地搓着她的手，渐渐地她醒了过来，可让我失望的是她什么也不记得了——除了说有东西悄悄从她身后靠近，掐住了她的喉咙。然后，很明显地，她就晕倒了。”

“掐住她的喉咙！那么就不可能是狗了。”

“不是，先生，这就是我的难题，也是我将您带到这儿来的原因。我想你一定注意到了阿拉贝拉夫人走路的不寻常方式——我敢说我在树林里看到的白色东西就是狄安娜小树林的主人！”

“天啦，孩子，注意你的言辞！”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先生，我很清楚这话的严重性，但我确信

那孩子脖子上的痕迹出自人的手——确切地说，是女人的手。”

纳撒尼尔爵士陷入了沉思。

“亚当，我的孩子，”最后他说，“这件事对我来说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它让我背叛了你叔叔的信任——但是为了不伤害他，我不得不这样做。近来，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让他忧虑不已的事情——好几个人悄无声息地失踪了；路边发现了一具小孩的尸体，却查不出死亡原因——田野里还找到了伤口的血液汨汨流淌的羊和其他动物，还有各种各样表面看来似乎无足轻重的怪事。一些邪恶的力量在起作用了，我承认我也怀疑阿拉贝拉夫人——这就是我为什么对猫鼬攻击她的事情穷追不舍的原因。你可能会奇怪我竟然怀疑狄安娜小树林的主人——一个漂亮而血统高贵的夫人。听我说，她们家离我的杜牧塔很近，有一段时间我曾和她们走得很近。在她还是一个妙龄女子的时候，有一天，阿拉贝拉夫人去了她家附近的小树林散步，却迟迟没有回来。人们找到她时，她已经昏了过去，还发着高烧——医生说她被毒蛇咬了，由于那时她正处于一个既敏感又娇弱的年纪，后果非常严重——严重到不可能康复的地步。一位杰出的伦敦医生来看了看，但却无力回天——他甚至说她撑不过那晚。就在人们放弃了最后一丝希望时，令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阿拉贝拉夫人却奇迹般地好了。几天后，她就能下地自由活动了！可让人害怕的是，她却变得异常残忍起来，她打伤鸟儿和其他的小动物——甚至还要杀死它们。人们以为这是她青春期的叛逆，还寄希望于她和马奇船长的婚姻能纠正她的暴行。然而，这并不是一场幸福的婚姻，最终她的丈夫被枪射穿了脑袋。我一直怀疑他是自杀，尽管我在他尸体旁边并没看到有枪。他可能察觉到了什么——天知道！——于是阿拉贝拉夫人也许就杀了他灭口。把这些小事情连在一起，我便想通了，她一定是被那条邪恶的大白虫附体了，而自己的灵魂则留在了她那廉价公寓里——这样一来，复苏的力量、杀戮的癖好，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情都可以解释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只有老天知道可怜的马奇船长发现了什

么——应该是些足以挑战人类承受极限的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曾经美丽的阿拉贝拉夫人的躯体已经被那条可怕的大白虫控制住了。”

亚当没有异议。

“可是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才是最难的问题。”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是最重要的。不可能采取行动——眼下我们能做的只是耐心而谨慎地观察，尤其是和阿拉贝拉夫人有关的一切，还要时刻准备着，机会到来时我们要立即出手。”

亚当同意了，两个人一起回了努沙山。

感知死亡气息

尽管亚当·萨尔通什么也没说，但这并不代表他会错失良机。他和纳撒尼尔爵士达成一致意见，先不为阿拉贝拉夫人惧怕猫鼬一事采取任何行动，但时刻准备伺机下手。他自己也在时刻留意任何可能的线索和信息。猫鼬的死让他的思维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于是他只得重新考虑另外的线索。他想到了那女人和动物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神秘联系，同时做了两手准备。他的新点子便是利用奥兰加善于发现的特殊才能。他把达文波特派去利物浦，让他试着找到之前给他讲过奥兰加的情况的船员，如果可能的话，再从那船员嘴里探听更多信息，然后引诱（用贿赂等方法）奥兰加来白劳一趟。只要亚当能有机会和那都巫教的黑鬼说上几句，那他就可以获知一些有用的信息。达文波特不辱使命，他不仅带回了另外一只猫鼬，还告诉亚当他已经见到了船员，了解了所有他想知道的东西，而奥兰加第二天也会来努沙山。这件事让亚当对达文波特的好感和信任激增。他觉得自己最好不要露面，达文波特可以全权代他处理此事，等事情深入发展之后他再现身也不迟。

如果那船员说得没错，奥兰加应该就有某种对他们此后的追查十分有利的天赋。那就是人们常说的“感知死亡气息”。如果人死了，

或者发现了死尸，又或者某个地方和死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像是都可以本能地感知。亚当决定用几个地方来试探一下奥兰加。自然地，等待奥兰加到来的时间在亚当看来真是度日如年。唯一让他的神经稍稍有些安慰的是第二天早上送来的巨大包裹——罗斯寄来的一口上了锁的巨大箱子，钥匙在达文波特那里保管着。箱子里还有两口各自上了锁的小一点的箱子。其中一口装着代替被阿拉贝拉夫人杀死的猫鼬的另外一只猫鼬；另一口则装着在尼泊尔找到的那只曾杀死了眼镜王蛇的特殊猫鼬。当这两口箱子都安全地收起来藏好后，亚当才松了口气。除了他和达文波特，家里没人知道这两只猫鼬的存在。他安排达文波特先带奥兰加四处转转，在他指定的每一个地方都停一停。顺着白劳走完一圈之后，他俩就沿原路返回，达文波特再故意引导奥兰加去麦西农场，并装作和亚当在那里不期而遇。

那天的一切进展都很顺利，证实了亚当的猜想。在麦西农场、狄安娜小树林、卡斯特·里吉斯还有其他好几个地方，这个黑鬼几次停下脚步，张开鼻孔四处嗅着，说他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每次他的反应都不同。在麦西农场，他只是说有很多死尸。而在狄安娜小树林，他的表现则大不一样。他明显很兴奋，特别是在提到这里的众多死亡气息时尤为明显。他四下里嗅的方式很奇怪，就像一只警犬，而且还很迷惑的样子。他对这些地方既未称赞也没诋毁，可是走到小树林中间隐藏在古老橡树树桩里的一块顶部凹陷的花岗石前时，他俯身跪下，前额触地，这是他唯一表示过尊敬的地方。在卡斯特·里吉斯宫堡，尽管他也提到了大量的死尸，但他并未显示出任何尊敬的神色。

显然，狄安娜小树林的某些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和困扰。离开之前，他皱着眉头四处转了转，在靠近白劳边缘的一个深坑前，他面露畏惧之色。来来回回地看过好几次之后，他突然掉转头撒开腿就跑，显得很惊恐。跑出很远之后他才长长地舒了口气，恢复了一贯的狂妄。

这些表现和亚当的猜测不谋而合。回到努沙山时他已经相当冷静

了。纳撒尼尔爵士跟着他去了书房。

“对了，我还忘了问你一个细节。当卡斯沃先生一动不动地盯着里拉看时，她有什么反应？”

“她看上去很害怕，就像鸽子看见老鹰、鸟儿碰到大蛇那样战栗着。”

“谢谢。和我想的一样。卡斯沃家族的人很早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催眠能力，这点我们无可否认。事实上，有洞察力的人都能从他们的面相上看得出来。你那老鹰和鸽子的比喻非常精辟。我们不妨就把这当成他的显著特征。”

夜幕降临后，亚当拿出了那只新的猫鼬——不是尼泊尔弄来的那只——扛上箱子去了狄安娜小树林。走到大门口时，他看到了阿拉贝拉夫人，仍然穿着那条很显身材的白色裙子。

让他吃惊的是，这次这只猫鼬居然温驯地任由她抱起来爱抚。由于两人正好顺路，便结伴一起走了。

狄安娜小树林和努沙山之间的马路两边有很多树叶稀疏的树。浓重的夜色里这个地方阴沉沉的，四散的树枝挡住了人们的视线。树顶渗透下来的星星点点的光芒让人看得很吃力，后来，不知怎么的，他跟丢了，于是赶紧四处寻找她的踪迹。快到她家门前时，他才再次看到了她。她倚在路旁的木栅栏上。见她手上的猫鼬没有了，于是亚当便问起它的下落。

“它从我手里挣脱了，”她答道，“消失在了灌木树篱里。”

他们在可容两辆车并排行走的宽阔马路上发现了那只猫鼬。这个小东西看上去变了，它本来是活泼而热情的，此时却没了生气。它麻木地任他们把它抱起；可是当阿拉贝拉夫人接过它时，它看上去却异常奇怪，战战兢兢地想要逃脱。亚当紧紧地抱过猫鼬，挥手跟阿拉贝拉夫人道别后，他飞快地朝着努沙山奔去。

亚当到家后，把猫鼬放进了箱子，锁上了房门。另一只猫鼬——从尼泊尔弄来的那只——也安全地待在它自己的箱子里。等他走进书

房后，纳撒尼尔爵士也随之跟了进来，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来，”他说，“是为了告诉你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卡斯沃家族的事。传说他们家族的人具有某种能让别人屈从于他们意志的能力。一些回忆录之类的著作中提到过这种事情，我只读过其中一篇人尽皆知的文章。它叫《麦西亚和它的名人》，是一百多年前以斯拉·汤姆斯写的。作者提到了当时在巴黎，埃德加·卡斯沃和梅斯梅尔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他说卡斯沃是梅斯梅尔的学生，也是他的合作伙伴，当卡斯沃离开法国时，带走了大量哲学著作和电器工具，但没见他再用过这些东西。后来他无意中告诉了一个朋友，说他已经把那些东西给了他的大儿子。当时他用的词很奇怪，说的是‘遗赠’，但到底有没有梅斯梅尔的这些遗产，人们也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这些工具丢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出现。”

这时一个仆人走了进来，告诉亚当他刚刚离开的那个上了锁的房间传出了一些奇怪的声响。他赶紧和纳撒尼尔爵士冲了出去。锁上身后的门后，亚当打开了锁有那两只猫鼬的箱子。第一个里面没有什么动静，但另一个里面却持续传来奇怪的挣扎。两只箱子都打开后，他发现制造噪声的那只尼泊尔猫鼬却立即安静了下来。另一只箱子里的猫鼬已经死了，种种迹象表明它是被勒死的！

风筝

第二天下午，四点刚过，亚当便去了麦西农场。

时钟敲响六点时他刚好到家。他看上去苍白而失落，但同时又警觉而坚定。纳撒尼尔爵士把他的这种举动归结为“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说吧！”纳撒尼尔爵士坐下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亚当，耳朵也竖了起来，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字眼。

“里拉和米米在家。沃太福有事在农场耽搁了。沃太福小姐一如

既往地热情招待了我；米米见到我也很开心。我到后不久，卡斯沃先生也来了，他一定派了人监视我。随后黑鬼也跟了过来，看他那呼吸急促的样子，应该是跑过来的——也许监视我的人就是他。卡斯沃先生倒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可他脸上那异乎寻常的无情让我很是讨厌。然而，我们相处得还算不错。他恰到好处地跟我们闲谈所有事情。黑鬼等了一会儿之后又像上次那样悄悄溜走了。卡斯沃先生的目光还是和往常一样落在了里拉身上，老实说，他的眼神既真诚又热切，而且没有一丝冒犯的意思。要不是他皱紧的眉头和坚毅的下巴，我一开始还不会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可是他的目光越来越热烈。我能看出里拉又开始坐立难安了；但是她勇敢地坚持了下去。然而，她越恐慌，卡斯沃先生的目光就越肆无忌惮。在我看来，他显然是早就做好了打一场催眠战的准备。不一会儿他朝身边使了个眼色，还悄悄地扬了扬手，当然里拉和米米都没有看到他的这一举动。很明显他是在给黑鬼信号，因为奥兰加马上就蹑手蹑脚地从敞开的大门走了进来。随后卡斯沃先生加大了眼神的力度，可怜的里拉也越来越接近崩溃的边缘。看出了堂姐的不安，于是米米走到她身边，用她的陪伴来赋予堂姐力量。这显然给卡斯沃先生出了一道难题，他的力量虽然没有减弱，却也不那么有用了。持续了一会儿之后，情况又发生了改变。阿拉贝拉夫人贸然闯了进来，不说话也不道歉。她径直走过去站到了卡斯沃先生旁边。这真像是一场战斗，坚持的时间越久，战火就烧得越旺。这些凝聚起来的力量——霸主的、白衣女人的、还有那黑鬼的——足以摧毁美国南部一整个州的人。那种力量有多可怕你应该不难想象。用体育的术语来说，这是‘殊死一搏’，他们那个组合一刻都没有松懈。而里拉已经开始不堪重负了，她面如死灰，那种苍白表示她的大脑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尽管她极力挣扎着想要勇敢面对，却还是像白杨树一样哗哗颤抖了起来，我注意到她的腿都在打战了。许多次她眼看就要昏过去了，但在对上米米的眼神之后，她又努力振作了起来。

“这时候卡斯沃先生的脸上失去了一贯的冷酷和漠然，他的眼里闪着凶狠的光。他仍然保持着古罗马人的不屈不挠，但同时又结合了一种新的北欧战士的狂暴。他的同伴仿佛也受了他的感召。阿拉贝拉夫人看上去无情而残酷，这时的她不像是人，倒像是传说中那种失去了人性的变异体。而那个黑鬼呢——我只能说那是出于您一直提醒我的自制才让我忍住了没弄死他——他就那么站在那里，面无表情，没有丝毫怜悯之心，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里拉因为极端的恐慌和无助而沉默；米米则将一切置之度外，专心致志地对付这次灵魂的争斗。至于我，铁丝网一般密集的力量让我除了眼睛和耳朵以外的一切器官都动弹不得。我们像是陷入了僵局，我隐隐感觉要发生什么事。就像是做梦一般，我看见米米的手不停地动了起来，好像在摸索什么东西，她机械地碰上了里拉的手，就在那一刻她变了。仿佛死灰复燃一般，她牢牢抓住了对方那伙人。她的脸突然亮了起来，就好像有某种神圣的光芒从里面透了出来。她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她举起右手，扑到卡斯沃前面，手臂不由自主地在他面前扇着，就好像受了某种奇怪力量的控制。她一遍又一遍重复这样的举动，每次卡斯沃先生都会被她打倒。他从门边逃走了，她又跟了出去。每一秒钟都好像有一阵鸽子的咕咕的叫声，声音还越来越响，越来越密集。这不知道从哪儿发出的声音一直伴着他跑了出去，最终在胜利的钟声里戛然而止。她好像朝着敌人丢了些什么东西，而他的双手则胡乱在脸上抹着，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大门，走进了户外的阳光里。

“突然，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能看、能听，也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那群可恶的人还在那里，由于光线的黯淡，他们就像蒙了一层面纱。我看见里拉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而米米则伸出手做了一个胜利的姿势。我从窗户里看出去时，阳光充盈了整个农场，可瞬间又被一群急速飞过的小鸟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天早上，危险才真正显现出来。北方的每个郡都收到了专家发出的大量鸟类迁徙的消息。他们通过地方和国家政府公开征集应急

措施和解决办法。

离受灾地区越近，人们的处境越是苦不堪言。一整天都只见四面八方不停地拥来各种各样的鸟儿。虽然有来的也有走的，但总体数量几乎没有改变。每只鸟都在传达着焦虑和愤怒的信息，它们扑闪的翅膀一刻都不曾停息。空气里充斥着惊惶的悸动，门窗再怎么关得严都还是隔绝不了那种声音，直到人们开始变得麻木。这声音是如此单调乏味、如此了无生趣、如此令人沮丧、如此阴郁消沉，以至于人们都盼望着能有一丝突破，哪怕再恐怖的声响都行。

到了第三天，情况愈演愈烈。看到庄稼减产，农民们开始担心储存不了食物过冬。而且这还只是魔鬼的警告，真正的噩梦还在后头，随着过往的鸟儿不断增多，大地开始光秃起来。

埃德加·卡斯沃绞尽脑汁想要摆脱困扰他和周围邻居的这场鸟疫，最后他终于回忆起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那是发生在多年前的中国，在长江的源头，人们习惯引用小支流来灌溉农田。到了收割水稻的季节，成群的烦人鸟儿总喜欢不劳而获，偷吃他们的粮食，这问题不仅困扰了当地的农民，也引起整个国家的重视。那些深受其害的农民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们做了一只大风筝，把它放到了鸟儿入侵的中心地带，这只风筝被做成了大老鹰的形状，等它飞上天后，所有的鸟儿都吓得屁滚尿流四散逃开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从那以后，只要把风筝放上天，鸟儿就不敢靠近，庄稼也就得以保存完好。于是卡斯沃吩咐他的人也去做一只巨大的风筝，并把它做成栩栩如生的老鹰的样子。完工之后他们给风筝缠上了足够的线，把它放上了天。历史又重演了一遍。风筝刚飞上天，鸟儿们就哗的一声各自逃命去了。第二天早上，风筝依然高高飘起，卡斯特·里吉斯周围再看不到任何鸟儿的踪影。但接下来的情况反而更糟糕了，所有的鸟儿都销声匿迹了，再听不到任何歌声和鸟鸣——让人心神不宁的安静取代了大自然的欢声笑语。但这远远还没有结束，沉默还遍及到了所有的动物身上。

笼罩在空气里的恐惧影响了当地所有的动物。不仅鸟儿停止了吟唱，甚至田野里的耕牛还有其他动物都默不作声了，四周一片死寂。所有的东西都陷入了无声的阴郁之中，这反倒比任何混杂的声音都更恐怖、更折磨人、更让人泄气。虔诚的人们开始不断祈祷，以求安心。不久之后有人宣称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些信号。于是那些失去了生气的男男女女的脸上又涌起了新的希望，可这光芒并未持续多久，他们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了。人们像是失去了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无声的空气也好像受了感染。

死寂的力量让人无从逃脱。一切都被影响改变了，忧郁成了此地生活的基调。欢乐像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撤走了，并且没有任何东西替代这种本能。高空里飞翔着的那只风筝就像是带来了一场魔鬼般的瘟疫，剥夺了人们所有的希望和信念。

几天之后，人们开始绝望了；他们像是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和感官系统。埃德加·卡斯沃再次冥思苦想要怎么解决这较之上次灾难更棘手的问题。他本来想毁了那只风筝，或者不再让它飞上天去；可是他刚把风筝放下来，鸟儿就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聚集了过来；卡斯特·里吉斯那些依靠庄稼养家糊口的人这下可慌了手脚。

这只神奇的风筝带来的影响真让人有些匪夷所思。就连人都未能幸免，就好像那只老鹰是真的一样。对于麦西农场的人来说，他们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怖。里拉体会最深，如果她是一只真正的鸽子，头顶上空飘着这样一只栩栩如生的风筝，那她的恐惧不言自明。

当然，被卷入这场漩涡的人都会各自关注其他人的反应，有闲情逸致的人甚至还相互做了比较。令人奇怪的是，受这场可怕的沉默影响最轻的竟是那个黑鬼。他好像根本没什么反应。应该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不够敏感和脆弱，于是人们齐心协力想要找出他如此冷漠的根本原因。亚当很快便想到他一定是得到了某种补偿，并且相信这种心理补偿应该就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于是这黑鬼才能兴致勃勃地自娱自乐。

阿拉贝拉夫人一贯的镇静使得她对这些影响了他人的烦恼之源有了免疫力。埃德加·卡斯沃是一个太过于桀骜不驯又严酷的人，他无法容忍自己跟那些无助的可怜虫相提并论，更别说更低等的动物。沃太福先生，萨尔通先生和纳撒尼尔爵士都因此事焦灼不安，一半是出于他们的善良——因为他们都见不得别人受苦，甚至对那些野生的鸟儿都会动恻隐之心——一半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家可都在关注着他们。

里拉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的脸日渐消瘦，目光也变得呆滞起来。米米看到堂姐这个样子也忧心不已，可是她也爱莫能助，只得耐心熬着日子。亚当频繁的登门拜访倒是给了她不小的安慰。

梅斯梅尔的箱子

几个星期之后，那只风筝好像变成了埃德加·卡斯沃生命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他日复一日地看着它，不知疲倦，也不腻烦。他放了一把舒服的手扶椅在塔楼顶上，整天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看着风筝，就好像一个刚刚得到梦寐以求的玩具的孩子。同时他也没有对里拉失去兴趣，还常常去麦西农场。

实际上，他对于里拉的感情，不管以前怎样，现在已经真正变成了纯粹的兽性。就好像这个男人已经丢掉了人类的天性，所有自私而粗俗的本质彻底暴露了出来。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冷酷，因为他已无须掩饰自己了。

人们眼里的埃德加此刻已经变成了病态、忧郁而沉默的代名词；大家都以为他疯了。他一门心思扑在了风筝上，不仅白天一刻不停地围着它转，就连晚上都还彻夜不眠地守在那儿，他已经为之着了魔。

卡斯沃丝毫没有放弃让风筝一直停留在空中的个人爱好。他有许许多多的线，缠绕固定在塔楼女儿墙上的转轴上面，足以支撑他的兴

趣。每天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转轴边都有一个人守着。这样高的地方常常会有大风，每到这时候风筝飞得就特别吃力，负重不堪。不久之后，这只风筝变成了卡斯特·里吉斯和周围的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埃德加甚至还打定主意赋予它人类的特性，赐予它灵魂。由于整天无所事事，他开始试着给这风筝增加各种各样的功能，并由此发现了新的乐趣——人生的新的追求——就是把从前校园男孩常玩的滑板弄到风筝上去。他找来很多圆形的纸，把中间掏空，好让风筝的线穿过去。风自然就把这些纸沿着风筝线吹了上去，不管风筝飞得多高多远，那些纸都能沾到它身上去。

最初几天埃德加·卡斯沃对这种娱乐方式还乐此不疲，消磨掉了不少时间。几百张这样的“信使”顺着风筝线飞上了天，后来他又想到，他应该在纸上写点什么，这样就能让风筝知道他的想法了。你看，他的玩具果真让他走火入魔了。他开始直接跟风筝对上了话。不可否认，坐落在山顶的塔楼的高度，永不停止的劲风，还有看久了会令人昏昏欲睡的遥远的天空，以及顺着风筝线爬上去、远到看不见的“信使”，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他的思想，让他坚信自己的想象绝对没有错，于是越发痴迷了下去。

他干的第二件让人跌破眼镜的蠢事便是想鉴别风筝的本体。卡斯特·里吉斯有很多跟他志趣相投的祖先留下的各种奇怪而有趣的东西。都是在世界各大离奇之地找来的或新或旧的人类学标本：古埃及出土的文物和木乃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的古董；古埃及、波斯和印度崇拜物的玩偶以及画像；美国印第安人的刑具；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从各地收集而来的各种各样毁灭性的武器——中国的双头铡刀、阿富汗的短弯刀、东方国家的各种砍刀、古尔卡和印度其他高山部落的阔头弯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行刺武器，甚至还有从前密西西比河流域押送奴隶的人身上带的那种刀。这些可怕的收藏物上面沾满了鲜血。

奥兰加对于这些收藏物的爱不释手都写在了脸上。他从来就没有

厌倦过参观塔楼里的这个博物馆，经常在里面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他已经完全熟悉它们的每一个细节。他请求卡斯沃先生准许他清洁、抛光和打磨它们——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很乐意。除了这些物件，还有很多让人畏惧的东西。最可怕的那种蛇的标本；热带雨林里让人毛骨悚然的大昆虫；钉满了钉子的鱼和甲壳纲动物；风干的巨型章鱼。还有一些尽管看起来无害却依然可怕的东西——干菌、捕鸟的夹子、野兽、鱼、爬行动物、还有昆虫，以及各种能够带来痛苦和灾难的机器。

除了自己收藏的那些，大部分东西卡斯沃也没有见过，这也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饶有兴致地研究起这些东西的用途、机械原理、发源地来，直到最后他对所有的东西都了如指掌。即使是那些神秘而错综复杂的东西，没发现它们的秘密之前他也决不罢手。等到他开始对这些奇怪的东西有了兴趣，想要研究它们的用法时，他便开始去各种可能存在同样东西的地方探寻。他挨个问了管家家里的废旧杂物都堆在哪里。好几个人都提到老西蒙·切斯特知道这屋里屋外所有的事情。于是，他派人马上去把切斯特带来。切斯特非常老了，差不多有九十岁的样子，年迈而体弱。他从小就在宫堡长大，侍候过好几代主人。当卡斯沃跟老切斯特提到他想要找的东西时，对方显得很有些心绪不宁。事实上，他看起来如此惶恐，以至于他的主人完全以为他偷偷藏起了什么东西，于是吩咐他立即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见到自己的秘密已经泄露，他诚惶诚恐地向卡斯沃先生一字不留地交代了出来：

“事实上……事实上，先生，我所知道的堆放在塔楼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在这儿了，除了——除了——”说到这儿他开始战栗起来——“除了埃德加先生的箱子——那是我侍候过的第一位埃德加先生——和梅斯梅尔博士分别后，他从法国把那箱子带了回来。我一直把它安全地保管在我的房间里，我现在马上去给您取来。”

“里面装的什么？”埃德加严厉地问。

“那我就知道了。还有，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旅行箱，看不出来该怎么打开。”

“没有锁么？”

“我觉得没有，先生；但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没有锁孔的。”

“把它拿过来；然后你单独来见我。”

被两个人抬着进来的旅行箱用厚厚的钢铁镶了边，但却既没有锁也没有锁孔。很快老西蒙也跟着过来了。等他走进房间后，卡斯沃先生关上了门，问：

“你是怎么打开它的？”

“我不知道，先生。”

“你是说你从来没有打开过？”

“应该这么说，尊敬的阁下。我怎么能这么做？那是我主人对我的信任。如果打开了，我就背弃了我的誓言。”

卡斯沃冷冷地哼了一声：

“很好！把它交给我吧。把门给我带上。等等——有没有人向你提到过这个东西——他们有没有说过什么？”

老西蒙霎时变得脸色苍白，他哆哆嗦嗦地把手攥到了一起。

“哦，先生，我恳请您能不能不要触碰这个东西。那口箱子里或许装着梅斯梅尔博士和我主人之间的秘密。揭开了这个秘密可能会招致不幸的后果！”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后果？”

“先生，人们都说他已经把灵魂卖给了魔鬼；我以为那个时代的所有邪恶都已经消失了。”

“会的。走吧，回你的房间待着。我有需要的时候会派人去叫你。”

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一言不发地颤抖着走了。

箱子开启

埃德加·卡斯沃独自待在角塔室里，他谨慎地锁好了门窗，还在锁孔上挂了一根代表着“请勿打扰”的手帕。他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窗户，确保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到屋内的动静，然后他才拿上放大镜认真地查看起箱子来。他发现这箱子是完整无缺的：钢铁的镶边没有一丝裂痕，整个箱子天衣无缝。他又把它翻转过来看了看，还是没发现任何破绽。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他放弃了，他锁上了角塔室的门，拔出钥匙，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天刚亮时他就起来了，又去了角塔室继续耐心地研究那口金属旅行箱。可是一整天下来之后，还是同样的结果——仍旧没能发现个所以然，这真让他头疼不已。长时间的思想负担下午便见了效，他把自己锁在角塔室里，坐在纹丝不动的箱子面前，心不在焉、无精打采又焦躁难耐。夜幕降临时，他叫管家派了两个身强力壮的人过来。按照他的吩咐，那两个人把箱子搬进了他的卧室。随后他独自在角塔室里坐到了深夜，粒米未进。他脑子里涨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处于极度的兴奋和激动之中。最后的结果是，那天夜里，他把自己锁在了卧室里，满脑子都是稀奇古怪的想法。他躺在黑夜里，还在想着那口神秘的旅行箱。

渐渐地黑暗和寂静给了他新的力量。静静地躺了数小时之后，他的头脑又清醒了。这次他不再烦恼，而是可以好好理顺自己的思路了。千百个被遗忘了的小事、对话的片段和从前人们猜测的猜测此刻通通涌进了他的脑海。他好像听到耳畔又响起了那阵熟悉的鸽子扇动羽翼的声音，他知道这都是想象的结果，但他很满意，因为他至少还能想象，这样一来他就有可能找到缠绕在他周围的谜底。而睡眠也帮了他很大忙。这次他睡得很香，整个身心都放松了下来。

像是受到了某种不容抗拒的力量驱使，他从睡梦中爬了起来，把

那口大箱子搬到了房间一角的一张大桌子上面，事先他就把桌上的一大堆书都给挪开了。做完这些他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搁在平常他肯定使不出这么大劲。可是在梦里，这好像是件挺容易的事情，那些东西在他还没碰上之前就齐齐给他让了路。忽然他感觉箱子开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冒出这种感觉。他开了门，把箱子扛在肩上，带着它去了角塔室。这时候他都还在惊叹自己的力量，不知道这股无穷的力量究竟源自哪里。他那失去了想象力的脑袋可对付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他知道那口箱子有多沉。他仿佛还能看见那两个强壮的仆人抬着它举步维艰的样子。他又将自己锁在了角塔室，把开着的箱子放在了一张桌子上，并摸黑把箱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在另一张桌子上——大部分都是金属和玻璃——大片而形状古怪。他此时的头脑十分清醒，尽管是被无形的未知力量所操控，但他却像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明白会有怎样的后果。东西都拿出来之后，他开始着手分类，把那些较大的玻璃制品都放到了一起。他的手指变得异常灵巧，而且竟也像是有了意识。随后一阵睡意袭来，他的头软软地垂了下去，眼前的世界一点点模糊了起来。

他再醒来时是第二天清晨，在他自己的床上。已经完全清醒过来的他惊奇地打量着屋内的一切。那口镶着钢铁边的、既没有锁孔也没有钥匙的大旅行箱还是纹丝不动地躺在原地，但它现在却被上了锁。他悄悄地起身去了角塔室，没有惊动任何人。角塔室里还是昨天晚上那个样子，透过窗户看出去，那只大风箏仍一如既往地飘在高空上方。他打开楼梯尽头的角门，爬上了屋顶。他面前正对的是那个绕着大圈风箏线的转轴，晨风里正在嗡嗡作响。他伸出手碰了碰风箏线，一阵悸动立即顺着他的手臂传了下来。看来昨晚并没有发生状况，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这下他可完全被弄糊涂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地走回了房间坐着。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会梦游了，不久他又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这次他睡了很长时间。他是被饿醒的，于是起身饱餐了一顿。到

了晚上，他又把自己锁在屋里倒头就睡。再醒来时他身处一片黑暗之中，茫然而不知所措。他试着在房间里摸索，身边的一大块玻璃闯进了他的眼帘。借着那道反射出来的光，他看清了那块玻璃原来是一个轮子，应该是他在睡梦中从箱子里拿出来某个机械装置的一部分。他再次在梦里打开了那口箱子，但是后面的他就想不起来了。

卡斯沃心想他的大脑应该有双重的功能，这既可以为他的秘密计划带来新的线索，也可能给他招致大灾难，于是他决定暂时就此罢手。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又转而去查看自己收藏的那些珍宝和稀有物件。他好奇地在它们中间穿梭，试着想要找出能用于他那风筝试验的东西。他已经要决定尝试更多的“滑板”了。他脑子里隐隐有一个念头：如果风筝线有如此大的牵引力的话，那它肯定也能用来把一些沉重的东西拖到风筝上去。于是他一点点地加大了附带物件的重量，直到他发现那股力量竟然是无穷的。这时他大胆地决定更进一步，把镶钢铁边的箱子里的东西拿来做实验。从他最后一次在梦里打开箱子起就没再锁上过，他还夹了一个楔子在开口处，以便随时都能打开。他检查了所有东西，先打消了用那些玻璃制品的念头。那些东西相对来说太轻了，而且又容易破碎，很危险。

于是他又四处寻找更坚固的东西，突然，有一样东西吸引了他的眼球。那是代表着人类破坏力的古埃及神贝斯的一个小型复制品，它的古怪和灵异正好合了卡斯沃的心意。他把这东西从柜子里拿出来，与体积成正比的重量让他惊叹不已。他拿过来一些有用的工具，把它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发现这是由一块磁石铸成的。他记得自己曾经在哪里读到过一篇文章，也是提到了这么一具材质相同的古埃及神，他想应该是十七世纪托马斯·布朗学士写的《普遍的谬见》。他在书房里找到了那本书，只见上面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从博学的格列夫先生那儿看到的最伟大的例子，便是在木乃伊中发现的一尊天然磁石铸成的埃及菩萨；尽管已经出土了两千多年，却依然那么引人注目。”

这尊塑像的古怪，还有它和卡斯沃的本质如此相像，这些都深深吸引了他。他用薄木材做了一个大大的圆形滑板，把那尊沉重的神像放了上去，任它随着风筝线上天。

恬不知耻的奥兰加

最近这些天阿拉贝拉夫人有些沉不住气了。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想要后半生过得舒服，她唯一的出路便是嫁个如意郎君；可现在眼看就要到手的鸭子却要飞向别人的怀抱——事实上，这只是她的一相情愿而已，那鸭子像是从来都不曾让她染指过。埃德加·卡斯沃不是一个狂热的追求者。从一开始他似乎就很难相处，自从和米米·沃太福起过冲突之后他就更加封闭了。在那件事上阿拉贝拉夫人就已经抛下一贯的骄傲，以她愿意全心全意地支持他、帮助他的方式来公开向他表白自己的感情。在那场催眠战中，当她穿过房间走到他身边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她能主动示好的极限了。可是他却没有如愿来到她身边，这让她痛苦不堪。她认为，卡斯沃竟然对她这样的女人视而不见，这简直是莫大的侮辱。她难道没有善待他那未被开化的黑蛮子仆人吗？她难道没有给他面子、在迎接他回家的宴会上露脸吗？她难道？……阿拉贝拉夫人冷静了下来，她要把所有阻碍她成为卡斯特·里吉斯女主人的事情都想个明白。同时，她还不能操之过急——她得耐心等待，她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再回到他身边。现在她对卡斯沃已经有些了解了，她猜得出他心里对里拉·沃太福的那些花花肠子。那么如此一来，她就要偷偷给卡斯沃施加压力，让他不能轻易逃避和抗拒自己。眼下最大的困难便是如何接近他。他把自己锁在了宫堡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且要是不想自毁名节的话，她也不能随便往他哪儿跑。这些问题困扰了她几天几夜。最后她才决定，唯一的办法便是公开去卡斯特·里吉斯拜访他。对于她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说，如果行动得当的话，这倒也不是件难事。如果必

要的话她可以编出一些理由。当他俩单独相处时，她再想尽办法引诱他。男人么，不都是这样，最怕麻烦和尴尬。她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

在狄安娜小树林，每天中午她都能听到卡斯特·里吉斯传来的午宴钟声，她知道那时所有的仆人都要各自回屋。那么她就趁机走进去，假装没人出来招呼她，找到他的房间去。她知道那座塔楼的隔音效果非常好，而且当他进了角塔室时，没有他的命令，仆人们都不敢去打扰他。她还发现——一半是因了望远镜的帮忙，一半是她自己的猜测——最近有好几次，他来回回地把一口沉重的箱子搬进又搬出，可每天晚上又都会把它放回角塔室里。因此她有理由相信，最近他手头上肯定一直有重要的事情要忙。

同时，卡斯特·里吉斯的另一位管家也在密谋着什么。做仆人做到了他这个位置，自然就有很多机会关注主人的私生活。奥兰加是一个聪明而狂妄的无耻之辈，他感觉周围正在上演的事情无疑对他是有利的。他十分清楚阿拉贝拉夫人对他的主人策划了一场致命的进攻，因此他一直警觉地盯着一切风吹草动。跟宫堡里的其他人一样，他也知道有一口大箱子被不断地搬进搬出，看到仆人们搬得小心翼翼的样子，他猜那里面一定装满了宝贝。于是他利用所有可能去角塔室周围打探，并万分谨慎地不让任何人发现他的身影。

于是，这个黑鬼当然就发现阿拉贝拉夫人闯了进来。正如她想的那样，除了躲在暗处的奥兰加，没有一个人发现她。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阿拉贝拉夫人身上，好像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变得警觉起来。见到她悄悄地爬上楼梯，顺着他主人的房间溜去，这让他更加确信她没安什么好心，于是加倍关注起了她的行踪。

奥兰加很失望，但他什么也没表现出来。为了避免暴露自己，他又悄无声息地下了楼，等待更有利的机会。此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口箱子里一定装的都是无价之宝，他相信阿拉贝拉夫人也是打定主意来偷它的。想到这些，奥兰加偷偷跟踪阿拉贝拉夫人回了家。他很擅

长跟踪，这次也不例外。见到她走进了狄安娜小树林的大门，他又抄小路绕了过去，在小树林深处没人能看见的地方追上了她。

阿拉贝拉夫人吓了一跳。她已经有好几天没见过这个黑鬼了，几乎都忘了还有他这么个人的存在。要是奥兰加稍微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他也应该明白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不能乱做白日梦。可他偏偏也没能逃过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幻想。他以为自己是太阳神阿波罗，能够吸引所有女人的眼球。他以为自己浑身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女人们都应该公开向他表达爱慕，并且爱他的程度还不亚于黄金海岸森林的深度。

奥兰加走到阿拉贝拉夫人身后，低沉而深情地开始倾诉他的爱慕之意。阿拉贝拉夫人本来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但此刻她却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这一切太荒谬、对比太强烈了。眼前的这个男人来自于世界上最卑劣的种族，而且还奇丑无比；可这个女人却高贵、大方而光芒四射。她觉得自己完全被侮辱了，她愤怒极了，这岂是一个讽刺了得！多亏了她那无情而残忍的天性，才使得没有毫无顾忌地对这愚蠢的畜生破口大骂，只是不屑一顾地嗤笑了一声。

奥兰加隐隐感觉到自己被羞辱了，于是立即变得狂暴不堪。他就像一个备受折磨的野兽，牙齿咬得咔咔作响，捶胸顿足地又是指天发誓又是张口骂人。阿拉贝拉夫人只得庆幸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否则还不知道他要做出怎样的过激行动——杀了她都说不定。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她极其轻蔑地说——轻视是比谩骂更伤人的方式——“你是在向我表白？你——你的爱情？”

他用点头代替了回答。她故意用的嘲讽语气就像鞭子抽打在他身上。

“你竟然敢！你——一个蛮子——一个奴隶——一个最低级最卑贱的东西！你给我小心点！你那不值钱的狗命在我眼里连老鼠和蜘蛛都比不上。别再让我看到你那张丑恶的脸，否则就别怪我无情！”

她一边说，一边掏出枪来指着他。求生的本能让他暂时忘却了自己的厚颜无耻，他努力调整了自己。他的话很短，一般就那么一两个字。在阿拉贝拉夫人看来那正是语无伦次的表现，可他用的是她听不懂的方言，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他卑贱的爱情、婚姻和妻子。女人的直觉让她从奥兰加的语调中猜出了他的意思；但是很快她就跟不上了，听不懂他后来讲的那一大堆可笑的威胁的话。他警告她说自己抓住了她的小辫子，知道她想要盗取他主人的珠宝珍藏。但如果她肯接受他，那么他愿意和她分享这些宝贝，他俩可以一起去非洲的森林里过上奢华的生活。可要是她拒绝了，那么他就要去向主人告密，那样的话，卡斯沃会鞭打她、折磨她，还要把她交给警察，等待她的说不定就只有死路一条。

战火重燃

狄安娜小树林里的那次黄昏的会面还远远没有结束，这时牵扯进来的已经不止奥兰加和阿拉贝拉夫人两人了。对奥兰加来说，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在上流社会流传开了。他的心里胀满了两种无穷无尽的激情——虚荣，以及人们称之为“爱情”的东西。离开狄安娜小树林时，他心中充满了仇恨。虚荣心被伤透后，他的贪婪和欲望又被激了起来。阿拉贝拉夫人倒是没受多大影响，毕竟她一直都是那么冷冰冰的一个人。不过此时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了要让卡斯沃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决心。她遇到的障碍、她蒙受的羞辱，都只是让她奋发向上的兴奋剂而已。

走回狄安娜小树林里她自己的房间后，她又把所有的事情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每次一想到里拉·沃太福的脸，她就觉得那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于是她写了一张便条，想了想觉得不好，于是又撕了重写，反反复复了无数次，直到垃圾桶里面一半都是她撕碎的纸。终于写到满意

了，她又重新誊了一遍，把刚才撕碎的那些谨慎地都烧毁了。她把誊好的便条塞进了信封，直接写了收信人是卡斯特·里吉斯的埃德加·卡斯沃。她派了一个马夫去送信。便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卡斯沃先生：

我想跟您说件事儿，我相信您一定会有兴趣。哪天午后您能来我家一趟吗——就三四点的样子，我们可以一起出去走走，最远不超过麦西农场，因为我想去看看里拉和米米。我们可以在农场喝杯茶。别带您的非洲仆人，我怕他的脸会吓着那两个女孩儿。毕竟，他长得并不好看，对吧？我有个好主意，保管不会辜负您的时间。

您真诚的

阿拉贝拉·马奇

第二天下午三点半，埃德加·卡斯沃来到了狄安娜小树林。阿拉贝拉夫人去门外的马路边迎接他。她可不想让仆人们发现她的秘密。他俩并肩朝着麦西农场的方向走去。快到目的地时，她扭头四处看了看，想要知道奥兰加有没有跟在身后，但他却不见踪影。卡斯沃事先就不由分说地禁止他出现——这让他更加讨厌阿拉贝拉夫人。里拉和米米都在家，看到他俩到来，两个女孩儿的表情都有些复杂。

接下来又将是一场跟之前如出一辙的灵魂争斗。然而，这次埃德加·卡斯沃只有阿拉贝拉夫人一个帮凶——奥兰加不在；可是米米也没有了亚当·萨尔通的帮忙，他们还是势均力敌。这次的意志力之争持续得更长久，双方也更坚决。卡斯沃感觉要是自己赢不了的话，那么他就只能放弃，于是他使出了吃奶的劲来准备迎战米米。等待开门的间隙，阿拉贝拉夫人凑近了卡斯沃，给他打气：

“这次你会赢。米米她毕竟只是个女人，别同情她。那是你的弱点。跟她斗争到底，打垮她、踩死她——如果有必要的话，杀了她！她挡了你的路，我也讨厌她。别把视线从她身上挪开。别去管里拉——她怕你，你已经是她的主人了。米米会试着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她堂姐身上。你可千万要小心，只要你盯着米米毫不松懈，那你就胜券

在握了。要是她的气势压住你了，那你就紧紧抓住我的，同时看着她的眼睛。要是她力量太强大，那么我就会介入进来。我会扳回局势，就算我们赢不了，你也不会出事。嘘！她们来了。”

两个女孩儿一起走到了门边。白劳的西面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响，那是低地干枯的芦苇发出的沙沙声和碎裂声。今年好像异乎寻常的干燥。强劲的东风刮走了鸟儿留下的大量毛屑，大部分都是鸽子的白壳。不仅它们翅膀的呼呼声清晰可辨，就连它们的咕咕声也随处可以听见。尽管单个鸽子能发出的声响很小，可是这么多鸽群加在一起，那声音无异于一场风暴。这突然拥入的大批鸟儿以及它们的怪异行为使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望向卡斯特·里吉斯，看塔楼顶上的那只风筝是否依然在上空飘扬。可就在这时，风筝线断了，那只大风筝飘摇而下，它本身的重量，加上空气的压力，还有强劲的东风，让那根绳子再也承受不起。

风筝的不幸给了米米新的希望。就像是对方的坚强后盾被摧毁了，那么这场斗争就相对简单得多。她内心响起了一段类似于赞美诗的旋律。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些鸟儿的声音赐予了她新的勇气，她的信念也助了她们一臂之力。在这漫长而痛苦的沉默中，任何一丝声响对于她们来说都是一种恩惠。鸟儿还在源源不断地拥进来，它们的翅膀在芦苇上不停地扑扇着，阿拉贝拉夫人脸色苍白得几乎晕倒了。

“怎么了？”她突然问道。

对于从小生长在暹罗的米米来说，这声音就像是一个耍蛇者发出来的。

埃德加·卡斯沃是第一个从风筝坠落事件中缓过来的人，不出几分钟他就恢复了镇定。米米也清醒了过来，但却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她坚信这场战争就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她相信邪不胜正。这一片白茫茫的鸽群，还套着圣科伦巴的僧衣，它们迅速越集越多。带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她骁勇地继续这场奇怪的斗争。她像是镇住了卡斯沃，但在她乘胜追击前他又赶紧扳回了局势。他又一次被她的强

壮给逼到了门边。他正要走出去时，一直紧紧盯着他的阿拉贝拉夫人拉住了他，试图阻止他的举动。然而，她的力量不够，他们两人都被轰了出去。这时，那阵让阿拉贝拉夫人心烦意乱的奇怪声音突然停住了。本能地他们都扭头看向卡斯特·里吉斯，一群工匠已经把风筝弄好了，它又重新飞上了天。

就在这时，房门开了，迈克·沃太福走了进来。所有的人都恢复了一贯的样子，因此他没有注意到有任何异常。四下里打量了一眼之后，他说：

“新拥入的那群鸟只是非洲那边鸽子的年度迁徙。他们说很快就没事了。”

米米·沃太福的第二次胜利更让埃德加·卡斯沃怒不可遏。他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催眠术上，等待下一次的完美反击。他仇恨的对象当然是米米，她居然比自己还要强大！里拉是仅次于米米的让他憎恨的人——里拉，那个善良、温柔而可爱的人，她的心里充满了对万事万物的由衷热爱——因为她衣服的颜色、她的相貌就和像圣科伦巴的那些鸽子差不多。接下来是亚当·萨尔通——他倒是和卡斯沃没什么直接的冲突。可他也是一个麻烦，一个卡斯沃极力想要摆脱的困难。那个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处事十分谨慎，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把柄。卡斯沃不了解他，正因为不了解，他就觉得害怕。

卡斯沃又恢复了坐观他那只大风筝的习惯。在他仔细地查看了房间内所有的神秘珍藏、尤其是梅斯梅尔的那口箱子之后，他就改变了先前那种监视的方式。大多数时间他都坐在塔楼顶，寻求心理安慰。视线所及范围内他的大量财产让他重拾了自信，可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委屈。他在想，自己拥有这么多别人梦寐以求但却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可他为什么还是不能称心如意呢？

于是他只能在这风筝的机械力量中找到一丝心灵的慰藉。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随时等待机会和他见面的阿拉贝拉夫人，也没

看到故意躲着他的沃太福家的姑娘们。亚当·萨尔通倒是时刻准备着应对任何对他朋友不利的事情。他去了农场，听米米讲了最近这一次意志力的斗争，但是只有一个结果。他从罗斯那里讨来了更多的猫鼬，包括一个二级眼镜王蛇杀手，走到哪儿他都把装着那只猫鼬的箱子扛着。

卡斯沃先生的风筝试验进行得很顺利。每天他都会再增加一些重量，那机器也像是通了人性，十分配合他。风筝一直高高地飘在上空。接连不断的北风将它弄到了朝南的方向。一整天，卡斯沃先生都不知疲倦地进行着他的试验。升上天的东西都是些纸啊、薄纸板啊、皮革等柔韧的东西。风筝的高度拖得线弯向一侧，因此升上天的那些东西不断地发出摇摇欲坠的声响。要是把手指放上去，你还能感觉到那断断续续的嗡嗡震动。已经完全熟悉了他的风筝以及附属物的埃德加·卡斯沃已经能够清楚地区分这种声音和鸽群制造出的蛊惑蛇的音乐了。

一天，他在梅斯梅尔的箱子里发现了一样有用的东西。那是一长圈细如发丝的电线，缠绕在一个做工精良的卷筒上。他把这电线加到了滑板上，效果十分惊人。不管这滑板有没有载东西，它都运行得非常良好。并且它足够结实也足够轻，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滑板拉回来。他试了好多次，没有一次失误。后来天色渐渐暗了，不太容易看清楚滑板上天的情况。于是他便想找一些足够结实的东西来把它固定起来。他把贝斯的塑像放了上去，四周还小心地用木腿保护好了。然后他便回了房，将这一切都忘在了脑后。

那天晚上他一直感觉很不安——不是失眠，他知道自己已经睡着了。天亮后他爬起来，像平常一样先望了一眼风筝。他发现它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于是他走到了南边。很快他又看到了那只风筝的身影，这感觉远非一个吃惊能够表达。但它现在被挪到了离塔楼更远的一边，迎着北风站着。他觉得真是太奇怪了，于是决定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由于经常出去旅行，埃德加·卡斯沃已经用惯了六分仪，在这方面他应该能算得上专家级别了。借助这六分仪和其他工具的帮助，他测出了风筝的确切方位。令他大感吃惊的是，那竟然是在狄安娜小树林。他本想把这秘密告诉阿拉贝拉夫人，可他想了想，又放弃了。理由么，他也想不清楚，但他很享受只有他一个人知晓秘密的快感。第二天早上，往窗外看时，他发现风筝又指向了麦西农场。经过证实后，他静静地坐在塔楼窗前，凝神细想着。比起其他地方来，这个方向倒让他很满意，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还是不知道。那一天他一直待在角塔室里，没有离开一步。他感觉自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某种他无法控制的力量，那股力量从哪儿来他不知道，也由不得他决定。极端无助下，他叫来一个仆人，让他马上把奥兰加叫到角塔室来。仆人却说从昨晚开始就没见过那个非洲人的身影。

即使是这样一件小事此刻都能激怒卡斯沃。但他又急于想要找人说话，于是他派人去叫了西蒙·切斯特，这个老头倒是马上就赶来了，呼吸急促而面露不快。卡斯沃吩咐他坐下，等那老头缓和下来后，他才问他有没有见过或听说过梅斯梅尔箱子里面的东西。

切斯特承认在第二任埃德加先生时期这箱子曾打开过，可是看到里面一些东西时他就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箱子又合上了。从那以后埃德加先生就再没提过此事。

当卡斯沃让他描述一下他看到的東西时，切斯特变得很激动，尽管他极力想要镇定，却还是不由得昏倒了。卡斯沃大声叫了人来给他急救。可是这个老人却怎么也醒不过来。一段时间后，医生来了。只瞟了一眼他便了解了情况。但他还是弯下身给切斯特做了仔细的全身检查。然后他站起来，声音嘶哑地说：

“很遗憾，先生，他已经走了。”

追踪

埃德加·卡斯沃的冷血人尽皆知。因此，不难理解，他因老切斯特的离世而表现出的悲伤和真诚引起了众人的惊叹。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出于主人对一个忠于职守多年的老仆的不舍。但事实上他们都错估了这个人，他们没想到，这只是他失望的自私表达——因为他失去了可以揭幕家族历史的唯一线索。现在一切都如石沉大海，成了永远的谜。卡斯沃希望更清楚完整地了解他祖先在巴黎的生活，那段经历的确足以引起任何人的好奇。

阿拉贝拉夫人也在打着小算盘。看到卡斯沃如此悲痛，她抓住了一切机会过去安慰。第一次是在切斯特死后的第二天；确切地说，应该是在这消息刚刚传入她耳朵时她就计划好了。那次的会面她表现得很到位，就连冷血的卡斯沃也不禁动容，欷歔不已。

奥兰加是唯一一个不认可她举动的人，他对阿拉贝拉夫人已经没有了一丁点儿好感。他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在他看来，除了自身的痛苦和没钱，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能令人感到悲痛的，这样一来阿拉贝拉夫人的表现在他眼里就是虚伪和欺骗。他认为这次她又来卡斯特·里吉斯，一定是想趁机偷东西，他可不能让她得逞。因此他格外留心她的一举一动。自打他推断阿拉贝拉夫人是蓄意偷盗那个珍贵的箱子后，他几乎把每个人都怀疑了一遍，并且决心把每一个疑犯都纳入自己的观察范围内。正在研究阿拉贝拉夫人的亚当自然就跟奥兰加撞到了一起。他们上演了一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

亚当一大早就带着箱子里的猫鼬出发了。他到达狄安娜小树林时，阿拉贝拉夫人正准备出发去卡斯特·里吉斯，完成她安慰大使的使命。透过窗户看到树荫中亚当的身影时，她猜到他也一定有着某些不可告人的企图，跟自己差不多。于是她飞快上了个厕所，蹑手蹑脚地出了门，利用每一处阴影掩饰好自己，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而老练的追踪者奥兰加也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但他掩饰自己的方式显然比阿拉贝拉夫人高明得多。他看见亚当的肩膀上扛着一个

神秘的箱子，他想那里面一定装着无价之宝。而鬼鬼祟祟跟在亚当身后的阿拉贝拉夫人更让他坚定了自己的猜测。现在他认定阿拉贝拉夫人是想趁机偷东西了。

亚当朝着卡斯特·里吉斯走去，奥兰加看到阿拉贝拉夫人仍悄悄地跟着。他不敢走得太近，目前他两边都是敌人，随时都可能被发现。察觉阿拉贝拉夫人是要往卡斯尔走时，他决定跟着她探个究竟。因此他没有注意到，亚当已经顺着小路分岔口走回了公路。

那天晚上，埃德加·卡斯沃睡得很不好。白天发生的惨剧还历历在目，他一刻也不能停止回想。早早起来吃了点东西之后，他坐在向阳的窗边，望着风筝，脑子里涌起了许多事。从他的房间看出去，四周的景象尽收眼底，但最吸引他的两个地方莫过于麦西农场和狄安娜小树林。

从他高高的窗户里——这高度足以成其为一个绝佳的观测点——他看见那几个追踪者的身影跃入了他的土地，不久又分道扬镳——亚当·萨尔通走了一条路，阿拉贝拉夫人和那黑人则踏上了另外一条。随后奥兰加又在树丛中消失了；但卡斯沃能看见他还在暗地里观察着。阿拉贝拉夫人谨慎地四下打量了一眼后，溜进了一道敞开的门，这时，他当然再看不到她的身影了。

然而，不久之后，他听到了一阵轻叩房门的声音，随后门缓缓地开了，他看见穿着白裙子的阿拉贝拉夫人闪身而入。

吊慰

对于阿拉贝拉夫人的突然造访，卡斯沃感到很惊讶，尽管他大可不必这样，毕竟这又不是第一次。他脸上的讶异神色远远超出了阿拉贝拉夫人的预期想象——看来她事先做足的心理准备也不管用——她呆呆地站着，同样非常吃惊。冷血如她，见惯了所有紧急状况，此刻竟也不知所措了。但她不是一个胆小鬼，尽管根本没想好要怎么开

口，她还是马上说话了：

“我来是对你近来遭受的悲痛表示慰问的。”

“悲痛？你把我弄糊涂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已经感觉到自己处于劣势了，于是踌躇着说：

“我是说那个突然死去的老人——你的，呃，老仆。”

卡斯沃的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

“嗨，他只是一个下人；自打生下来就住在我家，侍候过我家好几代人，从未离开过一步，算来现在应该已经有九十多岁了！”

“果真是一个老仆……”

卡斯沃的答话并不像他的语调一样冷漠：

“我从不干涉仆人的事。他一直留在我家只是因为他在这里待得太久了，习惯了。我猜管事也是在想，要是把他赶走的话，会引起众人的不满。”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她还如何能继续这个话题？因此她马上改变了策略——这次是她的私事了：

“很抱歉打扰你。我并不想违反常规——尽管没有约束奴隶的条例。但还是有限制……这样贸然闯进来本身就很不对，我不知道你会作何感想。”

埃德加·卡斯沃毕竟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因此他接过了话头：

“我只想说，阿拉贝拉夫人，任何时候都欢迎你来，让我家蓬荜生辉。”

她笑着回应了他的好意：

“真是太感激你了。你让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违背习俗给我带来的喜悦大过了歉意，我觉得我可以敞开心扉对你诉说任何事情。”

她立刻讲起了奥兰加以及他对于自己真诚度的奇怪猜疑。卡斯沃笑了，让她详细地说清楚。最后他的评论让她顿悟：

“我给你一条建议吧。一旦你发觉那个可恶的黑鬼有任何过失，

就一枪毙了他。自命不凡又稀奇古怪的黑鬼是这世界上最难对付的害虫之一。你最好下手利索点儿，别留后患！”

“可我怎么躲得过法律呢，卡斯沃先生？”

“嗨，法律才不会管死掉的黑鬼。多几个少几个没什么关系。对我来说那是一种解脱！”

“我担心你。”她只答了这么句，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声音温柔无比。

“好吧，”他说，“这件事就这样。无论如何，我们得摆脱其中一个！”

“我也不会比你更喜欢黑鬼，”她答道，“而且我想这事不能做得太引人注目。”说完后她换了一种言行举止，亲切地问：“那么现在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得到宽恕了？”

“是的，亲爱的夫人——如果真有什么事需要宽恕的话。”

看到她起身要走，他也随着她走向门边，很自然地陪着她下了楼。他们一起穿过门厅走到了大路上。道别之后他折身返家，她则笑着自言自语：

“好吧，这就对了。我并不觉得这个早晨虚度了。”

她缓缓地走回了狄安娜小树林。

亚当·萨尔通沿着白劳的路线走着，对这些地方又有了新的认识。他回到努沙山的家时，纳撒尼尔爵士正在用午餐。萨尔通先生一早去了沃尔索耳赴约，因此只剩纳撒尼尔爵士独自在家。吃完饭后，见到亚当有话要说，他跟着走进书房，关上了门。

他们点燃了烟斗，纳撒尼尔爵士开口了：

“我想起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跟狄安娜小树林有关——我知道那所房子有些古怪的秘密。对于我们想要弄个明白的事可能有点意义，也可能无足轻重。”

“请把您知道或怀疑的所有事都告诉我。然后给我讲讲那到底是种怎样的神秘——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历史的、科学的还是秘

密的？任何提示都将有助于我。”

“很好。我会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你；但我的思路还没有理顺，所以要是我的叙述没有条理的话你可得谅解。我猜你已经见到狄安娜小树林里的房子了？”

“只是看到了外观；但它已经刻在了我的脑海，您说吧，我可以把您提到的每一处景象都跟我的记忆结合起来。”

“这所房子很古老——也许是诺曼时期第一所可以被称之为房子的东西。它也可能翻新过——次数可能还不少。自从麦西亚成为王国那时起就有了这房子——我并不认为它的地基可以撑到诺曼征服之后。许多年前，当我还是麦西亚考古社团的主席时，我曾到那个地方仔细察看过。那时候这房子还是属于马克上将的。他把房子里里外外翻修了一遍，改成了新房，地基非常牢固——他们像是有意把它弄成一个堡垒，地底下还有许多房间，其中一间与众不同的屋子给我印象很深。这间房非常大，但它的水泥砖石结构却不能仅仅用大来形容。房间的正中是一口地下井，井口和地面平行。没有轱辘，没有绳索，没有任何汲水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诺曼时期有很多很深的井，取水都是靠破旧的碎布绳子完成的；伍德赫尔的井都差不多有一千英尺深。一般我们也都有一个巨大幽深的井孔。房间的门很大，门锁几乎有一英尺见方。显然这是在刻意保护某人或者说某些东西；但那个时候从未听说有人被准许进入，哪怕只是看看这间房。我猜这个井孔就是那条白色大虫来去的必经之路。那时我本来是想自己出钱好好地研究一番——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甚至想开凿那口井——但我的建议却遭到人们的一致反对。因此我就没有继续下去，渐渐地人们淡忘了这件事情——就连我也忘了。”

“先生，您记不记得，”亚当问道，“埋有井孔的那间房是什么样的？有家具——或者说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吗？”

“我只记得那里有道绿色的光——非常阴暗，非常模糊——是从井里发出来的。那不是一道固定的光，断断续续而且间隔不一致——

跟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同。”

“那您还记得您是怎么进到那间房的吗？外面有没有一扇单独的门，或者里面有没有任何通往那间房的屋子或通道？”

“我想里面应该有些房间有路。我记得我沿着陡峭的台阶往上走了一段；路面十分光滑，应该是长期被往来的东西磨平了，我几乎都站不稳。有一次我脚下一滑，差点失足跌进井里。”

“那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不对的——比如说，奇怪的气味？”

“奇怪的气味——对了！就像船底的污水和沼泽的恶臭。真令人恶心，出来后我差点就要吐了。我要好好想一下，看能不能记起更多。”

“那么，先生，可能早些时候您可以把想到的一切告诉我。”

“我很乐意，亚当。要是晚餐后你叔叔还没有回来，我就来书房找你，继续我们这个有意思的话题。”

小树林的秘密

那天下午亚当决定出去小小地探察一番。当他穿过狄安娜小树林门外的树丛时，那个非洲人的脸在他眼前一闪而过。于是他猫着腰走进了低矮的灌木丛，顺着跟房子平行的林荫道前行。四周没有任何工匠和仆人，这让他很是欣慰，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无须担心阿拉贝拉夫人的人会发现他的踪迹。借着浓密树丛的掩护，他走近了房子，并沿着那儿走了一圈。很快他便发现了敌情，在房子的尽头，靠近临悬崖的岩石上，他看见奥兰加蹲伏在一棵大橡树的树干之后。这个男人太过专注于监视别人，竟连暴露了自己也不察觉。这倒正中了亚当的下怀，这样一来他便可以随意观察了。

尽管这里的树大多很小，但浓密的树丛还是投射了一片很大的阴影，因此那个非洲人埋伏的陡峭斜坡几乎完全处于黑暗之中。亚当尽可能地靠近，他惊讶地看见前面地面上出现了一点光线；当他意识到

那是什么时，他更加坚定了继续搜寻下去的决心。那个黑人的手中提着一盏黑色的灯笼，照着陡峭的斜坡。借着灯光，他看到了几步石梯子，尽头是低处一道厚重的铁门，正对着房子的一边。所有从纳撒尼尔爵士那里听来的怪事，以及他自己留意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此刻都涌入了他的脑海，搅得他不得安宁。本能地他在一棵粗壮的橡树茎秆后找了个藏身之处，静观事态的发展。

不久之后那个非洲人的意图就明显表现了出来，他正企图找出那扇门背后隐藏的东西。看起来没有任何办法透视进去，因为那扇门跟石板契合得天衣无缝。只有门上的大石头中有一个小孔，可以容许光线进入。但这个孔太高了，从地面上根本看不到。奥兰加踮着脚尖站到临近的最高点，努力擎着灯笼，沿着门的四周照射了一番，试图找到别的小孔或者金属的裂缝。失败之后，他从灌木丛中捡起了一块木板，把它斜靠在门顶上，身手矫健地爬了上去。但这也不足以让他够得着那个窗孔，甚至灯笼的光线都投不进去，于是他又滑了下来，把木板放回了原地。随后他把自己藏在铁门外等待着，看起来他不等到有人来是不会罢休的。不久之后阿拉贝拉夫人无声地穿过树荫走了过来。看到她走近，奥兰加站了起来，低着嗓子说道：

“我想见您，夫人——马上，就我俩。”

“你想干什么？”

“您心里清楚，夫人；我告诉过您了。”

她扭过头直直地看着他，眼睛散发着祖母绿的光芒。

“得了吧。要是你想对我说些什么敏感的话题，你可以来这里见我，就在这儿，七点钟。”

他没有回答，只是交叉着手臂，俯身直到前额触地。随后才站起来缓缓地离开了。

亚当·萨尔通藏在树茎后面看着，纳闷儿着，几分钟过后他离开了那个地方，朝着努沙山的家走去，他决定七点再回来。

快到七点时亚当悄悄溜出了家门，抄小路走到了狄安娜小树林。

这个地方看起来安静而荒芜，因此他躲到了此前奥兰加的藏身之所。他等待着，保持着绝对的安静，最后他看到了一道白色的光无声地从眼前闪过。认出那是阿拉贝拉夫人裙子的颜色时他一点也不惊讶。她面朝着铁门等待着。不久之后奥兰加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走向她。亚当惊奇地看到他的肩上竟扛着那个装着猫鼬的箱子。他当然不知道有人在看着他，更不会想到那个人还是他手上财产的主人。

尽管他脚步很轻，阿拉贝拉夫人还是听到了，她转过了头看着他。黑暗中很难看清他的样子，跟平常一样，除了领子和袖口，他全身都是黑色的。阿拉贝拉夫人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抢劫我，还是谋杀我？”

“都不是，我是来贿赂您的！”

这让她感觉到了一丝凉意，她试图转变说话的语调：

“你肩上扛的是棺材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你不必浪费时间了。它可装不下我。”

当黑人察觉到自己被嘲笑时，他体内的凶猛残暴全都会被激发出来；这个男人表现得还算好的：

“这不是给任何人的棺材。这箱子是给您的。我拿来贿赂您的！”

她还是急于避开这个话题，她想他一定是疯了，于是又努力岔开他的话题：

“这就是你想见我的原因？”他点了点头。“那么走到另一扇门去。当心点儿。我可不想被人看见和你这样的，呃——黑鬼说话！”

她有意用了这个词，她希望以此转移他的注意力。无论怎样，这都能让他保持安静。暗夜里她看不清黑人脸上愤怒的表情，然而，凸出的眼珠和紧咬的牙关即使在黑暗里也不难辨认，那是生气的标志。她朝着右边房子的角落走去。奥兰加正想跟上去，却被她扬手制止了：

“不，不是那扇门，”她说，“那不是给黑鬼走的。你应该走

另一扇门！”

阿拉贝拉夫人把一把小钥匙挂在了表链上，走到了一扇小门前，弯下腰，绕过屋角顺着山顶的边缘往下走了几步。遵照她的吩咐，奥兰加回到了铁门。亚当仔细地看他肩上的猫鼬箱子，很欣慰它还没有被动过。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背心口袋里的钥匙。奥兰加走出视线之后，亚当飞快地追上了阿拉贝拉夫人的身影。

摆脱奥兰加

就在亚当快要触上她肩膀时，阿拉贝拉夫人猛地扭过了头。

“给我一分钟，我就说几句话。你最好别信那个黑鬼！”他凑近她耳旁说道。

她的回答简单干脆：

“我不会。”

“有备无患。我希望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了保护你。你为什么不信任他？”

“朋友，你根本想不到那个人有多厚颜无耻。你相信吗，他居然想叫我嫁给他！”

“太荒谬了！”亚当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没错，他还想用从卡斯沃先生那儿偷来的一箱子珠宝贿赂我——至少他认为那是一箱子珠宝。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呢，萨尔通先生？”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肩上的箱子？那是我的。我去吃午饭时把它留在了军械库。他一定是在那时候爬进去把它偷了出来。很明显他以为那是一箱子宝贝。”

“就是他干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亚当问。

“不久前他说要把那箱子给我——这是为了让我接受他的另一项

贿赂。呸！我都不好意思给你说。这个畜生！”

在他们说话的间隙，阿拉贝拉夫人打开了门。这是一扇窄小的铁门，做工很好，开关很容易且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屋内一片漆黑；但是她却行走自如。至于亚当，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绿色光线刚好可以让他看见那段上行的宽阔石阶梯；而阿拉贝拉夫人在关上身后的门之后，不小心摔倒在了台阶上。一时间屋内又是一片漆黑，但很快那道昏黄的绿光又出现了，借着这道光亚当能看清房间里陈设的轮廓。通往另一间大屋的还有一扇铁门，和之前看到的那扇差不多，高度也相当，墙面都是由大块的石头做成的，房间四面结合得很好，看上去就像是只有一个光滑的表面。从外表来看，这房间应该是曾经被打磨过的。对面尽头还有一道光滑如墙面的铁门，很宽敞，但并不高。门上有一个小孔，那里的光线更为明亮一些。

阿拉贝拉夫人从腰带上解下另一把小钥匙，插进那把大锁的锁孔。这道门同样做得很好，钥匙伸进去，再拔出来，门打开了，却没有一丝声响。石梯外面站着奥兰加，肩上还扛着那个装着猫鼬的箱子。阿拉贝拉夫人往边上稍微让了让，那个非洲人把她的这一举动视作了邀请，于是谄媚地走了进来。跨进门的那一刻他飞快地扫视了四周一眼。

“这里好多死尸的味道——死了这么多人。这么多死尸。很好，很好！”

他耸起鼻子朝四周闻了闻，像是很享受这种腐败的味道。他的言行举止如此令人反感，亚当本能地摸向了身上那把左轮手枪，当他手指抠到扳机时才松了一口气。他随时做好了对付任何突发状况的准备。

黑鬼有大把的机会享受这种味道，因为那散发着恶臭的井口正好就在他眼前，这味道差点让亚当昏厥，但阿拉贝拉夫人却像个没事人。这气味和亚当此前闻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不是战地医院的污水，不是屠宰场的味道，也不是解剖室的垃圾。和这些气味不一样，

但又有点雷同，就好像是发酵的化学废物和淹死了大量老鼠的臭气熏天的船底污水。

令黑鬼没有想到的是，屋内居然还有一个人——亚当·萨尔通！他拔出枪朝着亚当打了过去，还好亚当躲过了。亚当本身是个反应敏捷的枪手，这次是因为他思想开了小差，没有准备好。但他很快奋起反击，他可不是一个胆小鬼。下一秒钟这两个男人都各自拿着了枪指着对方。他们旁边是那口黑井，深不可测的井里散发出来的是令人窒息的可怕臭气。

亚当和奥兰加手里都有枪；阿拉贝拉夫人却没有，或许她才是为这次枪击准备得最充分的一个。她猛地滑向前，企图抓住那个非洲人；但他逃脱了，险些掉进那口神秘的井里。他摇晃着站稳之后，掉转头朝着她开了枪。亚当本能地躲开了这次攻击；两个人互相拽着，在井口边缘晃晃悠悠地打斗。

阿拉贝拉夫人此时愤怒极了，她恨透了奥兰加。于是她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伸出双手，正要抓住他时，奥兰加肩上的箱子打开了——那是里面的一股力量促使箱子打开的——眼镜蛇杀手呼啸而出扑向了她，那种势不可当的凶狠难以用言语描述。就在它抓上了她的喉咙时，她也紧紧地抓住了它，再一用劲，猫鼬就像纸那样被撕成了两半。这股力量想必十分惊人。一时间，它的鲜血和着五脏六腑一起喷了出来，掉进了井里。随后，阿拉贝拉夫人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了奥兰加，拉着他一起跳进了井里面。

亚当看见了一束盘旋的光线，红的绿的混杂，就在它往井里掉时，一双绿色的眼睛显得尤为醒目，它们以可怕的速度缓缓下沉着，不久之后便消失不见，只留下一道越来越清晰的绿光。而当那道光也沉入了恶臭的井中时，一声尖厉的惨叫传了出来，惊得亚当血液都快凝固了——那是一阵好似永无止境的惨叫，混合着痛苦和恐惧。

亚当·萨尔通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可怕的时刻。那口埋葬了无数人的井所散发出的阴森气息密布了他周围的空气，传达着地狱的信号。

那个非洲黑鬼的命运、他因恐惧而变得惨白的黝黑脸庞，以及他那血石一般翻白的眼珠，无不显示出他的无助和绝望。那道神秘的绿光本身也充斥着恐怖的气息。夹杂在绿光中的还有一声声尖叫，从那深不可测的井里传了出来，井口边还洒着斑斑血迹。就连那个勇敢的小猫鼬死相都是如此残忍恐怖，就像那股力量不是人类发出的，而是深坑里的恶魔给出的致命一击。亚当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他迫切地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这时那道绿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黑暗铺天盖地而来——他永远也忘不了这场经历。

他慌不择路地往前冲，滑倒在石阶上一堆黏糊的、闻起来像血一样刺鼻的东西上面，他爬起来继续跌跌撞撞地扑向前，终于找到了回内屋的路。

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一袭白衣的阿拉贝拉夫人从他刚刚进来的窄小门边一闪而过，她的脸上、手上、喉咙上满是血迹。但她的表情却是镇定而从容不迫的，就好像这一切根本没发生过。

暗处的敌人

亚当·萨尔通在回努沙山之前先四处走了走，透了透气；他觉得这样做可能会好一点，不仅有助于缓解他紧绷的神经，还可以让他理清思绪，回去之后好与纳撒尼尔爵士商量这事。他有点不敢给他叔叔讲，因为这件事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设想，他不敢肯定那个老绅士听了之后会作何感想。萨尔通先生一定会因为被置身事外而大为光火，尤其这事情还是这两个和他同住一屋的人密谋进行的。听到管家说他叔叔早前拍来一封电报，说有点生意上的事情要在沃尔索耳逗留一晚，第二天中午之前再赶回来时，亚当长长地舒了口气。

亚当散完步走回家，发现纳撒尼尔爵士已经上床了。于是他只字未提，决定第二天一早再给他讲发生的事，这些问题可都需要极其严肃地对待。

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他睡得很好，清晨醒来时，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女仆给他送来了早茶，顺带把信箱里的信也拿了过来。那是阿拉贝拉夫人写的，显然她是想让他对前一晚的事守口如瓶。

他把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直到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亲爱的萨尔通先生：

我一直睡不着，于是给你写了这封信，希望你不会介意我不合时宜的打扰。事实上，要是我说得太多或者刻意隐瞒了什么的话，也还得请你谅解，你要相信我的初衷是好的。对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我心里真是乱成了一团。我发现我甚至连笔都握不住，手一直止不住地颤抖，一想到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那一幕，我就惊恐不已。同时我也为自己给你带来的恐惧懊恼不已。我诚恳地请求你原谅，希望你不会责怪我。我相信你做得得到——因为我们共同经历了那样一场险境——那是死亡的痛苦，我想我们可以算得上出生入死的朋友了，因此我信任你、依赖你，并且确信你对我也会报以同情和怜悯之心。我真的得谢谢你的无私、你的信任和危难之中向我伸出的慷慨援助之手。那个可怕的男人——现在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他站在我跟前。他那张黝黑丑恶的脸带走了我记忆中所有的阳光和欢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跌进井里时那邪恶的眼神。我想得越多，就越发确信这整件事他其实是早有预谋——当然，他的死除外。

可能你注意过我常常戴着一条皮草围脖。那是我最值钱的宝贝之一——一条镶满了宝石的貂皮。每次那个黑鬼看到我这条貂皮时，眼神都会变得异常贪婪。不幸的是，昨天我又戴了这条貂皮。可能这就是招致那个可怜虫悲惨命运的根源。在井的边缘，他把我的貂皮围脖扯了下去——那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眼。他掉进井里后，我赶紧冲出了铁门。当我听到他那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时，心里的痛快真是难以言表，让我暂时忘却了刚刚承受的痛苦和恐惧。

当我从那黑鬼的手中挣脱出来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自由！不仅是因为我摆脱了那恶臭的牢笼，还有他这丑陋的魔

鬼。只要我还活着，我都会感激你帮我得来的自由。女人有时也应该学会表达谢意，否则这沉沉的情意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又总喜欢感激别人的小女孩儿；我是一个明事理的女人，生命能够给予我们的有好也有坏，这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什么是应该爱，什么是应该放弃的。但我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任何不幸。我还会像从前那样独自活下去，在苦痛和纠缠的记忆中度过余生。同时，我要尽快离开狄安娜小树林。早上我就出发，先去镇上住一个礼拜——我不能待得太久，我得去那边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我想，那一周繁忙的伦敦生活以及周围众多的平凡人事，可能会帮我减轻痛苦——我可不敢奢望这会让我的记忆完全磨灭。当我可以安然入睡时——我希望一两天之后就能做到——我会回来，勇敢地面对这可能会伴随我终生的一切。

要是我回来之后能见到你，那我一定会很开心——或者更早，要是我能有幸邀请你来伦敦的话。我会住在梅菲尔酒店。在那个繁华的地方，我们或许可以遗忘共同经历的那些都不愿再提起的回忆。就此搁笔。还有，再次谢谢你，谢谢你的善良和体贴。

阿拉贝拉·马奇

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让亚当吃了一惊，但他决定在没想清楚之前，对纳撒尼尔爵士绝口不提此事。早餐时亚当见到了纳撒尼尔爵士，令他欣喜的是，此时他的思维已经很清晰了。他不仅把发生的一切在脑子里理了一遍，甚至还可以根据那些细节各自的价值来整理它们。早餐是安安静静度过的，因此它毫不影响思想的进程。

门一关上，纳撒尼尔爵士就开口了：

“我看出来了，亚当，有事情发生了，你有很多要跟我说的吧。”

“确实如此，先生。我想我最好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您——从我昨天和您分别之后说起。”

于是亚当详细地给他讲了前一晚发生的所有事。他叙述得很谨

慎，万分注意避免因个人的观点而给事情添油加醋，或是拿那些他也未能完全理解的东西误导纳撒尼尔爵士。一开始，纳撒尼尔爵士本来还想问些问题，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亚当的叙述不解自明。打那以后，他就只是时不时地飞快瞄上亚当一眼，或是伸手做出默认的动作，以此来强调亚当思路的准确度而又不至于打断他。直到最后亚当住了口，显然关于这个故事他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可这年长的纳撒尼尔爵士还是没有作任何评论。就连亚当从兜里掏出阿拉贝拉夫人的信，明摆着要开始念时，他也一言不发。最终，亚当把信折好放进信封收了起来，像是在暗示他的任务完成了，老爵士才一边仔细地往小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一边说：

“我亲爱的亚当，你叙述得棒极了。我相信我俩都有很强的推理能力，最好我们能交流一下彼此的意见。让我们互相发问吧；我毫不怀疑我们的能力加在一起，会得出了了不起的结论。”

“您先开始吧，先生。您经验这么丰富，可以帮我驱散很多信里的迷雾。”

“但愿如此，我的孩子。首先，我得说，阿拉贝拉夫人的信有很多讲得很直白的——当然也有很多没道破的东西。但在我得出结论之前，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亚当，你是真心爱阿拉贝拉夫人，全心全意地爱吗？”

他的同伴马上作出了回答，回答的时候他们都直直地看着对方的眼睛：

“先生，阿拉贝拉夫人的确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能和她见面——跟她说话——甚至能跟她小小地调一下情——我觉得这都是无比的荣幸。但是如果您问我是不是爱上了她，那么我可以果断地回答您‘不，我没有！’——等我把原因告诉您，您就会明白了。详细的情况我们改日再谈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不能现在就告诉我？这有助于我们扫清眼前的障碍。”

“当然，先生。我的理由就是，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我懂了。衷心地为你祝福，并且，我还要祝贺你！”

“谢谢。但现在还没到祝贺我的时候——那位小姐甚至都还不知道我的心意。事实上，在此之前，我自己都不敢确定我的感情。”

“亚当，适当的时候你会告诉我那位小姐是谁吧？”

亚当甜蜜地笑了：

“我一刻也等不了了。先生，我迫不及待想要和您分享我的秘密。我深爱的那个女人，我一生的幸福所依，就是米米·沃太福！”

“那么，我亲爱的亚当，我也迫不及待地祝贺你。她是那么迷人美丽的年轻小姐。我没有见过哪一个女孩儿像她那样，把勇敢、坚强、温柔和甜美结合得如此美妙。我真诚地祝贺你。我想现在我再问你是否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位小姐，你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吧？”

“对，十分肯定；先生，现在可以换我问您了吗？”

“当然！我那样问是因为在我看来，我的问题可能会让你很痛苦。”

“不仅仅是因为我爱米米，我还有理由证明阿拉贝拉夫人有一个死敌。”亚当接过了话头。

“她的死敌？”

“是的。一个下定决心要毁掉她的寡廉鲜耻的敌人。”

纳撒尼尔爵士走到门边，朝外看了看，又退了回来，小心地锁好了门。

新陈代谢

“我看起来严肃吗？”纳撒尼尔爵士再进来时突兀地问了这么一句。

“非常严肃，先生。”

“当我们第一次碰到棘手的问题时，都不能考虑得面面俱到。我

们接触过抢劫，甚至谋杀，但这次的情形却比有史以来所有的犯罪类型都更为糟糕——这是一个可怕的秘密，一个没有止境的无底洞——它有着让人闻风丧胆的力量，那种力量来源于另一个全然不同于今日的世界。我们又回到了迷信的时代——那个龙在泥浆里厮杀的年代。我们得无所畏惧——别害怕任何结论，无论它听起来有多荒谬多不可能。生与死就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还有那些我们爱的人。记住，我就指望你了，希望你也能同样信任我。”

“我会的，我将毫无保留地信任您。”

“那么，”纳撒尼尔爵士说，“让我们好好想想这件事，无论它看起来有多恐怖都别害怕。你所讲的进入狄安娜小树林之后的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问题吧？”

“我想是的。当然有一些小地方我可能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可以保证大体的情节是准确无误的。”

“你确定你看到阿拉贝拉夫人掐住了那黑鬼的脖子，把他一起拖到了井里？”

“十分肯定，先生，要不然我都过去帮她了。”

“那么，现在我们有两种说法，一是你的亲眼所见，一是阿拉贝拉夫人在信里提到的。这两种说法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得出你们其中的一个在撒谎。”

“很明显，先生。”

“那么阿拉贝拉夫人就是骗子！”

“很明显——因为我没有撒谎。”

“如此说来，我们就得找出她撒谎的原因。奥兰加对她来说构不成任何威胁，再说现在他也死了。因此唯一的理由便是她想让某人相信她是清白的。这个‘某人’肯定也不会是你，因为你目睹了一切。在场的除了你们三个没有其他人，那么一定还有谁没来。”

“这的确无可厚非，先生。”

“只有一个人是她想要保留好印象的，那就是埃德加·卡斯沃。”

他是唯一一个合她心意的人。她的谎言针对的是那个非洲人的猝死。很明显她想让人以为他掉进井里完全是自己的原因，和她无关。我并不认为她是想向你解释这一点，因为你是证人；但如果她考虑的是以后这故事传出去的版本，那么先拉拢你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决定。”

“说得对！”

“那么她说的谎应该就不止这一个。还有，比如说，镶满珠宝的貂皮围脖。她撒这个谎的理由应该就是为了转移我们对于房间内，尤其是井里出现的绿光的注意力。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知道那道绿光就是一条大蛇的眼睛，照人们的说法来看，那条蛇应该还住在那口井里。这样说来阿拉贝拉夫人就是企图让我们相信狄安娜小树林里没有蛇。在我看来，我可不会相信一个有撒谎前科的骗子的话；不管怎么说，骗子就是骗子。一旦某人被打上了骗子的记号，那么他说的任何话都不会有人相信。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由于她说那里没有蛇，那么我们就应该找一条出来——我们得抱着能找到的希望。

“我先插两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住在德贝郡，那是一个以山洞而闻名全英国的郡。所有的山洞我都去过，每一个拐弯我都能悉数讲出来；其他一些诸如肯塔基州、法国、德国等许多地方的山洞我都很熟——这些山洞开口都很窄，里面却深不可测，而且越往下走越窄，有的甚至还没有回头路，对于勇猛无畏的探险者来说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宝。在匹克山的一些洞穴里，我听说其中的一些小通道在远古时期是用作诸如大蛇之类的动物巢穴。这些洞穴跟普通的没什么两样，地质结构都相同——都是地壳的裂缝或断层形成的——此后的一段时期那些怪兽就盘踞了进来。当然，最开始一段时间洞穴里可能都是水，但它们都及时找到了宜居之处。

“这又让我们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一个常人更难理解和接受的结论——它们是否发生过异常的进化？新陈代谢的学说让我们接受了基于智力或道德基础上的结构变化。我们可能倾向于这样一种信念：巨型动物的力量可以作为一切变化的根基。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说远

古时期怪兽的力量能够存活几千年也不为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生物的智慧能否单独开发和增长。

“毕竟，中世纪的点金术说能使金刚变形的信仰，跟改变生物活组织的新陈代谢这一理论大同小异。处于你我这样的调查研究时期，我们拿科学作为一切奇迹之本，无论结论看起来怎样的不可思议，我们都不能一口否决。

“我们假定早期有一个怪兽——一条成年的龙——差不多有几千岁的年龄，偶然被某人发现——是谁发现的并不重要——有一个尚未被开发的大脑。假定这怪兽是一个力量反常的庞然大物，假定它被允许待在某个地方，远离外界的纷扰；那么，在时间的进程中，这种生物最初的智力还能不能得以发展？应该不会不可能；这只是再自然不过的进化过程。一开始，动物的本能仅仅局限于营养吸收、自我保护和繁衍物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越来越复杂的生命需求，力量就应运而生。我们一直习惯于笼统地看待生长的问题，但没有任何教条主义的自然界也可能会同样集中起来看事情。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生物可能会以任何给定的形式扩张。现在，任何物种都有得失，这已经成为了科学定律；你在某个方面得到了，另一个方面就会失去。可能自然母亲并不是故意要既鼓励增长又鼓励减少——这种力量不会思考，没有灵魂，没有道德观，因此也就没有接受的义务。蛇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它是冷血动物，能避开很多可以削弱和限制恒温动物的诱惑。例如，兰卜登蠕虫——要是真有这样的存在——能够自我扩张到极限的话，我们还能想象出比这种生物更邪恶的吗？这样的怪兽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现在这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我们考虑周到，要想有效的利用这些知识，我们就得做到精确。迟些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应该会更好，你说呢？”

“我同意，先生。我现在脑子里已经是一片混乱了，我得好好想想您说的，努力消化它们。”

两个人稍事休息之后看起来都好得多了，下午他们再见面时，彼

此都想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亚当的性格较之他那年长的朋友更激进一点，他很欣喜地发现他们很快就将谈话引至了一个切合实际的趋势。纳撒尼尔爵士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用他那一贯的外交方式将话题又转了回来：

“告诉我，亚当，关于我们的谈话，你有什么想法？”

“整个困难都已经假定成形了；但还有一些我最初没能想到的附加的危险。”

“成什么形？附加的危险又是什么？我不是和你争，只是想跟上你的思路——”

于是亚当接着说：

“过去，在世界的早期，这里有许多巨大的、可以存活几千年的怪兽。有些甚至还活到了公元后。随着时间的进程，它们的智力也会渐增。要是它们一直这样发展的话，就连最基本的脑部发育，都会将它们变成这世上最危险的东西。传说它们中的一个住在东方的马奇，就在狄安娜小树林的洞穴里，也就是被称之为白虫之穴的那个地方。这种生物应该可以变大变小。可能它们还会长出一些和人类有些相似的东西。阿拉贝拉·马奇夫人就有着蛇的天性。她犯的罪我们都清楚。她保留了自身的一些力量——黑暗之中也能看到——并且有一双蛇的眼睛。她利用了那个黑鬼，然后又把他拖进蛇坑，淹死在沼泽里；她是铁了心要邪恶下去，她恨那些我们爱的人。结果……”

“对，结果呢？”

“首先，米米·沃太福很快会被带走——然后——”

“说下去！”

“那个怪兽会被摧毁。”

“好极了！这就是真正的结论，勇敢的结论。无论付出任何代价，我们都要去试。”

“马上？”

“很快了。那个生物的存在就是一个威胁。她一旦在附近出现，

就会有危险。”

这样说时，纳撒尼尔爵士紧抿着双唇，眉头皱到了一起。无疑他赞同这决心，也已经准备着手计划了。但他是一个通晓法律和外交手段的上了年纪的人。对他来说，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因此在没有考虑全面、准备妥当的情况下让他染指一件无可挽回的事，这可真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都得考虑到，因为这不仅关乎人命，即使只是披着人皮的怪物，还要考虑到财产问题。阿拉贝拉夫人，不管她是人、是蛇还是魔鬼，按照英国法律，她都拥有她居住地的所有权。在法律范围内做了错事是会受到严惩的，所有这一切的难题都得避开，为萨尔通先生，也为亚当，最重要的，是为米米·沃太福着想。

在他再次开口之前，纳撒尼尔爵士下定决心推迟行动，直到天时地利之日再做也不迟——毕竟，他们还存在很多疑问和难题。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时，亚当一开始还以为他动摇了，或者“害怕”尽这个责任。但他对纳撒尼尔爵士的敬意是如此深厚，没有纳撒尼尔爵士的同意，他不会行动，甚至不会对任何性命攸关的问题下结论。

他走过去附在纳撒尼尔爵士耳边悄悄说道：

“解决了那些令我们困惑的疑点之后，就准备战斗吧，我们要除掉那个可怕的威胁。同时，我们还得等到晚上再讨论——我听到我叔叔的脚步声在门厅回响了。”

纳撒尼尔爵士点头同意了。

绿光

那天晚上，等老萨尔通先生就寝后，亚当和纳撒尼尔爵士又相约去了书房。努沙山一切正常，他们知道不会有任何状况打扰他们的谈话。

雪茄燃起来后，纳撒尼尔爵士开口了：

“亚当，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有所退缩或改变。我会坚持到最后一刻——无论结局有多苦痛。我保证，我第一关注的就是要保护米米·沃太福。亲爱的孩子，事实上，我们所有牵涉进来的人都同样危险。井里的那个半兽人憎恨我们，企图毁掉我们所有人——你和我肯定是逃不过的，或许还有你叔叔。今晚我特别想跟你谈谈这事，因为我老觉得那个时刻就快到来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向你叔叔和盘托出。得让他警觉起来，他现在可能都已经被打上了死亡的标记，我们只能把实情告诉他。”

“我听您的，先生。自从我们决定瞒着他以后事情就都变了。我们本来是一片好意，想照顾他的情绪，但现在看来这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有义务不再对他瞒下去，我也毫不怀疑他会愿意和我们并肩作战。但还有一件事我们得记住，我们是他的客人；他的名字、他的荣誉，以及他的安全我们都要考虑。”

“一切就按你说的办，亚当。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又不能毫无准备地去刺杀阿拉贝拉夫人。我们得把一切都策划好，等待合适的时机。”

“在我看来，先生，眼下我们正处于一个极端紧张的境地。我们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从哪儿开始，我从未想过和一个上古时代的怪兽交手会如此复杂。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女人，她拥有的是女人的智慧和思维，以及妓女的无情，她还有恐龙的力量和坚固。由此我们看得出敌我力量的悬殊。而且这个无耻的对手还不会暴露自己！”

“说的是——但是作为女人，她或许高估了自己。亚当，我现在觉得，我们要与这个女人斗争，保护自己和他人，那么我们就得利用男性的力量来与之对抗。最好我们先去睡一觉。她是晚上出没的东西，说不定黑夜能给我们些灵感。”

于是他们都回房睡觉去了。

天刚蒙蒙亮时，亚当就来敲纳撒尼尔爵士的门了，听到吩咐后他进了屋。他手上拿着好几封信。纳撒尼尔爵士从床上坐了起来：

“怎么？”

“我想给您念几封信，当然，我要先征求您的同意。实际上——”他害羞地一笑——“我还有些想法，但是没有您的同意我不会行动的。”

“说吧！”纳撒尼尔爵士善意地说，“都告诉我，我会同意的，并且还会不遗余力地给你提供帮助。”

于是亚当接着说道：

“当我告诉您我得出的结论时，首先提到的就是米米·沃太福为了自身的安全，应该马上撤离——还有那个恶毒的怪兽应该尽快被消灭。”

“对，没错。”

“要把这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有一样准备工作是必不可缺的——米米需要一个能够保护她的人，这个人还必须得到大家的公认。如此一来，最为合适的保护神就是婚姻！”

纳撒尼尔爵士慈爱地笑了：

“结婚，需要有一个丈夫。最合适的人选也就是你了。”

“没错，没错。”

“这桩婚姻要越快越好，还得私底下进行——至少，除了我们几个，不能再让外人知道。那位年轻小姐同意这样做吗？”

“我还不知道，先生！”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我想我们——或者我们中的一个——应该去问问她的意见。”

“亚当，这是你突然想到的吗？突然的决定？”

“是的，先生，突然的决定，但不是突然想到的。只要她答应了，一切就都好办。”

“我们是不是得保密？”

“我不想保密，先生，但这是为了米米好。就我自己而言，我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可是我们得谨慎，否则敌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

难以预计的灾难。”

“可是亚当，你想过没有，我们怎么把如此重大的事情做得隐秘？”

亚当脸红了，他开始不安地在房间里走动起来：

“必须有人去征询她的意见——越快越好！”

“那个人是？”

“我想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您，先生！”

“上帝保佑！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肩负过的使命。亚当，我希望你相信，我会尽我所能帮你，你可以信任我！”

“先生，当我冒昧地提出这个建议时，我就已经很信任您了。我只请求，”他补充道，“您能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对待我们——把这痛苦的任务当成自愿的仁慈。”

“痛苦的任务！”

“对，”亚当鲁莽地说，“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但对您来说却是痛苦。”

“一大早起来就碰到这样奇怪的工作！好吧，这真是活一天长一天见识了。我想时间越长我的状态会越好，你最好把要让我说的话都写下来给我带着。你看，这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可能会让那年轻小姐感到窘迫，甚至我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因此我们应该想出一些正当的理由——尽管我们这样做是为她好。”

“纳撒尼尔爵士，您是个真朋友；我相信我和米米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您的恩德——不管我们能活多久！”

于是两个人仔细商量了一番，直到信使把他们达成的共识都牢记于心。纳撒尼尔爵士出发时时钟刚好指向十点，亚当看着他悄悄地出了门。

亚当的眼神一直跟在纳撒尼尔爵士身上，甚至都有些嫉妒他能代替自己去见米米了。亚当感觉自己的心和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那天早上发生的一切对于所有牵涉其中的人来说都像是一场梦。

纳撒尼尔爵士的记忆里混淆了所有的细节和顺序，但主题却很清晰。亚当·萨尔通所能做的只是无尽的等待，充斥着度日如年的焦虑、希望、懊悔和莫名的担心。而米米呢，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知道亚当爱她，并且正在竭力保护她之外，她根本不能思考，或者回忆任何东西。后来等有了时间细想时，她才纳闷儿自己怎么会忽视亚当爱她的事实，她不也正是全身心地爱着亚当嘛！每一件事，每一丝无论多琐碎的回忆，每一种感情都像是契合了这个现实的结果，他俩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她记忆最深的是跟纳撒尼尔爵士道别的那一刻，她委托他给亚当·萨尔通捎去了爱的信息，那是她内心的真实表达——她甚至想冲动地吻吻他。纳撒尼尔爵士走后，她一个人静下来有时间思考时，才发现要让她为这幸福暂时保密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当然，她还是同意守口如瓶，直到亚当同意可以说出去为止。

纳撒尼尔爵士的建议和援助在亚当希望秘密地迎娶米米·沃太福这件事上可是帮了不少忙。他们一起去了伦敦，借助纳撒尼尔爵士的关系，亚当拿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为他秘密举行婚礼的许可。随后纳撒尼尔爵士劝说老萨尔通先生同意让亚当和他一起去杜牧塔住上几个星期，米米将在那里成为他的妻子。但这只是他们计划中的第一步；在继续实施下一步计划之前，亚当带着他的新娘去了一趟男人岛。他希望在时机成熟之前把米米和那条大白虫用大海隔开。在他们返家的途中，纳撒尼尔爵士接上他们，朝着杜牧塔驶去，一路上还小心地避开了所有认识的人。

纳撒尼尔爵士细心地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好锁上了——除了那扇供他们出入的门，百叶窗也拉上了。此外，厚厚的窗帘还严实地遮了下来。当亚当提出异议时，纳撒尼尔爵士低声说道：

“等到只剩我们两人时，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做；你先别表现出任何异样。我跟你谈过话后你就会明白了。”

直到晚餐后他们走进顶楼纳撒尼尔爵士的书房时，这个话题他们都绝口不提。杜牧塔是一座阁楼式的高建筑，坐落在匹克山的峰顶。

所谓无限风光在顶峰，此处的视野绝佳，可以看到从里宾到标志着旧时麦西亚北部边界的白劳的全线风景。那是在诺曼时代的早期，比卡斯特·里吉斯年轻了约有一个世纪。书房里的窗户都插上了销，上了锁，厚重的黑色窗帘也放了下来，屋内的任何一丝光线都透不出来。

只剩他们两人时，纳撒尼尔爵士对他的老朋友——将来还要共事的萨尔通先生——解释清楚了他如此谨慎的原因。

“你要特别小心。尽管我们想保密，但你的婚事，连同你离开的这些天，都被泄露出去了。”

“怎么可能？谁知道了？”

“怎么泄露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已经有所怀疑了。”

“对她？”亚当错愕地问。

纳撒尼尔爵士声音都有些发颤了：

“那条大白虫——没错！”

亚当注意到从这时起，纳撒尼尔爵士再也不说阿拉贝拉夫人了，除了在他想转移别人怀疑的时候。

纳撒尼尔爵士关了灯，当房间里突然黑下来时，他走到了亚当身边，拉起他的手，把他牵到了南面窗边的一张椅子上。随后他轻轻撩起了窗帘一角，示意亚当往外看。

亚当看了一眼，又立即退了回来，像是看到了什么令人惊恐的东西。他的同伴低声安抚他的情绪：

“没关系，你想说什么就说，但是得小声点儿。这里没有危险——目前还没有！”

亚当俯身倾向前，小心翼翼地竭力不让脸贴上窗户玻璃。他看到的并不是寻常的景象，在他眼里，这一切十分令人震惊——尽管夜是如此深沉，人们能看见的东西屈指可数。

塔楼的西面有一个老树丛，面积和森林差不多。树木之间间隔比较稀疏，让出了一条较宽的路。在它们顶上有一道绿光，就像是铁路交叉点的危险信号灯。最初看上去它是静止不动的，但是不久之后，

当亚当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时，他能看到那道绿光在动。亚当立即想到了狄安娜小树林内室井里的光，奥兰加可怕的尖叫，还有那张因恐怖而变得灰白的丑陋黑脸，他的手本能地扼住了扳机，做好了保护妻子的准备。但什么也没有发生，那道光以及屋外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于是他又轻轻地放下了窗帘。

纳撒尼尔爵士开了灯，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无所顾忌地交谈起来。

深入敌后

“她非常狡猾，”纳撒尼尔爵士说，“自从你走后，她就在白劳一带和你常去的那些地方转悠。我不知道你的行动她从何而知，她像是听说了你结婚和离开了这里的事；但是我推断，她还不知道你和米米到底去了哪儿，也不知道你们已经回来了。因此每当夜幕降临时，她才会出来四处寻找你们的下落，从白劳一路找到了匹克山腰。这条大白虫，以她本来的形态现身，当然可以随意出入她想去的任何地方。她能像普通人一样看进别人的窗户。幸运的是，这所房子不在她能掌控的范围之内。但即使处于这样的高度，我们也最好别向外界透出一丝灯光，以免让她掌握我们的行踪。”

“先生，要是我们能就近看看这个怪物的真正形态不是更好吗？我愿意冒这个险。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没有人近距离看过她，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纳撒尼尔爵士伸出手劝诫道：

“我的老天，小子，你在想什么？想想你的妻子，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

“就是因为米米——为了她我可以冒任何险。”

亚当的小新娘很为她的丈夫骄傲，但她一想到那条大白虫就不由得脸色煞白。亚当见此当即向她保证：

“只要她还不知道我在哪儿，那么我就和你们一样安全；记住，亲爱的，我们可不能畏首畏尾。”

纳撒尼尔爵士此时也觉得亚当是对的；除非那条大白虫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否则她不可能有超能力来危害他们。因此，这两个男人决定一起去探个究竟。

他们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小心翼翼地沿着西行的林荫道摸索着。四周伸手不见五指——有时他们甚至得靠木桩和树枝来探路。但他们仍然能看见远方高处的那道恐怖的绿光。因为现在他们站在地平线上，比起从塔顶上来看那道光更高。这绿光让亚当的心沉了下去；殊死一搏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身上。但很快这种感觉又被另外一种更为强烈的欲望给取代了——一种深恶痛绝的、欲杀之而后快的、前所未有的欲望。

他们又沿着一条宽阔的马路走了很远，从这里看那道绿光已经很显眼了。纳撒尼尔爵士为安全起见，凑近亚当的耳朵轻声说道：

“我们不知道这畜生的听觉和嗅觉怎样，但我相信一定都是非常灵敏的。要想好好看清楚的话，我们就要站到她的对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躲在树干的阴影后面，一丁点儿的差池都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

亚当点了点头，尽力不让那个怪兽有任何发现他们的机会。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终于从树丛里走了出来。比起刚才密布的黑暗，此处就像是走进了阳光里面。这里的光线尽管还不足以让他们辨别远方的东西，但要看清周边的环境就完全没问题。亚当在天空里搜寻着那道绿光，它还在原地，但是周围的环境要清晰得多了。现在它像是处于两极的顶峰，顶端还垂下两块白色的东西，像是未发育完好的臂或鳍。奇怪的是，周围的星光并没有让那道绿光减淡，反而还越发亮越发明显起来。当他们仔细地查看着这些时——亚当拿了一副小型望远镜在看——一阵令人作呕的恶臭扑入了他们的鼻子，这气味就跟狄安娜小树林的井里散发出来的气味差不多。

他们调准焦距后，看到了一大团雪一样白的东西，高而且瘦。余下的部分被两旁的树挡住了，但他们可以顺着这束白光和映在那上面的绿光看上去。这时那道光动了动——白光像是弯了下来，绿光也朝着树下射了过来。他们甚至可以看见那道绿光穿过树干不停闪烁。

看到了这个怪兽的头之后，两个男人大着胆子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这次他们看见了，那团白光正是一个盘绕起来的大蛇的躯体，绕着竖起的蛇头围成了一个底座。这时地上的白团开始动了，借着月光他们看见那个怪兽正朝地面游来。它的速度很快，于是他们扭头就跑，竭力不弄出一丝声响。他们一直跑啊跑，直到看见眼前这座又黑又高的杜牧塔才停了下来。

刺探敌情

第二天早餐过后，亚当拿着一封信去书房找纳撒尼尔爵士：

“她可真是不放过一分一秒。她已经开始行动了！”

坐在窗边书桌前写着什么的纳撒尼尔爵士抬起头：

“什么？”他说。

亚当把手上的信递了过去。

“吓！”纳撒尼尔爵士说，“大白虫写的，我早就料到了。”

“可是，”亚当说，“她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昨天晚上她都还不知道呢。”

“我们不必为此担心，亚当。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理解，这只是又一个神秘之处而已。说她知道我们的藏身之处就够了——或许这样一来我们还更安全。”

“这话怎讲？”亚当疑惑不解。

“逻辑推理的过程，我的孩子，以及我多年来在社交界的经验。这个畜生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怪兽。既然她需要黑夜来保全自己，那么她就不敢公开对我们怎么样。此外，根据最近对她的观察得知，她好

像故意在躲着众人的视线。尽管她身躯庞大、力量惊人，但她还是害怕公开袭击。毕竟，她只是一条蛇，必须在低处扭动，得偷偷摸摸地滑行。除非能逃走，否则她决不会轻易攻击，尽管她也很清楚逃走的话对她来讲可能更致命。信都说些什么？”

纳撒尼尔爵士的声音平静而自制。每当遇到需要斗智斗勇的情况时，他就会显得特别有能力。

“她叫我和米米去狄安娜小树林喝下午茶，希望您也一起。”

纳撒尼尔爵士笑了：

“请叫萨尔通夫人做好准备吧。”

“她肯定策划了致命的一击。当然——当然最好她别那么做。”

“亚当，这是我们早就从交际手段中学到过的小把戏——在自己的地盘上背水一战。显然她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接下了战书，情况就逆转了。而且，她也不可能想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她那泯灭的良心——要是她还有良心的话——以及她的顾虑都将成为我们的筹码。亲爱的孩子，我们务必应战。”

亚当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伸出手，和他的同伴紧紧握了握——此时无声胜有声。

快下午茶时，米米问纳撒尼尔爵士他们怎么去。

“得把我们去她那儿的事公之于众。我们要尽可能地让所有事情透明。”米米有些诧异。“毫无疑问，宝贝儿，眼下这种情况保持公众的透明度也是保证我们安全的一部分。我们去了狄安娜小树林后，要是有人给你捎信息——或者给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别惊讶。”

“我知道了！”萨尔通夫人说，“你别无选择。”

“是的，宝贝儿。我在国外法庭从那些有教养或者没教养的公民身上学到的，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就用得上了。”

纳撒尼尔爵士的声音十分慎重，使得米米对事态的严肃深信不疑。

时间差不多了，他们赶着马车上了路。抵达大门前，纳撒尼尔爵

士转向米米说：

“我和亚当商量好了特定的信号，以备不时之需。这些你不用在意。但是你得记住，要是我叫你或亚当做什么事情的话，千万不要迟疑。我们要尽力做到不动声色不露痕迹，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那条大白虫现在还不会对我们下手，她今天密谋的不会对我们有害。她可能会换个时间来袭击我们，但——要是我猜得没错的话——不会是今天。那些来给我们中的某个人捎信的信使不仅可以为我们作证，还可以替我们挡开危险。”见到她脸上的疑惑，他又说，“至于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危险，我不知道，也猜不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外表的风平浪静掩饰不住暗地的凶险。来，我们到了。从这一刻开始，无论多细小的事，都务必要万分小心。保持镇静即是成功的一半。”

当他们抵达大门时，门外已经有一排侍从候着了。客厅的门敞开着，阿拉贝拉夫人走出来热情地欢迎了他们，随后又引他们去了另一间屋内用茶。

亚当非常警觉，留心着身边的风吹草动，他看见这间屋子的尽头镶着一扇铁门，颜色和形状跟此前奥兰加失踪时进入的那扇铁门一模一样。这一幕提醒了他，他悄悄地站到了门边。尽管他一动未动，却能感觉到纳撒尼尔爵士的目光，并能感觉他也默许了自己的行动。

他们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亚当仍然是在靠门的位子。阿拉贝拉夫人摇着扇子，不断地抱怨闷热的天气，并吩咐一个侍从把外面所有的门都打开。

他们心照不宣地喝着茶，突然，伴随着米米脸上的惊恐神色，两个男人立即察觉到有一股浓烟开始在房间里蔓延——这是一股几近让人窒息的浓烟，屋里的侍从走路都有些摇晃不稳了。烟雾越来越浓，气味也越来越辛辣。米米因为是正对门坐的，受外面气流的影响，她的处境尤为严重。她快要喘不过气来，于是跌跌撞撞地跑到里面那扇门边，大力把门拉开，解开外面的薄丝绸窗帘，想要把它绑到门柱

上。屋外的风把丝绸刮得张牙舞爪，在一片惊惶之中，窗帘被她扯了下来，把她罩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她又冲向了那扇仍然开着的门，完全来不及细想她究竟是在往什么地方跑。纳撒尼尔爵士跟着亚当一起冲了过去——亚当伸出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妻子。幸好他来得及，因为米米的面前正是那口漆黑的井，她头上蒙着窗帘，当然没有注意到这些。她刚刚走过的地面非常滑，像是有了一层厚厚的油；她的身子前倾向井，脚下也摇摇晃晃站不稳。

见到米米脚下打滑，亚当往后退了几步，仍然紧紧拉着她。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拉了她一把，两人双双跌落在地板上。他立即翻身爬起来，拉起米米就朝户外跑，纳撒尼尔爵士也紧紧地跟着他们。亚当和米米的脸色十分惨白，但那个老外交家看上去却既镇定又冷静。这让亚当和他妻子很是安慰。他们都想把这试验继续进行下去。让侍从大跌眼镜的是，这三个刚刚脱离危险的人高兴地走到一起，在纳撒尼尔爵士的指示下，又重新走进了屋内。

面如死灰的阿拉贝拉夫人又走回了茶盘后面，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盛茶渣的碟盘上尽是烧了一半的棕色纸。

纳撒尼尔爵士的目光紧紧跟随着主人，并抓住机会悄悄对亚当耳语道：

“暴风雨就要到来了——她太安静了。我示意你妻子跟我们一起朝外跑时，提醒她要快。不能浪费一分一秒，我们的时间不多。嘘！”

他们重新坐回了各自的位子，遵照阿拉贝拉夫人的吩咐，仆人们又端来了新泡好的茶。

从那时起，这次茶会对于神经高度紧张的亚当来说就成了一个可怕的梦魇。而可怜的米米呢，由于眼下的危险和那些潜在的不安定，以及她刚刚逃离的恐怖都漫天铺地地席卷而来，她过度紧张的身心已经麻木了。然而，她经受住了这场考验；相信无论即将面临的是什

么，她都可以勇敢坚持下去的信念支撑着她。纳撒尼尔爵士看上去还

是一如既往地温和而威严——他的自控能力非常强。

在米米的丈夫看来，她显得很不安。她不停地回过头四处打量，还有脸上那交替变换的神情、急促的呼吸，以及瞬间转变的可疑镇定，无一不彰显出她的坐立不安。在她看来，阿拉贝拉夫人的态度既有公式化的甜美又有体贴的温情。作为一个访客，她找不出比阿拉贝拉夫人更为体贴周到和温柔善良的主人。

茶水用完后，阿拉贝拉夫人吩咐仆人过来收拾，她则挽着米米的手，一起走进了隔壁那间张贴着许多相片的屋子，她坐在米米旁边，一一指给她看。与此同时，仆人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包括朝外开的那扇——也就是屋内有井的那扇。突然，没来由地，房间里的灯光开始一点点变暗。坐在米米旁边的纳撒尼尔爵士腾地站起来，吼道，“快！”同时抓起她的手就往外跑。亚当抓住了她的另一只手，赶在仆人关上大门之前他们把她拉了出去。夜色太深，一开始他们很难辨清路；但令他们欣慰的是，亚当打了个口哨，等在街角的马车立即奔了过来。亚当和纳撒尼尔爵士几乎是把米米抛进车厢的。马夫一扬鞭，马儿便飞快地穿过大门驶上马路，绝尘而去。他们身后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仆人们都冲了出来，嘴里不断嚷嚷着，门开开合合，屋内还传出了一个奇怪的声音。马儿的每一根神经都像是上足了发条，拼了命地往前跑。两个男人把米米夹在中间，他们都伸出手揽着她，保护她。这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土堆；但是呼吸急促的马儿并未慢下脚步，而是无畏地加速冲了过去，继续一路狂奔。

要说亚当和米米在回了杜牧塔之后就不害怕了，那是不可能的。米米的反应还不如她丈夫强烈，尽管亚当更习惯于各种各样的危险。她再一次勇敢地挺了过来，她的意志又帮了她。当她走到塔楼顶上的书房时，她差不多都忘了黑夜里暗藏着怎样的险境。她没有站在窗边窥视外面的风吹草动。亚当看了，但一无所获。月光让周围的一切都清晰无比，那道恐怖的绿光却不见了踪影。

那个风平浪静的夜晚让他们的身心都得以恢复；危险，像是渐渐

远离了。有时甚至这一切都像是根本没发生过。第二天一大早亚当就起来了，他沿着白劳走了一圈，卡斯特·里吉斯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在回家的途中，让他错愕不已的是，他看见阿拉贝拉夫人穿着那套合身的白裙子，戴着没有镶任何珠宝的貂皮围脖，从狄安娜小树林的大门里冒了出来，正朝着宫堡的方向走去。此事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他回家和米米以及纳撒尼尔爵士一起用早餐时还在想这件事，这顿饭他们吃得很安静。要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他们也都知道眼下的处境。再者，这也不是个令人愉快的话题。

首先打开话头的是亚当，他给他们说了自己看到阿拉贝拉夫人在往卡斯特·里吉斯走。他俩对于阿拉贝拉夫人去找埃德加·卡斯沃的企图都有话要说。米米的评论很尖酸刻薄，她可没有忘记——她永远也不会忘——那个女人甚至还跟黑鬼苟合，伤害了里拉。她讨厌阿拉贝拉夫人这样趋炎附势的人——“她无耻地将自己送到他门前。”这是她的原话。她希望那个风筝仍然在卡斯沃塔楼的上空飘荡，除此之外她再没说别的，她唯一作出的评论是——作为一个女人，阿拉贝拉夫人居然有脸做出这样的犯罪行为，而且还想当然地认为其他人也会忽略她种下的恶果，真是厚颜无耻！

惊人的提议

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米米越想越困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除了某个地方不对之外，这到底能意味着什么。会不会是他们都错了，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白虫？这两种矛盾的思想都让她难以接受。她不敢相信这些亲眼所见的事实……尽管古时地球上是有怪兽的，而且有些人还对这种神秘的变体深信不疑，这一切都太奇怪了。试想一个陌生人——假定是一个医生——要是她告诉这个人说她和上古时期的一个怪兽一起用茶，身边还有一群现代的仆人侍候着时，这医生会作何反应？

亚当散完步回来精神振奋得多了，整个人都比先前要镇定果断得多。和米米一样，他也经历了一段从怀疑到对现实的难以置信这样一个思想挣扎的过程，不过这些纠结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倒不如米米那么深。只是，一想到他妻子正在遭受残酷的折磨，他就坐立不安了。他陪着米米待了一会儿，然后便去找纳撒尼尔爵士，想跟他谈谈。他知道此时去找冷静、自立而经验丰富的纳撒尼尔爵士，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办法。

纳撒尼尔爵士推断说，尽管他还不清楚原因，但他觉得阿拉贝拉夫人已经改变主意了，目前一切都还相安无事。他倾向于把她的这种行为归结于她对埃德加·卡斯沃的兴趣越来越浓，想让对方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实际上，她去卡斯特·里吉斯的那个早上就见过卡斯沃了，他们谈了很久，甚至还讨论了他们能否结合。卡斯沃倒是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一直是彬彬有礼而体贴殷勤的；在阿拉贝拉夫人返回狄安娜小树林过后，她几乎要开始祝贺自己获得了这样一个新的人生了。从她这天写给亚当·萨尔通的信来看，她的这个念头已经扎根在她脑海里了。这封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萨尔通先生：

我现在被一件事深深困扰，我希望，如果方便的话，你能好心地帮我出出主意。我一直想把狄安娜小树林卖出去，却又下不了决心，就这样搁浅到了现在。这块地是我的私人财产，所以不管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不需要征询任何人的同意。这是我已故的丈夫阿道弗斯·仰吉·马奇船长买下来的，他还有另一片地产，在亚伯白的克雷斯特新。他的生意几乎拓展到了所有领域，包括采矿和野外运动。他去世以后，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真的很想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充斥了太多太多回忆的伤心地——我们刚结婚时的幸福美好时光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那个我深爱且也深爱着我的男人，他的身影、他的气息填满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让我无法呼吸。只要价格公道，我愿意把

这块地卖出去——当然，买方得是经过我同意并认可的人才行。恕我冒昧，你其实就是最佳人选，但我不敢奢望这么多。我只是想，你有那么多澳大利亚的朋友，说不定某人有在这里定居的意愿，愿意来这个英国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安家。毕竟这里的故事和传奇比比皆是，而且还有着永不消逝的神秘魅力——尽管这片地并不大，但条件非常好，有着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这里还保留着祖先们的一些不成文的特权，可能是诺曼时代的，甚至可能是更早的凯尔特人遗留下来的。此外，这房子一直是跟着时代潮流不断翻修的。要是你或者你的朋友想要的话，马上就可以转手，我的律师会跟你详细地谈各个细节问题，他还可以为你们提供任何你想要的关于这房子的历史或是发展的全部信息。现在你只需要回答我接受还是拒绝，剩下的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律师去谈。要是我让你为难了的话，还请原谅，并且，请相信我。

你忠诚不二的

阿拉贝拉·马奇

亚当把信反复看了好几遍，下定决心后，他去找了米米，问她是否有异议。她不禁打了个寒战，回答说，无论他想做什么，她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最最亲爱的，我知道你能清楚地判断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们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同时他也在指引着我们，永远不会遗弃我们。”

从他妻子房间出来后，亚当直接去了塔楼顶上的书房，他知道一般这个时候纳撒尼尔爵士肯定会在那里。纳撒尼尔爵士独自待在书房，因此当亚当听到“请进”之后，便走进来关了门坐到了他的身旁。

“先生，您觉得我把狄安娜小树林买下来怎样？”

“我的老天！”老人震惊不已，“你到底想干什么？”

“您看，我发过誓，说要杀了那条大白虫，要是我买下了那个巢

穴的话，不是更方便吗？这样一来事情就要简单得多了。”

纳撒尼尔爵士异常地犹豫了许久。他在认真地权衡得失：

“亚当，你说的也并不无道理，尽管一开始你的想法很让我吃惊。我认为，不管怎样，你应该立即把这房子买下来，并且尽快办好转让手续。要是你钱不够的话，告诉我，我可以先借给你。”

“衷心地感谢您，先生；我手头上的钱还够用。我很高兴您赞同我的做法。”

“那幢房子很有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不断升值。此外，我还想告诉你一些事，虽然仅仅只是我的猜测，但要是我猜对了的话，那块地的价值还会远远超出你的预期价值。”亚当饶有兴趣地听着。“你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叫做‘白虫之穴’？我们知道从前人们把蛇叫做虫，但为什么是白色的？”

“这我可真不知道，先生；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一直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一开始我也这样认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先生？”

“就是因为那条蛇或者说虫是白色的。我们这儿跟斯塔福德相邻，那是制陶工业的发源地。斯塔福德之所以如此富饶，完全是得益于那里蕴藏的大量稀有的黏土矿。尽管这些黏土矿及时被开发利用了，但是几个世纪以后，斯塔福德的探险者们又找到了新的黏土，这就像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的农民和开采者找到了石油一样。在这片黏土地上拥有房产的那些人相当于是坐拥了一座金山。”

“没错，那么然后——”亚当看上去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条所谓的‘虫’，于是就得找到一条下到沼泽地和泥坑里面的路。现在，这些黏土很容易就能穿透，最初的那个洞可能就堆积了大概有一张床那么厚的黏土。一旦这条路打通了，这些黏土对于虫来说就无异于罗马大道。但由于它不停地钻进钻出，其中的一些黏土就

可能会粘到它的皮肤上。往下走倒还容易，不过往上就难了，因此每当这怪兽从地底下钻出来时，它都会再一次碰到这些白色的黏土，白虫的名字就由此而来。要是我的猜测没错的话——我觉得我的推测很有道理——那么它那里就应该蕴藏了大量珍贵的黏土——可能还堆积到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高度。”

亚当的话让这老绅士很是欣慰：

“我从骨子里相信，先生，您揭开了——或者说推断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纳撒尼尔爵士继续激动地说：“当某一天你所发现的这些珍贵矿产重新掘出时，你就发达了。要是说谁有资格得到这一切的话，那么就是你。”

在纳撒尼尔爵士的帮助下，亚当不失时机地接手了这幢房产。随后他去见了他的叔叔，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老萨尔通先生很高兴自己的小辈能有这样的眼光和决断——这么好的一幢地产，足以奠定他在这个郡上的重要地位。他问了很多关于米米的事，以及大白虫的所作所为，但是亚当让他宽了心。

第二天早上，当亚当去吸烟室找纳撒尼尔爵士时，主人问了他下一步的打算：

“你现在肩负的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要除掉这样的怪物无异于和大力神对抗，不仅它那庞大的身躯、重量和力量不容小觑，还有它神秘的一面也给了你莫大的难题。这条虫可以驾驭除了火之外的一切元素——但我也想不出怎样把火用作你攻击的道具。它毕竟不能钻到地底下去，除非那底下有足够多的煤矿。但是我想你脑子里已经有主意了。”他礼貌地补充道。

“是的，先生。但是，当然，那可能经不起实践的考验。”

“能跟我说说吗？”

“好吧，先生，以下就是我的想法：在宪章运动时，金融圈里散

播着这样一种谣言，说有人要袭击英国银行。于是，银行的领导者们慌了手脚，四处去咨询看有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最终他们得出一致结论，最好的防火之物——他们担心的就是有人要放火——不是水，而是沙。于是他们搬来了大量的海沙——也就是古代用来装沙漏的那种——把它们撒在了银行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那些容易着火的地方。我想这个策略我们也可以借鉴。

“我建议等我拿到狄安娜小树林的产权后，我们就运大量这样的海沙过去，趁早把它倒进那个井里面。这样一来，大白虫阿拉贝拉夫人就会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她的巢穴里。那个洞很窄，有几百英尺深。沙子倒下去时的重量虽然不足以妨碍什么，但由此产生的摩擦力却是难以估计的。”

“打断一下。这些沙子在攻击她的时候有什么作用？”

“坦白地说，没有；但是它可以帮我困住她，直到我进行余下的计划。”

“你余下的计划是？”

“沙子倒进去之后，我再扔些炸药进去！”

“好。但是怎样引爆那些炸药呢？不是得需要一些导火线或者金属线吗？”

亚当笑了。

“现在不需要了，先生。纽约已经试验过这样的新型炸药了。一千磅的炸药，放在密封罐里，最后再发射一颗弹药，用它的震动来引爆那些炸药。这次试验空前的成功。那些非专业人士甚至期待把纽约的每一块窗玻璃都震个粉碎。但，事实上，这种爆炸对外界并没有什么危害，那十六亩绑了炸药的岩石地都被震碎了，围墙和柱梁却毫发未损。”

纳撒尼尔爵士点头同意了。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棒极了的主意。可如果它能摧毁这么高的悬崖的话，它也可能会毁掉周围的一切。”

“我们也将永远摆脱那个怪兽。”亚当补充道。说完他起身去找他妻子了。

背水一战

阿拉贝拉夫人委托她的律师尽快办理狄安娜小树林的资产过户手续，因此亚当·萨尔通很快就拿到了那幢房子的产权。在见过纳撒尼尔爵士之后，他便开始着手准备他的大计了。为了积聚够多的海沙，他让仆人对四周的土地作了一个详尽的调查。他们从威尔士海滨找来了一大堆沙子，并开始一点点地往小树林里运。看上去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唯一能猜出点端倪的阿拉贝拉夫人，此刻却沉浸在与埃德加·卡斯沃的婚姻大事中，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考虑任何不相干的问题。尽管她已经移交了房子的产权，但还没搬出去。

亚当在小树林后面建了一个粗糙的波浪形铁做成的小屋，用以堆放炸药。如今万事俱备，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了。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注意用各种各样的事情娱乐自己——甚至卡斯沃那只仍然飘浮在卡斯特·里吉斯塔楼上空的大风筝也没放过。

沙堆越来越高，引起了白劳的司法官和农夫们的关注。毁灭性的一刻很快就要到来了。亚当希望能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去卡斯特·里吉斯的角楼拜访卡斯沃。最后，一天早上，他看见阿拉贝拉夫人正朝着宫堡走，于是他鼓起勇气问她能不能让自己陪她一起去。阿拉贝拉夫人很高兴地接受了，她可能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于是他们一同出发了。见到亚当，卡斯沃很是惊讶，但还是立即表示了欢迎。他们一起上到了角楼顶，听卡斯沃解释如何升降那只风筝的机械原理，同时还利用众多鸟儿飞动的力量，看它们如何同步地作用于那只风筝。

阿拉贝拉夫人和亚当一起离开卡斯特·里吉斯回家时，她问亚当

能否提一个要求。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她说在她搬出住了这么多年的狄安娜小树林之前，她想知道那个井到底有多深。亚当很乐意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感性，而是他本来就想查看一下那条大虫的通道，正苦于没有正当的理由呢。他从伦敦弄来了一套凯尔文的探测设备，长长的钢丝足以测试到任何可能的深度。这钢丝很容易就缠到了旋转的轮子上面，等它固定在了洞口之后，亚当就满意地操着手等待最佳时机了。

与此同时，麦西农场的一切也都相安无事。当然，里拉在她堂妹走后感到很孤独，但对她对任何人来说，生活都还得继续。从第一次生离死别的痛苦中缓和过来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上面。然而，从某方面来说，又有一点显著的不同。尽管家里还维持着原样，里拉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但米米的婚姻勾起了她的许多想法；自然地，她也想要找个伴儿了。她的选择并不多——在她们这样的农家，她也不能奢望太多。她并不认可埃德加·卡斯沃的人品，他对米米的所作所为可把她给吓坏了；可他无疑也是一个绝佳的结婚对象，比她能期待的还要好得多。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很多，尤其是处在她这个阶层的女人更是如此。于是，顺其自然地，她听从了命运的安排，静待事情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有理由相信幸福离她越来越远了。她无法忽视那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尤其是阿拉贝拉夫人的存在以及她和埃德加·卡斯沃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除却他本身的冷血和傲慢，他还欠缺一种能为年轻女人筑梦的热情。等她嫁给他了之后一切会变成什么样？她连想都不敢去想。这一切无一例外地表明，他们之间的前景不容乐观，她开始偷偷期待发生点儿什么，来打乱眼前既定的一切。

当里拉收到一封埃德加·卡斯沃的来信，询问他能不能次日下午过来喝茶时，她的心沉了下去。要是只为她父亲着想的话，那么她就不能拒绝，也不能表现出任何的厌恶和不情愿。她十分想念米米，她

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会这么想她。迄今为止，米米一直给予了她同情、理解和最忠贞的支持。可现在她走了，所有的这一切，以及其他好多好多东西——温柔、自信、信念——通通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怕的沉痛和空虚。

这一整个下午和晚上，以及第二天的上午，可怜的里拉的孤独和寂寞渐渐变做了愤怒。她第一次体会到了失落的感觉，仿佛之前遭受的所有事情都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她眼睛里看到的每样东西，她脑子里记得的每件事情，都充斥着辛辣的回忆。其中最强烈的感觉便是害怕。她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此时更是演变到了难以承受的高度。她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以至于她感觉自己快要活不下去了。然而，无论她怎么想，这责任还是得尽的，只要她把思想集中在她所肩负的责任上，她就能重新振作起来，拿出最好的状态来面临即将到来的一切。

这漫长而严峻的自我斗争又一次压在了里拉身上。她想，自己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一定很糟糕。她现在真的是处在了一个六神无主的状态，黑眼圈冒了出来，连嘴唇都苍白得失去了颜色，并且不能自制地本能地颤抖着。她现在真的很无助，米米也不在身边，否则她还可以帮自己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将自己从这不幸的状态中解救出来。里拉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逃脱眼下遭受的苦难和折磨；但是她的堂妹，由于此前和卡斯沃先生斗智斗勇过，她就知道该采取何种策略——即使是专横的手段，如果必要的话——来阻止自己重蹈覆辙。

埃德加准时过来了。当里拉从大玻璃窗里看到他走近时，她紧张得不能自持。然而，她还是竭力缓和了自己的情绪，尽量自然地接待这位客人，不让他察觉出任何异样。当里拉注意到一直鬼鬼祟祟紧随其后的奥兰加这次并未跟着过来时，她愈发担心起来。她害怕看到阿拉贝拉夫人的身影——尽管这程度稍稍要低一些——怕她又像以前一样来制造麻烦。

出于一个女人处于困境时的本能反应，她将茶桌的装饰当成了暗

示她和来客之间身份的微妙差别。她选择了最不起眼的茶具和食物。放弃了银制茶壶和陶瓷茶杯，取而代之的是一把土制的、农家厨房里常见的茶壶。杯子和茶托她也是这么选的，用的都是厚重的平凡代夫特陶器，盛放奶油的陶壶也是如此。面包就是自家烤的一整片的那种。黄油还不错，也是她自制的，蜜饯和蜂蜜都是她自家花园产的。当来宾倨傲地扫视了一眼约会安排时，她脸上的满意不言而喻。感觉到自己竟然会为有些怠慢了来客而暗自得意，这可怜的女孩儿也暗自吃了一惊；但她这样做的代价是将会牺牲掉可能是终身的幸福。

卡斯沃看起来比以往更为严酷和冷峻——他那犀利的眼神从一开始就像是要把她看穿。一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她的心就怦怦乱跳——这才仅仅是个开头，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她一无所知。为了自保，她从房间里拿来了很多照片，有米米的，有她外祖父的，还有亚当·萨尔通的。现在她对亚当越来越依赖了，他就像一个可以信任的大哥哥一样。她把这些照片抱在胸前，每当她感觉到束缚、不信任和恐惧时，它们都会帮着她经受住最为残酷的考验。

一开始，埃德加·卡斯沃还彬彬有礼，甚至可以说体贴入微；可不久之后，当他发现她对自己的支配欲越来越抵触时，他抛开了所有的自制，又变回了从前的德行。这她倒是早有准备，以前的经历和生存之道唤醒了她的本能。这两样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都逐渐强大起来。

无须警告，这两人之间的灵魂争斗已经开始了。这次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因素都倾向于这个男人这方。女人此时是孤独无依而且精神状态极差的，除了记忆里那两次获胜的竞赛，她没有任何有利的东西。而这个男人呢，尽管他也是单枪匹马应战，但是和以前一样，还有一个阿拉贝拉夫人在他身旁候命，随时等着助他一臂之力。因此，不难想象，他好支配的性格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先是有意识地死死盯着里拉看，效果立竿见影，于是他越发有了成就感。

不久之后里拉的意志便动摇了。她觉得这个比赛不公平——她没

办法拿出自己真正的实力。因为她不是一个自私鬼，对于一个她爱着且愿意为之奉献的人，她无法做到全力应战。埃德加看出了她松弛下来的脸颊和额头，以及那昏昏欲睡的快要垂下来的沉重眼睑。里拉挣扎着想要重拾那不断下降的力量，但是她失败了。最后有人像强效的兴奋剂一样打断了他们。透过大大的玻璃窗她看到阿拉贝拉夫人走进了农舍的大门，又朝着大厅走了进来。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穿着白色的衣裙，凸显着她曲线玲珑的身形。

这一幕让里拉无计可施。她眼前一闪，仿佛在这一瞬间，她看到了自己的新生活。阿拉贝拉夫人以她一贯的漫不经心又目中无人的姿态到来，更加剧了这种效果，因此当这两个女人面对面站着时，战争开始了。卡斯沃先生也因阿拉贝拉夫人的到来找回了新的勇气，他所有的力量都复原了，他的面部表情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峻。最后里拉像是克服了对他的畏惧，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激烈的红和死灰一样的白。她的力气好像都耗尽了，她膝盖一软，差点瘫倒在了地板上，这时，令她惊讶和欣喜的是，她看到米米进了屋，跑得很快，呼吸急促。

里拉奔向她，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由此，里拉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这也像是鼓舞了她的堂妹。米米的手在埃德加·卡斯沃面前挥舞，仿佛是要把他拉回现实，最后他好像如一阵风似的冲出了大门，跑向了那条碎石路。

这次里拉是真的倒下了，没有一丝声响，她倒在了地板上。

直面战争

见到堂姐瘫倒在地，米米非常悲痛。长这么大以来，她虽然见过几次里拉几近昏迷，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毫无意识；现在她真的是吓坏了。她跪在里拉旁边，试图用自己会的所有方法来抢救她。可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里拉还是面色苍白毫无知觉地躺在那里。事实上，她

看起来一秒更比一秒糟糕，她的心跳开始停滞，苍白的脸色就好像大理石雕塑一般。

看着里拉的变化，米米越来越害怕，她只能竭力控制自己不尖叫出来。

当卡斯沃恢复了神志，跌跌撞撞地往卡斯特·里吉斯走时，阿拉贝拉夫人紧随其后。只剩米米和里拉两人时，由于放弃了所有的努力，米米感到无比虚弱，她禁不住颤抖起来。在她看来，这是突然变幻的天气所致——看起来，一场暴风雨将不期而至。

她抬起里拉的头，抱在自己温暖的胸前，但仍然没用。怀里的冰冷躯体让她震颤不已，当她意识到里拉已经过世时，她完全崩溃了。

夜幕很快降临，四周渐渐黑了下来，但是米米却像是完全没有注意到，也不关注。她仍然抱着那个她所爱的女孩儿坐在地板上。天色越来越暗，暴风雨将天空晕染得愈加深沉。她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一——眼泪已经干涸——她也无法再思考。米米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坐了多久，应该不超过半个小时。突然她清醒了过来，发现她外祖父还没有回家。她静静地躺了一阵，回忆刚刚发生的一切。里拉的手还被她握着，让她吃惊的是那手竟然还是热的，这反倒帮助她恢复了意识，她突然站了起来。她点起一盏灯照着堂姐。里拉确实是死了；但是当灯光落到她眼睛上时，它们就像在打探米米一般。在这孤立的黑暗之中她又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她要当面找卡斯沃算账，让他为谋杀了里拉——反正她是这么认为的——而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她还会采取措施——虽然还没想好该怎么做——报复阿拉贝拉夫人。

在这种心绪下，她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并从自己的房间里取来水和亚麻布，着手开始处理里拉的尸体。这得花些时间；但是做完后，她戴上帽子、穿上披风、关了灯，悄悄朝着卡斯特·里吉斯出发了。

快到宫堡时，米米看见除了塔楼室，其他地方都没有灯光。这说明卡斯沃先生就在那里，于是她从通常都大开着的门厅走了进去，

摸黑顺着楼梯爬上了顶部大厅的门边。门是半开的，里面的景象表露无遗。她看见埃德加·卡斯沃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双手背在身后。她没有敲门，直直地走了进去。看到她时他停止了走动，吃惊地望着她。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仍旧死死地瞪着他。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彼此都没有说话。最先打破沉默的是米米：

“你这个凶手！里拉死了！”

“死了！我的天哪！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下午，就在你离开她之后。”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对，就是你。你害死了她！”

“我害死了她，注意你的言辞！”

“上帝作证，他可是什么都看到了；你自己心里也明白。你去麦西农场就是为了弄死她——如果你有那个本事的话。还有你那十恶不赦的同谋，阿拉贝拉·马奇，她也抱着同样的企图。”

“你这女人说话小心点，”他激动地说，“别乱给别人扣帽子，你会遭到报应的。”

“我已经遭到报应了——过去遭受过了——将来还会继续。不是因为讲出了事情的真相，而是你们这对罪恶的狗男狗女狼狈为奸，害死了我亲爱的堂姐。该受严惩的是你和你的同谋，而不是我！”

“你给我小心点儿！”他又重复了一遍。

“呸，我才不会怕你和你的同谋，”她回答说，“我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行为都再正确不过。此外，我相信上帝自有公道，他知道怎样去区分善与恶。可你不在意上帝，也不相信他。你的上帝就是你那只大风筝，可以吸引一整个地区的鸟儿的风筝。但是你记住，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风水轮流转，你不可能一直这么春风得意。到时候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了。我真是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你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享尽永世不得超生的折磨。”

里拉的猝死引起了米米的朋友们的一片恐慌。谁都不曾料到会有这样的惨剧，亚当和纳撒尼尔爵士都以为大白虫只会拿他们开刀。

亚当让自己的妻子去料理里拉的后事以及照看她的外祖父，他自己则忙于往井里填沙，并不时地往下弄炸药，以准备最后的大爆炸。纳撒尼尔爵士和一群工人都在帮他，如今他们都住在努沙山。

老萨尔通先生也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不时地进进出出，没有落下哪怕一丁点儿事情。

自打她和亚当结婚、搬去杜牧塔住那时起，米米就一直被狄安娜小树林里的可怕怪兽困扰着。但是现在她不再害怕了，她接受了那条大白虫就是阿拉贝拉夫人的猜测。她仍然会谴责阿拉贝拉夫人给里拉造成的不幸，害死里拉她也有份。

一天晚上，米米回家后，走到窗边焦急地四下里瞟了一眼。大白虫并没有出现，她松了口气。于是坐在了窗边的椅子上，欣赏着眼前许久不曾细看的景色。身旁的侍女告诉她萨尔通先生还没有回来，于是她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难得的平静。

再往窗外看时，她发现了一个苗条的白色身影在林荫道上走动。她认得那人是阿拉贝拉夫人，便本能地缩回到了窗帘后面。她悄悄窥探了几次，发现阿拉贝拉夫人并没有注意到她，于是她更加仔细地观察起来，看到阿拉贝拉夫人的那一刻，她对她所有的憎恶都复苏了。阿拉贝拉夫人走得很快，行动很是诡异，她不停回头看，像是担心有人跟踪。这让米米觉得她一定没安什么好心，于是决定抓住机会一探究竟。

她匆匆穿上一件黑披风，戴上帽子，下楼跟了上去。阿拉贝拉夫人已经走远了，但是她白色裙子反射出来的光仍然清晰可见。借着阴影，米米一直不紧不慢地跟着，小心翼翼地不让对方发现，最后她看见阿拉贝拉夫人绕上了通往卡斯特·里吉斯方向的那条路。

她一直走在树的阴影里，靠着白裙的光来指引方向。树木越来越繁茂了，很快，路也宽了，树也多了，她把阿拉贝拉夫人跟丢了。眼

下她没办法再进行任何行动，于是，静静藏在阴影处等了一会儿之后，见还是没有那道白光的踪影，她便决定慢慢朝着卡斯特·里吉斯走，这样迟早都还会再看到阿拉贝拉夫人的踪迹。她缓缓前进着，借着每一处障碍和阴影来掩饰自己。

最后她走上了宫堡的土地，此处她已经能模糊地看到角楼的窗户，却再没了阿拉贝拉夫人的身影。

同时，在米米·萨尔通警惕地行走在黑暗中时，实际上她也被阿拉贝拉夫人盯上了。对方看到她出了门后就一直留意着她，这就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有一阵米米因那些挡路的障碍而不断转身时，确实给阿拉贝拉夫人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当她们踏入卡斯特·里吉斯的土地时，就没办法再隐藏下去了，于是这两个奇怪的追踪者都快速前进着。

当阿拉贝拉夫人看到米米走进了卡斯特·里吉斯的门厅，并且准备顺着台阶而上时，她也跟了上去。而当米米走进漆黑的大厅，摸索着上楼时，她相信，阿拉贝拉夫人也一定跟在身后。当她们都来到塔楼室的大堂时，米米知道她探究的目标就在跟前了。

埃德加·卡斯沃坐在一片幽暗之中，每当飘浮的乌云透进来一丝光线时，他都会显得异常好奇。但事实上目前没有任何东西能激起他的兴趣。自从他听说了里拉的死亡消息之后，悔恨和懊恼，尤其是米米的谴责，让他这个残忍、自私而又阴郁的男人变得更加无助和绝望。他耳朵里听不进任何声响，像是已经麻木了。

米米走到那扇半掩的门前时，轻轻地敲了敲门。但她的声音太轻了，卡斯沃根本没有听到。于是她便鼓起勇气，用力推开门走了进去。与此同时，她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现在她要直面这个从未接触过的难题了。

角塔之巅

无论是对于广阔的自然界还是人性来说，一场真正的风暴已经降临。天空中电闪雷鸣，凶狠的气息蔓延到了所有物种身上，尤其是那最高级、感受性最强、与电的关系最为密切的高等物种——人！自私冷血如埃德加·卡斯沃，无私奉献如米米·萨尔通，都逃不过这种气息。就连有着太古时代大蛇的本能和现代女性行为习惯的阿拉贝拉夫人都是如此。

埃德加回头瞟了米米一眼，随即又恢复了一贯的漠然和沉闷。米米快步走过去，拿了一把椅子坐到他身旁，从这里看出去，外面糟糕的天气以及四邻在这种天气下的状况都尽收眼底。比起过去那些天来，此刻她的精神状态要好多了。阿拉贝拉夫人此时也将自己掩藏在了门后。

屋外，伴随着风暴中心的临近，密布的乌云盖满了天空，这是猛烈的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卡斯沃感觉到了蓄势待发的电流的力量，于是心里涌起了一阵狂喜。他抬起头看着米米，突然觉得应该做些什么，这种铤而走险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现在他已经是完全不计后果，既然米米让他卷入了某些不愉快的回忆，那么她也得尝尝这种滋味儿。他没有发现阿拉贝拉夫人就在附近，还以为这周围没有任何他认识的、或者说和他有利益关系的人——他以为自己是独自面对着恶劣的天气，还有这个他憎恶不已的与他为敌的女人，他以为这一切神不知鬼不觉。

事实上，要说埃德加·卡斯沃没疯的话，至少也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了。疯狂最早期的表现——偏执——是一种心理失衡的症状。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毛病，普通人身上发现这样的案例是不值得一提的，因此人们并未多加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偏执狂的错误本性确实不容忽视。它掩盖、置之不理，或者说取代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就像把别针的针头放在彩虹光圈的中心，就能使用整个画面渐显一样。埃德加·卡斯沃如今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偏执症状——妄自尊大。仔细研究过这一问题的精神病学家可能更了解人类的虚荣以

及它的影响。卡斯沃的案例不难识别，精神病院里到处都是这样的病例——那些生性自私又自大、总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的男人女人比比皆是。这种病给人们提供了自我夸大的素材，一旦它附身上了那些骄傲、自私、虚荣又缺乏自制的人，病情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这种人通常都自以为是全能的神。

在卡斯沃开口说话时，米米注意到他脸色异常地发红，眼神也变得躲闪，因此起了疑心——不对，应该说是本能的感觉。显而易见，他脑子里一定在打着什么歪主意——转变如此之快，这可不是正常人做得出来的。她有一点害怕，不单单是因为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还有他断断续续的表达方式。

卡斯沃走到通往角塔之巅的楼梯口，不容分说地吩咐米米：

“跟我来！我需要你。”他的语气竟让米米觉得无法抗拒。

她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她不习惯这样的命令，更不习惯这样的语气。她直截了当地回绝道：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想干什么？”

他并没有立即回答——这又是他无法抑制的自大的表现。她又重复了一遍；习惯让他不假思索地说：

“我需要你，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跟我一起去角塔顶上。我想用我的风筝做些试验，就算你不感兴趣，对于你来说至少也是一次新鲜的经历。你会看到一些难得一见的东西。”

“好，我来。”她简短地说；埃德加顺着梯子往上爬，她紧随其后。

她可不想独自待在这样一个阴森黑暗的地方。对于卡斯沃这个人，她倒是再没什么好怕的，此前两次精神战役的胜利让她树立了自信。而且，就目前来看，他的疯狂已经退却了。刚才那番对话中的他看起来是如此懂道理、如此理智和温和，她没有理由再对他起疑。想到这儿，她放宽了心，甚至当他伸出手，想要带她走过狭窄而陡峭的楼梯时，她也毫不犹豫地把手递了过去。

阿拉贝拉夫人蜷缩在大厅的门后，他们的对话她一句也没落下，自己心里也暗暗有了主意。在她看来，这两个明明互相仇视的人此时却又恢复了邦交，对此她愤怒极了。米米打乱了她的计划。眼看自己就要成功地俘虏埃德加·卡斯沃了，她不允许出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闪失，更不能容许出现任何让他改变初衷的机会。当她听到他叫米米和他一起去角塔之巅，而对方竟没有异议时，她的愤怒更是难以言表。她全然不顾此时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危险，任性决定跟上去。她蹑手蹑脚地爬到楼梯边，顺着梯子走到了屋顶上面，尽量不发出一丝声响。屋顶上面非常冷，呼啸的狂风毫无阻碍地从四面八方刮过来，震得旗杆呜呜作响。那只风筝也带来了一种古怪声音的大汇聚——却又有着某种说不出的和谐——就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悲剧伴奏。

米米的心跳得很快。刚才离开大厅时，她抑制不住地抖了一下。一道闪电将屋内的一切呈现在了她的眼前，光线消失前，她记得，埃德加的神情凝固，就好像被催眠了。此时他的浓眉紧紧皱成了一条线，眼神里散发出一种不祥的光芒。米米这才意识到危险。她隐隐地感觉眼下的情形对她来讲很不利，她得做好准备。

此时的天空比先前稍稍亮了点。闪电和那些蓄积的能量也释放出了一些光线。这两个人似乎都被影响了，埃德加的反应尤为明显。他脑子里也在上演着一场狂风暴雨。现在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疯狂，人性的阴暗面被他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米米下意识地跟他保持着距离。穿过角塔之巅的石地板，她找到了一个可以藏身的壁龛，离阿拉贝拉夫人的藏身地不远。

于是埃德加就孤零零地留在屋顶的中央，他一贯爱操控别人的个性更加剧了他的疯狂。尽管他看不到米米的身影，但他知道她就藏在附近。他大声地嚷嚷着，声音被风刮到了空中，更让他为之疯狂。甚至这狂风暴雨都像是植入了他激动的情绪之中。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顺从他意志的表现。他已经到了极度疯狂的境地；此时他觉得自己

就是万能的神，接下来按他指令发生的一切都会是正确的。由于既看不到米米，也不知道她到底藏在哪儿，于是他大声吼道：

“出来！你现在该来看看你所藐视和抗拒的东西。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我的——无论是黑暗还是光明。我告诉你，我比任何人都要强大，没有人能超越我，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更不能。当撒旦把耶稣带到这样一个高地，向他展示脚底下所有的王土时，他以为他所做的就是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可惜他错了——他忘了还有我。你来看，我可以发射一道通往天堂之门的光。那道光的力量能强大到驱散所有乌云。看吧！看！这道光就在我手中，它准备上升了——上升——上升！”

他一边说，一边朝着那只大风筝的所在之处走去。米米惊恐万分地注视着他，连话都不敢说，免得加速灾难的来临。而蜷缩门后的阿拉贝拉夫人也是害怕地缩作一团。

埃德加从埋有电线的洞里拿出来一口小木箱子。他显然是启动了什么装置，一阵刺耳的声音传了出来。箱子里飘出一片丝带之类的东西。不一会儿米米就看到它朝着风筝线上扑了过去。快要靠近时，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声响，随后一道光突然从箱子里冒了出来。这时一团火沿着那条丝带蹿了上去，散发出了一道强光——这道光足以让附近的整个乡村景色尽收眼底。持续了好几秒钟之后，光突然又消失了。这只是由箱子里的机械装置生出来的火苗、蹿上风筝之后形成的镁光。埃德加情绪十分激动，他就像个精神病人一样在屋顶又唱又叫又跳。

这不是有着双重特性的阿拉贝拉夫人能忍受的——她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占了上风，她抛掉了所有想与埃德加·卡斯沃结婚的念头，准备进行凶残的反击。

她得把他引诱到大白虫的洞穴里去——但是怎么引诱呢？她四下里打量了一眼，随即有了主意。这个男人的整颗心都扑在了他那奇妙的风筝上面，他想以此来讨好她的假想敌——米米。

这时她悄悄地溜到了磨损的风筝线下面的轮轴旁边。她灵巧的手指上下翻飞，轻而易举就把它取了下来，并把电线卷了起来，依旧让它连着风筝线。随后她又飞快地顺着角门走了出去，锁上了身后的门。

一下楼梯，她就飞快地跑起来，让电线顺着她手上的轮轴滑出去。穿过门厅后，她沿着林荫道飞奔而去。很快到家后，她又直接打开了通往那口井的铁门。

她对自己很是满意。一切计划都已成熟，呼之欲出。卡斯特·里吉斯的主人就在她的掌握之中。她的眼中钉里拉·沃太福，也已经死了。所有事情都顺应着她的期望，事态发展得如此良好，她觉得自己甚至可以停下来稍事休息休息。她用滚烫的手指撕破了身上的衣服，赤裸裸地展示出自己姣好的体形，为自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而狂喜不已。然后她又躺倒在沙发上——等待她的猎物！埃德加·卡斯沃的鲜血不会仅仅是让她满足这么简单。

硝烟散尽

阿拉贝拉夫人悄无声息地走后，这两个人还在屋顶待了一会儿。卡斯沃是因为无话可说，而米米呢，则是因为有太多要说的，脑子里很乱，需要时间理出头绪。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静静地站着。最终米米理清了思路，首先开了口：

“卡斯沃先生。”她大声喊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穿过狂风送入他耳中。

卡斯沃说了些什么，但他的声音被风暴刮得很远，听不见。但她的目的却达到了：现在她知道了他的确切位置。于是她又朝着他走近了一点，提高了嗓门儿，几乎是吼了出来：

“角门关了。请你帮我打开。我出不来。”

她一边说，一边扣上了那把亚当给她以备不时之需的左轮手枪。

她深感自己就像被困在牢笼里的老鼠，但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都并不意味着她毫无反抗之力。卡斯沃也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他的兽性完全被激发了出来。他声音沙哑而无情地吼道——这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贫民窟那些被丈夫殴打的女人发出来的：

“你是自愿跟上来的——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甚至问都没问我的意见。现在你可以选择是走还是留。但是一切后果你得自负，我可不承担任何责任。”

她的回答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我走。要是我未能遂你的愿，那也只能怪你自己。我敢说亚当——我的丈夫——会来替我讨个公道！”

“让他来吧，他活该被诅咒，你也是！我要给你看一道光。你可不能再说你清白无辜的。”

他说着，又点燃了另一片镁带，这道光让所有的事物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了他们眼前。这正中米米下怀。在火光消失前，她记下了角门和扣绊的确切位置。她掏出枪对准门锁开了火，一时间碎片四处飞舞。随后她拉开角门顺着狭窄的楼梯跑了出去，跑上马路后，她的速度也不曾慢下来，一口气跑回了努沙山的门外。敲过门后，有人立即过来了：

“亚当·萨尔通先生在吗？”她问。

“他刚到没几分钟，在书房里。”仆人答道。

她立即跑了上去。看到她时他仿佛松了口气，但却一直牢牢地端详着她的脸。他看出她有点不对劲，于是把她牵到窗边的沙发上坐下：

“宝贝儿，告诉我，发生什么了？”他说。

她把角塔顶上的历险记一字不漏地讲了出来。亚当专心致志地听着，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免得打断她的思绪，他体贴的沉默帮了她很大忙，让她得以好好组织语言、理清头绪。

“明天我得去找卡斯沃，听听他到底还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亲爱的，为了我，不要和卡斯沃先生吵。最近我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你要是再出了事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承受。”

“不会的，宝贝儿——上帝保佑。”他庄重地说完后吻了吻她。

随后，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让她忘记那些困扰她的恐惧和焦虑，他开始分析她的冒险经历，用合理的评论来吸引她的注意。他着重强调道：

“卡斯沃在玩火自焚。在我看来，那个年轻人正在走向毁灭——尽管他好像并不知情！”

“为什么这么说，亲爱的，我不明白。”

“在这样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在卡斯特·里吉斯这样的一个地方放风筝，最起码是很危险的。雷电不单会招致人的死亡，还会摧毁他身处的地方。天空中飘着的每一团乌云都是在为闪电做准备。风筝飞上天后，很容易就会被闪电击中，电流也会随着风筝线蔓延到地面来。当它触上塔顶时，所产生的威力比整个公园的大炮都还要强一百倍，顷刻之间就能把卡斯特·里吉斯撕成碎片。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没人可以预知。要是他找到了导电的金属的话，后果更不堪设想。”

“这种时候站到户外有没有危险？”她问。

“没有。那是能避开电流的最安全的地方。”

“那我们出去吧。我可不想愚蠢地冒任何险——我也不想你有危险。如果户外是最安全的地方的话，那么我们就一直待在外面。”

没再多说一句，她又把刚脱下来的披风穿上了，还戴了一顶小巧的帽子。亚当也把帽子戴上了，备好枪后，他牵着米米的手一起出了门。

“我想我们最好把所有牵涉进来的地方都检查一遍。”

“好吧，亲爱的，我准备好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先去麦西好吗？我有些担心外祖父，想去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异样。”

于是他们沿着盘旋的山路往白劳的山顶走去。这里的风势更猛，头顶上还有一种奇怪的呼啸，这是完全不同于狂风撕扯路两边纤细小

树的声音。在这恶劣的天气里米米几乎迈不开步子。她不害怕；但却趁此机会牢牢贴在了丈夫身边。

麦西的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至少，所有的灯都熄灭了。米米轻车熟路地摸到了家门口，她看见一切安好，除了一楼那间门窗紧闭的小房间有些异样。米米无法忽视掉这点，不由得悲从中来。亚当理解她，他也忘不了可怜的里拉。他俯下身吻了她一下，拉起她的手紧紧握着。随后他们一起走上了通往卡斯特·里吉斯的公路。

走到卡斯特·里吉斯的大门时他们尤其谨慎。再往前走时，亚当被阿拉贝拉夫人拖在地上的金属线绊倒了。

亚当倒吸了一口气，低声说道：

“我不想吓你，米米宝贝儿，但是有这金属线的地方都很危险。”

“危险！怎么会？”

“这是电流的导线，任何时候，甚至就在我们说话的瞬间，可能会撞上那股可怕的力量。快跑，宝贝儿；你知道怎样上马路。要是你看到这金属线的痕迹，赶快离远点，我会去门口和你会合。”

“你要独自去查探这金属线的源头？”

“是的，宝贝儿。有一个人做这事就够了。我的时间不多，我得行动了。”

“亚当，当我们的关系公开以后，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要和你生死与共。你不会剥夺我的这个权利，对吧，亲爱的？”

“不，宝贝儿，我不会剥夺你的任何权利。谢谢上帝赐给了我这么好一个妻子。来吧，我们一起。我们在上帝的庇护之中。要是他愿意，我们会一直牵着手走到最后。”

他们顺着金属线的足迹走到了林荫道上，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它。这金属线虽然不明亮，但很显眼，因此很容易追踪它的尽头。他们跟着它走出了大门，转向通往狄安娜小树林的道路。

此时亚当脸上的严肃更增了一层，米米却并未发现有任何新的状

况，这很容易解释。亚当策划的炸毁井一事他妻子并不知情，走到门边时，亚当借故叫米米回马路上去看看这金属线是否还有伸向其他地方的支线，并要她仔细地查看地底下的情况，要是发现了，就像澳大利亚土著那样用拖长的“库伊”声跟他示意。

他们站在一起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带来了数秒钟的闪亮。这才只是一个序曲，阵阵惊雷接踵而至。

亚当胆战心惊地拉过米米，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根据滚雷和闪电的间歇时间，他估计风暴中心离他们还有点距离，他们的安危暂时还没有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风暴正朝着他们的方向快速地移来。闪电来得一次比一次急，一次比一次近；雷声一刻也没有停歇——旧的雷电还没消失，新的一道又迫不及待扑面而来。亚当一直盯着那只在风中挣扎的风筝，但黑夜的昏暗光线让他无法看个明白。

最后来了一道极其明亮的闪电，在这阵强烈的光线里，自然界像是静止了。这道光持续了很久，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让他们辨清它的形状。它就像一棵倒置的大树，从空中悬垂下来，周围的整个乡村似乎都在发光。轰隆隆一声惊雷炸过后，像是有一束火花蹿上了卡斯特·里吉斯的塔顶。借着这道光，亚当可以看到塔在不停晃动过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啦啦倒了下来。闪电过去之后，天空又再度回复黑暗，但塔顶上却有一道蓝色火焰像抛物线似的朝着狄安娜小树林射了过去，那座沉闷的黑色小屋立即爆发出了一场大火。

几乎是与此同时，房子里传出来一阵木头碎裂的声音，混杂着一声尖厉的惨叫，坚强勇敢如亚当，也感觉自己的血液凝固成了冰块。本能地，夫妻俩的手紧紧地攥在了一起，聆听着，颤抖着。有些神秘的、可怕的、殊死的东西正在朝他们逼近！那尖叫声尽管小了些，但仍在持续。这中间还有一种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巨大爆炸声。

卡斯特·里吉斯和狄安娜小树林的大火让周围明亮如白昼，此时闪电已经停止了，他们能够仔细地打量眼前的一切。火的高温把那些铁门都烫得弯曲得轰然倒塌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在他们眼前。

萨尔通夫妇看到井那儿有了一个又窄又深的圆形窟窿。尖叫声就是从这底下传出来的，一声更比一声凄惨。

让可怜的米米几乎恐惧得休克的还不只是这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她眼前见到的这些，更是会变成她余生摆脱不了的噩梦。整个地方成了一片血海。地下每一次爆炸的冲击波都从井里震了出来，它成了一个炮口，大量染着鲜血的沙子，还有一团团令人作呕的红色血肉都被抛了上来。爆炸还在继续，越来越多这样的血块飞了上来，大块的又都掉了回去，这些可怕的东西几分钟之前应该还来自于某些活生生的生命。仿佛是受到了那无休止的惨叫的感染，他们也不由得痛苦地扭动起来。山一样高的肉块不断地从洞里飞出来，地底下像是蕴藏了无法测量的巨大力量。一些肉块上面还半吊着人类一样的白皙肌肤，另一些更多更大块的肉上面则粘连着蜥蜴和大蛇那样的皮。突然，在停顿的间隙，随着一阵咕嘟咕嘟的水泡之后，亚当看到阿拉贝拉夫人的半截身子从沸腾的洞里冒了出来，掉在了血泊和污泥之中，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被撕碎了的怪兽内脏。好几次有许多大块的血肉以难以置信的猛烈从井里蹿出来，突然又不断扩大，变成了亚当和纳撒尼尔爵士曾经在树上见过的那条有着一双祖母绿颜色的眼睛的大白虫。

最后，还未完全耗尽的爆炸力量触碰到了亚当先前埋在白虫巢穴里的那些炸药，结局是惊天动地的。整个大地都在咆哮，震开了一个长而深的坑，两边的沙堆又哗啦啦掉了下去。如此结实的房屋地基也在不停晃动。像是火山爆发一样，石头四面八方地飞溅开去。房屋周围的那些树——大概是因为长在了洞上面——都被连根拔起，抛向了空中。此时，火势也从废墟上爆发出来，处境如此危险，亚当赶紧揽着妻子逃离了这个地方。

就在火势爆发出来的一瞬间，这场灾难像是停止了，地底下只偶尔传来一两次微弱的隆隆声。一切都被沉静笼罩着——这绝对的安静仿佛有感觉似的——它使黑暗更具体化，并把这种观念传达给了周围的一切。对于这一对刚经历了恐怖之夜的年轻夫妇，这时的安静是一

种解脱——从所有担心和忧虑中挣脱出来的解脱——当黎明的曙光照耀在远方的东海岸，带来崭新的一天时，他们看到了希望。

那天晚上，亚当·萨尔通几乎整夜未眠。在黎明的微光里，他和米米牵手从白劳走到了卡斯特·里吉斯，最后还爬上了努沙山。他们故意不让自己再想起这一晚上的可怕经历。清晨是令人心生希望和喜悦的，尤其是在度过了这样一个毁灭性的风暴之后。天上的云层白得晃眼，再没了乌云的踪迹。大自然看起来是如此生机勃勃，和前一晚的惨状有着天壤之别。

庄严的卡斯特·里吉斯如今只剩下一堆不成样子的破损建筑，微风吹散滚滚浓烟后，依稀还能看出这里曾经是贵族的宫堡。至于狄安娜小树林，怕是再也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小树林里的橡树还在——只剩其中的一些——从烟雾中冒了出来，大大的树干还像以前一样结实挺拔，但是树枝却被折断了，树皮也斑驳了，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掉落的大小树枝。

而至于那座房子，即使他们凑近了看，也没觉出有任何异样。亚当果断地叫米米撤离此地。米米不仅被惊吓过度，而且也已经精疲力竭，她直接倒下去睡着了。亚当把她抱回了房间，替她脱掉衣服让她上床去睡，并细心地让阳光和灯光把房间照得明晃晃的。他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知道有他陪在身边，对她而言就是最好的康复良药。他一直等到她沉沉地睡了过去，然后他悄悄地走了。他在书房里见到了他叔叔和纳撒尼尔爵士，和他们一起喝了杯早茶，留了点肚子待会儿享用早餐。亚当解释说他没有告诉米米他还要再去一次那个可怕的地方，免得吓到她，因为现在她最需要的就是毫不知情地好好睡一觉。

纳撒尼尔爵士也这么认为。

“我们知道，我的孩子，”他说，“不幸的阿拉贝拉夫人已经死了，那具肮脏的白虫尸体也被撕成了碎片——祈求上帝把那个罪恶的灵魂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他们先去了狄安娜小树林，不仅因为它最近，还因为此地亚当能够给出的解释最为详尽。被摧毁的一切在日光下看起来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对纳撒尼尔爵士来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故事。但对亚当而言，这还只是餐前的小甜点。他知道接下来的一幕幕会比这个刺激得多。现在他们才不过是看了房子的外观——或者更应该说是房子从前的外观，最大的惊吓还在里面。这是经验之谈。

黎明到来之前，这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改变。像是大自然自己把那邪恶的迹象给抹了去。没错，房子周围的废墟在白日里越发清晰明显，但地底下更恐怖的那些毁灭却不见了踪迹。碎裂的石头看起来比先前更为糟糕；还有鼓起的地基、堆积如山的泥瓦碎片、龇牙咧嘴的地面——都比先前更甚。大虫的洞穴依然明显，一条裂缝像是伸进了土地深处。但是所有的那些血块、污泥、恶臭的肉和死亡的气息通通都烟消云散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来的几次爆炸使得地下水大面积地涌了上来，把这里清洗干净了；或者是那条虫子在最后挣扎时把所有的东西都卷到了地底下，一层半是沙子半是废物的灰色尘土盖住了一切东西。

打探了几分钟之后，三个男人意识到地底下的骚动还没有停止，洞里好像还在翻腾着。它不断地升起来、沉下去，又翻转过来，释放出的味道还是那么令人作呕。最糟糕的还是那条大虫的肉块，血淋淋的，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之前看到这些东西都已经够让人反胃了，现在它给人的视觉效果更甚。突然所有的肉块都塌了！这个曾经鲜活的躯体上顿时爬满了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光是看这场景就已经够恐怖了，更别说那气味儿，让人无法忍受。大虫死之后，洞里的气息久久不曾散去。三个男人冲动地登上了白劳山顶，让迎面吹来的清新海风舒缓各自的心情。

站在白劳顶上，他们看到了脚下一大片闪亮的白色，在一堆残骸中显得尤为醒目。它看起来如此异乎寻常，亚当想要下山走近点看看那到底是什么。

“不需要，我知道那是什么。”纳撒尼尔爵士说，“昨晚的炸药炸毁了悬崖的外壁——那是最初大虫下到巢穴去的路，粘满了黏土，我可以看到底下沼泽地的水面上都在泛着光。怎么说呢，她可不配拥有这么隆重的葬礼——也不配有这样的纪念碑。”

过去那几个小时的经历对于米米来说就是一场浩劫，因此，换个地方透透气是必要的——如果想避免永久的精神衰弱的话。

“我想，”老萨尔通先生说，“现在是时候让你们两个年轻人出去度蜜月啦！”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都带着笑。

米米含羞地瞟了一眼她健硕的丈夫，此时无声胜有声。